

書叢空航

話史雄英戰空

譯編審樹潘



928
DP2



潘樹藩編譯

航空
叢書

空

戰

英

雄

史

話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再版

(93644.1)

航空叢書

空戰英雄史話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譯者 潘樹藩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本書校對者盧金聲)

潘樹藩編譯

空軍壯士史話

陳立夫題



潘樹藩編譯

空戰英雄史話

陳鼎夫題



空戰英雄史話

空軍楷模

陳慶雲題



紀念爲國殉學

亡友陳駢夫同志



空戰之王德國紅武士李希奮氏(Baron Manfred von Richthof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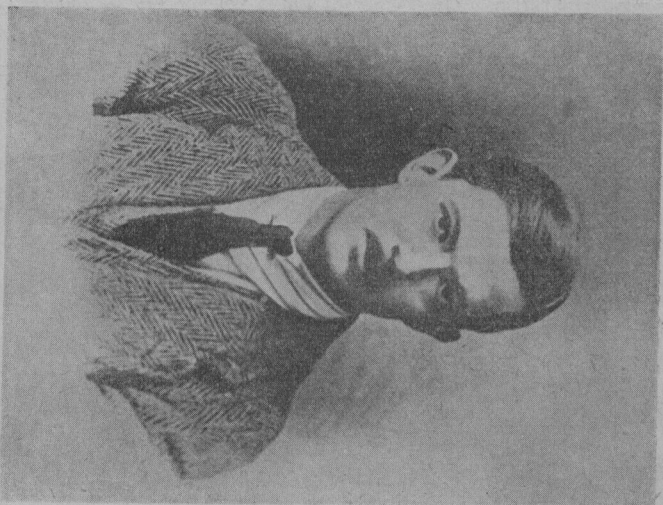
路特馬荷斯 (W. B. Rhodes-Moorhouse)



韋納福 (R. A. J. Warneford)



霍克 (G. L. Hawker)



林德 (J. A. Liddell)



李斯 (I. W. B. Re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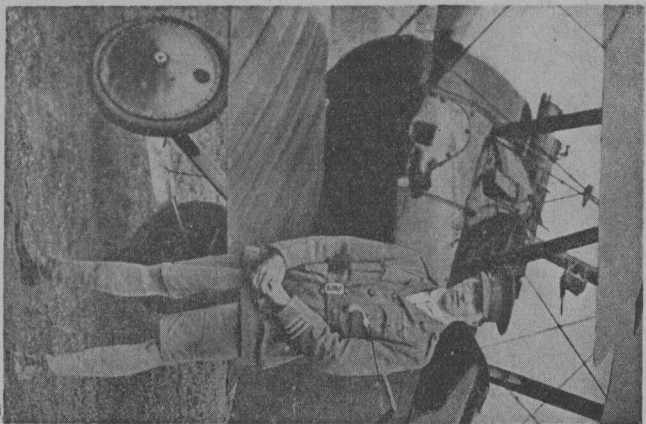
魯濱孫 (W. Leefer-Robinson)



弼孝 (W. A. Bisho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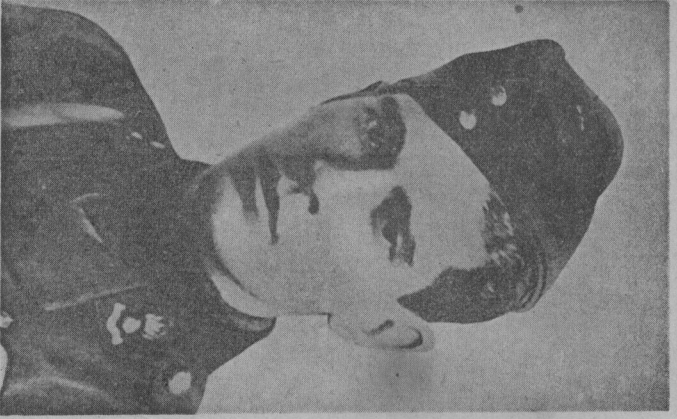
梅克登 (J. B. McCudden)



鲍克 (W. G. Barker)



普光潑老克脫 (A. W. Beauchamp-Proctor)



梅諾克 (E. Mannock)



蓋尼莫 (G. Guynemer)



紐吉薩 (C. Nungesser)



梅登 (G. Madon)

目錄

第一章	蓋世英勇的十九武士.....	一
第二章	空中馬戲班的首領李希奮.....	二五
第三章	勇謀兼備的封竟.....	三七
第四章	先天不足的蓋尼謨.....	四四
第五章	少年英俊的鮑爾.....	五九
第六章	敗子回頭的李肯拔克.....	七八
第七章	鐵血將軍的紐吉薩.....	八四
第八章	膂力過人的羅克威.....	九七
第九章	百無一失的史登賽.....	一〇六

第十章	血戰餘生的郝雷·····	一二二
第十一章	神祕汽球刺客的盧克·····	一三八
第十二章	捨生衛國的五虎將·····	一五二
第十三章	壯士殉國的「狗關」戰·····	一八三
第十四章	羅塞爾李希奮答客問·····	一九五
第十五章	伊墨門遇難記·····	二二二

空戰英雄史話

第一章 蓋世英勇的十九武

凡屬軍事航空器，無論其性質如何，都應示於我們此種需要，到現在直可謂是一種基礎。偵察的場合，都要能夠實際作戰。如果第二次。一切聯絡作戰，攝製敵人地形等諸工作的。夜間可以把敵人的航空器、飛機棚廠、工廠、軍。戰正式開始的一刹那，乃是作戰的航空器。空構，敵人將無所施其技，轟炸機就可橫行。

有利武器，均將一籌莫展。

戰局能不能操勝算，就是要看我們能不能控制敵人的空軍，使牠不能活動一步。如非把敵人航空器根本毀滅，工廠澈底肅清，絕對制空權的獲得，尙談不到，因為他們仍可利用時機，再起襲擊，空間的範圍是很大，敵方戰鬥員和殘餘的飛機雖不能反攻，但乘機搗亂，亦足夠我們受用了。

我們知道空中戰爭的原理都基於過去世界大戰所得的經驗，故當時的戰爭情況，戰術運用，戰鬥員奮勇的情緒，都有足資楷模的必要。現在列舉十九位空中英雄，都是獲得維多利亞獎章（Victoria Cross）的勇將，他們神妙的戰術，勇敢的精神，有我無敵的決心，爲國捐軀的意志，流傳千古，在在足使我們仿效的。

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第一次維多利亞獎章授予路特馬荷斯氏（William Barnard Rhodes-Moorhouse）。會當時德國正用毒瓦斯應戰，英國飛機乃出發前方破壞敵方鐵路和預備隊集合的中心地帶，阻撓他們的進展，馬氏就飛到哥脫萊（Courtrai）地方，認清了目標，猛投百磅炸彈。雖然敵人在地面上用機關槍、來福槍向空射擊，他奮身不顧飛至離地僅三百尺高度，瞄準鐵

軌，把牠炸毀。他即時於腹部大腿和手部，均負重傷，但仍勉力飛返，降落在梅尾（Merville）飛行場。次日，因傷中要害，挽救乏術，瞑目而逝。

馬氏時僅二十八歲，已結婚，爲英國飛行員老前輩之一。他雖到一九一一年才取得飛航員准許證。但他早在兩年前已不斷地練習飛行之術。一九一二年，他攜帶二客飛渡英倫海峽，首創紀錄。一九一四年八月編入皇家空軍隊，派在第二中隊服務，駐在梅尾，時爲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日，距逝世時僅隔一月。

這一次戰役所給予我們的教訓，就是指示他祇有民族國家的思想，對於他自己的生命危險，置之度外。照理他遇到敵人地面上有如此猛烈的礮火，他儘可在高空自由投彈，平安飛返，但他爲要完成他的任務，阻止敵人補充隊的前進，竟願犧牲他自己的生命。

在幾個星期以後，韋納福氏（Reginald Alexander John Warnford），單獨駕駛飛機擊落齊伯林氣艇一艘。

在六月七日那一晚，韋納福欲飛赴安格坦（Berchem St. Agathe）轟炸齊伯林氣艇棚廠，

途中巧遇一艘氣艇。當時氣艇中人員深料他決不敢到老虎頭上來拍蒼蠅，並且自信在一剎那間，就可高升入雲表，使韋氏望塵莫及。韋氏則奮身追趕，竟把慢而且笨的莫萊式機，開足油門，追及目標，他飛在那氣艇上面，相距約模一百五十尺，沿氣囊部分，一連投下二十磅重海爾式炸彈六枚，其中五枚都未中的，末一枚卻巧擲中氣囊，全艇頓時着火。俄而氣艇爆烈，波及韋機，韋氏安然改正後，強迫降落在敵境，同時那齊伯林氣艇燒得像黑漆一團。

韋氏在千鈞一髮之際，把飛機稍事修理，仍飛回國境，平安降落於葛利奈角飛行場。

韋氏生於印度孟加拉之達基林，幼時受學於斯特拉豐一初級學校。十三歲時，他就加入商團，至一九一五年二月才編入英國皇家海軍航空處。同年六月十七日，他和尼丹氏（Henry Needham）同乘法芒式機升空，不幸於空中猝然炸裂，墮於皮克飛行場，相近巴黎，人機並碎。

當空中戰尚在啓蒙時期，霍克氏（L. G. Hawker）於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五那一天，接二連三的擊落德機三架，歸來獲得維多利亞獎章。想起那時的纏戰，真不顧生命，他們不問敵人力量的強弱，一見到就互相肉搏，甚至於用手槍、來福槍射擊，對於如何防禦自己，毫不計較。迨至一九一

五年夏季，各交戰國對於空防應如何措置。漸有端倪，敵方已認清如果能夠減少敵機來偵察陣地，就可斷定增加操勝算的成分。因此，各方飛機均嚴防敵機飛越國境。

霍克氏單獨駕了飛機正在巡邏，就遇見三勁敵，他竟如囊中探物，一一把他們解決。按這三駕飛機都是雙座式，機關槍裝置得非常完全，在當時要算強有力者。第一架見了他就帶轉機頭而遁，第二架負傷而降落，第三架被擊落而直墮於英國境內。

霍氏生於一八九〇年十二月。及長，受學於達脫茅斯（Dartmouth）皇家海軍學校及烏爾偉（Woolwich）皇家軍事學校。一九一一年七月，他被委派皇家工程處服務。一九一四年十月，調在皇家空軍隊工作，他因曾飛往哥脫落轟炸氣艇棚廠有功，獲得 D. S. O. 榮譽獎章。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不幸遇到了空中霸王李希奮，被擊殞命。

同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七中隊林德氏（John Aidan Liddell）和觀察員白克氏（R. H. Peck）駕機前往白露格一帶偵察，受敵機猛擊。林氏右股受傷，並因震動劇烈，頃刻間暈去。飛機直墮三千尺光景，他才恢復知覺施以改正。仍忍痛駕機飛返相近佛尼之比利時飛行場。操縱輪和起

落支柱均摔碎。一月後，他因受傷過重，醫藥無效，瞑目而逝。

林氏曾肄業於牛津司篤尼哈斯脫培里爾學校。一九一四年六月，他獲得飛航員准許證，但他同時加入額外補充隊。當他在一九一五年五月加入皇家空軍隊時，已獲得軍事榮譽獎章 (Military Cross)，因為他曾在某營機關槍連服務相當時日。

皇家空軍聯隊司令尹瑣氏 (Gilbert Stuart Martin Inshall)，當世界大戰時，僅居少尉階級。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七日，他和觀察員杜奈氏 (J. H. Donald) 在阿希一帶和一架雙座式機纏戰。敵人且戰且退，誘他到高射礮火範圍之內，但尹氏愈追愈緊，指示杜氏發魯伊斯機關槍，結果把敵機發動機擊壞。尹氏鼓着勇氣，從雲霄裏搜求獵物，眼見敵機強迫降落在一方地上。尹氏就下降至五百尺高度向地面攻擊，雖然地面上礮火很猛，他仍如入無人之境，墮下燃燒彈把敵機焚燬，化爲烏有。

五星期後，記得是十二月十四日那一天，尹氏和他的觀察員被迫降落而逮捕。他曾三次被敵人捕獲，但均越獄而遁，結果卒走荷蘭恢復自由。

尹氏生於一八九四年五月十四日，曾受學於巴黎盎格羅薩克遜學校及巴黎大學。一九一四年，他加入學生志願軍營，迨至下年三月，編入皇家空軍隊，七月間前往巴黎。

皇家海軍航空處中隊司令戴維斯氏 (Richard Bell Davies) 在加里波利榮獲維多利亞獎章，因為他做了一樁驚人義俠的事。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當史梅理氏 (G. F. Smylie) 駕了法芒式機前往法理治，施行轟炸，被敵人用來福槍擊中機身，史氏知非強迫落地不可，計上心來，就把所有機上所帶之炸彈拋去，不料將到地面，發現尚有一枚未棄，同時地面礮火猛烈，他知無望，就決定縱火焚機，葬身回祿。

戴維斯氏居高臨下，眼見此種危急情形，竟奮身極救，將機降落，史氏見戴氏來援，深恐炸彈爆發，先用手槍射中爆裂。他們兩人在危急存亡之秋，駕着戴氏所乘之紐璞式單座機，居然平安飛返國境，這種見義勇為的故事，實值得牢記在腦海中。史氏因死裏逃生，榮獲獎章。戴史二氏同屬名聞一時的賽姆遜統轄的海軍第三空軍中隊。同年一月二十三日，戴氏因往鄧格，克轟炸有功，榮獲D. S. O. 獎章。維多利亞獎章的授予，已是後來的事了。

一九一五年終時，伊墨門氏 (Max Immelmann) 開始大露頭角。他在敵人中爲鼎鼎大名的人物，截至十二月十五日，他已擊下了七架飛機，在當時已目爲驚人的戰績。

歐戰爆發，伊氏就入帝國空軍隊，建立戰功，所向無敵，伊氏攻擊那福克式單座機，真是拿手好戲了。這原因並不祇是爲了他的飛機精良，實則他運用腦力，戰術嫺熟，所以他每次戰爭，戰無不克。他感覺得躲藏雲表或背日而戰，都佔優勢，又覺得每一架飛機均有數處盲點，駕駛員往往因翼部或尾部的遮蔽，不易看得清楚，他攻擊敵機時，就利用這種地位來射擊，他有了這兩種心得，協約國戰鬪員入他殼中的，大有人在。

伊氏之名所以傳諸後世的原因，就是他首創半圓半灣的作戰技術，時人稱之爲伊墨門轉灣。此種轉灣最易在俯衝後即恢復高度，既可免費力，又省時間。凡遇到作戰，時間與高度二者並需時，這種轉灣，是最有用的了。

伊氏是一位戰前德國軍官的典型人物，他對於部屬的態度，非常傲慢。一九一六年六月十八日，他爲了大意竟被第二十五中隊的梅克賓 (G. R. McCubbin) 和梅氏的觀察員華勒 (J. H.

Wallor) 擊落殞命。

李斯氏 (Lionel Wilmat Brabazon Rees) 當大戰時任第三十二中隊司令，爲了他單身駕機，竟突破敵機編隊來犯，獲有大功，頒賞維多利亞獎章。在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敵機編隊飛越國境，擾亂後方。李氏中隊中一位叫辛浦森 (C. J. Simpson) 首先禦敵，不數合就陣亡。李氏在遠方瞭望，誤認以爲友機由前方歸來，飛往迎迓，不料距離相近，知己不妙，但他就下決心借城背一，先發制人，一連擊落了兩架，把編隊突破，可是其他三架仍向前推進，他緊緊追着，作殊死力戰，結果身雖受創，敵機均分散而遁去。

這次戰役所給予我們的教訓，就是無論敵人的力量如何精厚，只要有不屈不撓的毅力，終可制敵。李氏於一九一五年曾獲得軍事榮譽獎章，因爲他有一次遇到強有力的雙翼敵機來襲，他雖僅有一機關槍以制二，結果把敵機擊落。當歐戰未爆發前，他是一名入伍的軍士。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三日，他派在皇家砲兵衛隊服務。一九一四年八月十日，調派在皇家空軍隊工作，直至歐戰告終，未曾解職。一九三一年八月，補贈大隊司令階級而退休。

魯濱孫 (William Leeffe Robinson) 亦是一位空中勇將。他不僅具有勇毅的精神，他的戰術，也值得我們稱頌。魯氏會單身架機，與地面高射砲聯絡作戰，把 S. L. H. 號氣艇擊下。這樣一來，給了德人一個嚴重警告。起初他們以爲韋納福氏在比境擊落齊伯林氣艇，乃是僥倖偶然的事，到此時才覺得氣艇遇到飛機之不足恃了。

魯氏生於一八九五年七月十四日，印度產。他曾肄業於聖比氏學校。歐戰發生，他就去沙德赫斯脫地方投軍，派在賀杉斯脫州兵團，一九一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調往皇家空軍隊擔任觀察員職務。他曾在作戰時受傷，但他一俟復元，就學習飛行。自榮獲維多利亞獎章後，他起程赴法，入第四十八中隊，不久被敵射擊下墮就逮。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剛回英國不久，竟染流行性感冒而逝世。在索姆大戰，正尖銳化時，德國空軍隊復重整旗鼓，再起擡頭。惟協約國仍維持裝置協調機關槍之福克式飛機應戰，但敵人已改用海貝斯太脫和亞培士司式高性能飛機，機上都裝置機關槍兩座。他們更採用新戰術，集全國空中勇士於一堂，這就是談虎色變的極特司太芬 (Jagdstarfein) 驅逐隊。

其中最強有力的當推布爾曼 (Hauptmann Oswald Boelcke) 駐在西線所指揮的一隊。布氏係薩克遜校長的兒子，爲人與伊墨門絕對相反。他不願慘殺敵人，除非敵人要他的性命。他主張使敵人失卻戰鬥力而捕之，不願制他死命。在送敵人入獄前，他還往往享以肉食，這就是表示他的大丈夫氣概。

布氏真是德國一位偉大的空中英雄。在起初學飛的時候，他的教師不敢相信他能學得成功。他曾經數十次戰役，擊下敵機有四十架之多，可謂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一九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他駕機俯衝追敵，不幸與友機無意中互撞，人機並碎。

布氏曾於戰役目擊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有一天，他遇見敵機迎面而來，他就運用絕技，把他解決，敵人雖已死機中，而飛機仍不斷地繞轉。這真是罕聞少見的事。

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有位名叫麥脫雪 (Thomas Mattershead) 建立奇績而以身殉，後來追贈維多利亞獎章。

在二月十二日那一天，倫敦官報發表以下的一段話：

「麥氏竭盡奮勇耐戰，當在九千尺高度與敵機纏戰時，油箱忽被擊穿，全機着火。在一團火焰中，他的觀察員戈屋氏（Gower），惟有坐以待斃，而麥氏仍駕機駛回，降落飛行場，機觸地全毀，二氏均被覆罩，經人曳拖出來。雖然受火灼傷甚重，他仍能搜得飛行場而降落，觀察員戈氏因而獲救，這種果敢勇爲，真令人讚嘆不置。麥氏本人因受傷過重，未幾逝世。」

還有一方維多利亞獎章是頒賞給一位澳大利亞人的。一九一七年正月，協約國決定在土耳其若前線施行重轟炸。當大隊飛機猛攻敵方火車時，第六十七中隊裏一位名叫路斯福氏（Rutherford）駕的 B. E. 2 C. 機，發動機發生故障，強迫落地。

澳大利亞空軍隊，戰鬪員梅克奈瑪拉（Frank Hubert McNamara）一見出事，就降落敵人陣地援救。敵方馬隊如潮湧衝鋒過來。他的腿部飲彈受傷。路氏遂爬上梅氏所駕之馬丁西特式偵察機，由梅氏駕駛脫走。不料梅氏腿部受傷甚重，足部無力撐動，機頭不能向前推進，反轉向後方推動。梅路二氏再爬出艙位，改坐 B. E. 2 C. 機，一面把馬丁西特式機，縱火焚燬，以免敵人乘機追趕。結果梅氏負着重傷飛七十里之遙而安全降落。

英國空中英雄當中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少年勇士，名叫鮑爾 (Albert Ball)，一八九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他生於諾定瀚地方。歐戰發生，就前往希烏福來斯脫參加作戰。一九一五年，他在亨敦開始學飛，當其時，他被派駐在依林的西格里斯空軍隊，後來遷往魯登。他每在天初曉的時候，就起身單獨練習，然後再和隊中同事練習編隊飛行。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他調到皇家空軍隊工作，同年二月十八日，又調往駐法第十三中隊服務。

最初，他擔任的任務，是偵察工作和地面礮兵合作。但到四月間，他就大獻身手，擊落敵機二架，毀損敵機一架。五月七日，他又調往第十一中隊，該隊那時已用新式的法國紐波特式偵察機，裝置一百匹馬力留隆發動機和魯伊斯機關槍。這種飛機，比英國飛機的速度，每小時多十英里，在一九一六年三月，空軍隊開始改用。紐波特機的頂點性能，可於十分鐘內達一萬尺高度。

鮑氏一生戰績，非常偉大，除被擊壞失卻戰鬥能力的敵機沒有確實記載外，公認他擊落敵機四十三架，鳶式氣球一具。

鮑氏爲人，態度沉着，頭腦清晰，因其如此，很適宜於空中戰爭，並且有十九操勝算之把握。他和

德人布爾克的性格相仿，他作戰的目的，在於擊退敵機，並不在於殺人。

他每次作戰，總抱着必勝之決心。他常常利用襲擊的方法，躲避在雲端裏或背日光，居高臨下以制敵。他每逢在出發之前，惟一之要求，志在搜求獵物，至於敵機是否成羣結隊，力量強弱，均非他所計及了。

鮑氏確是一位勇謀兼備的英俊戰將。他射擊的技術，非常準確，動作尤其敏捷，如果沒有靈敏的頭腦，曷克臻此。他如果逢到敵機是雙座式，他的戰術是往往向敵機尾部俯衝攻擊。敵觀察員見其向後面衝來，當然瞄準，他就乘機繼續俯衝至敵機機身下面，靠近艙位，施以攻擊，這種戰術正如囊中探物，百無一失。如果遇到敵機是單座式，他改從迎面而來的攻法，飛來時猛不可當，敵人一見就得避空，以免互撞，可是他正趁這一剎那間，把敵人解決。實在，空中纏戰，在一小時開足一百英里的速度，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勇謀兼備的英俊戰將，竟以身殉國。他死的原因，是否被敵人羅塞爾李希奮（Lothar von Richthofen）所殺，或被敵人高射砲擊下，還是和敵機在空中相撞，衆說紛紜，

莫衷一是。英國政府感其忠勇驍戰，追贈維多利亞獎章。據官方發表，自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六日的十天當中，他經二十二次纏戰，毀損敵機十一架，失操縱能力的二架，強迫落地的數架。

同時，與鮑氏在同前線作戰的一位勁敵，名李希奮 (Manfre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他以紅武士著稱，空王之王的冠冕，無疑地供奉於李氏了。李氏最初屬布爾克領導的驅逐隊。後來，他指揮一個驅逐隊，規模更大，把以前的四個驅逐隊，合而為一。李氏所駕駛的戰機，滿染紅色，隊中的各機，時時變換顏色，故時人稱之為空中馬戲班 (Flying Circus)，一般戰鬥員，都是久經空戰老將，實力之厚，無與抗衡。

李氏生來一副殺人的兇相。他和布爾克性格不同，很喜歡致敵人於死地。他擊下戰機總數，竟達八十架之多，創空前絕後之最高紀錄。被他擊下的飛機，除驅逐機外，尚有與礮兵合作機、偵察機、攝影機不等。他的戰術，真是出神入化，天神天將，較之或尚有愧色。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他正追趕着一架戰鬥機，俯衝纏戰，不料後面跟着英國二〇九中隊戰鬥員布朗氏 (A. R. Brown)，李氏未加注意，遽爾喪身。死耗傳出，舉世震驚，尤其是德國軍

心大為渙散，因為失了他一人，不啻損失十萬大兵一樣。

弼孝氏 (William Arery Bishop) 榮獲維多利亞獎章於一九一七年六月二日。他有一次大膽地單獨駕紐波特式偵察機探敵飛行場。他先飛到一個飛行場的空際，俯視觀察，並無敵機發現，他又飛至敵境內十二英里地方，偵察另一飛行場。在場排列了七架飛機，他就俯衝離地僅五十尺高度掃射。敵機一架飛起應戰，於六十尺高度時，即被弼氏擊落。第二架起，又被他解決。繼又二架同時起飛夾攻，弼氏又擊落一架，其他一架見機遁去。他飛回時，途中遇見敵偵察機四架，編隊飛來，互不侵犯而過。

弼氏亦是一位意料不及的天賦戰鬥員。一八九四年二月八日，弼氏生於翁托尼渦文桑地方。最初，他在加拿大馬隊供職，後改派到皇家空軍隊來當觀察員。他在法國作戰時，獲得了不少的經驗，以後他能創偉大功績，實有足多者。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他才受任駕駛員的洗禮。結果，他擊下敵機和鳶式氣球共四十九具，世人景仰不置。弼氏現尚健在，退休加拿大。

還有一位加拿大中戰鬥員，亦榮獲維多利亞獎章。他的名字叫墨克里 (Alan Arnett Mc-

Leod)他是屬於空軍第二中隊。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那一天，他和觀察員韓蒙德(A. W. Hammond)駕着阿姆斯莊惠德烏斯機，於五千尺高度時，忽被三翼機八架包圍。墨氏憑着靈敏的操縱，大打出手，左顧右盼，竟把三架打得失卻操縱力。在此時，墨氏已受傷五處，接下油箱又被擊中，頓時起火。

墨氏爬出艙位，立於一邊，把機斜傾，一面仍繼續駕駛，由觀察員抗戰，一面漸漸降落。不料觀察員亦受傷六處，人機觸地，機身毀損，墨氏奮身忍痛於敵人礮火之下，把韓氏拖曳脫走。正在援救時，又被炸受傷。他雖已精疲力竭，血流不止，始終百折不撓，卒將韓氏脫離危境。

墨氏後來稍加以調養，返梅尼脫伯司多威爾故里，不幸後來創痕重發，一病不起。

第六十六中隊裏有位名叫奇拉氏(Alan Jerrad)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日在意大利亦榮獲維多利亞獎章。奇氏有一次和馬丁氏(H. Eycoott Martin)、加本特氏(P. Carpenter)編隊出發巡邏，途遇敵機五架成羣而來，奇氏利用他銳利的目光，擊落敵機一架。

奇氏三人更進一步進窺敵機場，不料飛起十九機和他來決死活。加氏先擊落一架，奇氏繼之，

馬氏又繼之，但奇氏當時已被六架圍住，而馬氏則瀕危境。奇氏奮身往援，且戰且退，結果被迫降落而就逮。

歐戰告終，奇氏釋回，仍服務於皇家空軍隊，直至去年（一九三三年），方才退休。

梅克登氏（McCudden），為英國空軍中出類拔萃者。他因勇於作戰，公而忘私，智於取勝，攻守並籌，無疑地，維多利亞獎章，授予他作唯一的代價。他入空軍隊，年僅十五，但他潛心研究，受教於先進，不肯稍懈，他的勤學持恆，值得後學者作模範。

梅氏係皇家工程隊一位軍需官的兒子，生於肯持之麒麟海，時為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一九一三年五月，他即加入皇家空軍隊，翌年八月，往法任第三中隊機械士，他對於機械，十分熟悉，但他更有宏願，加入飛行。一九一五年六月，開始學習偵察。次年春，潛心訓練飛行之術，同年七月，他被遣至第二十九中隊為飛航員。九月六日，他首立戰功，擊落敵機一架。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日，他榮獲維多利亞獎章，並將其戰績公告如左：

爲了他的勇敢，百折不撓的精神，忠於職務的意志，梅氏現已擊落敵機五十四架的高紀錄了。

其中四十二架，已證實完全毀損，十九架且墜於我防線之內。其餘十二架，均被擊失卻操縱能力。有一天，他兩次擊落雙座式敵機四架，並在末了一次纏戰，於一小時半的時間，把四敵機全部毀損殆盡。他實際作戰，已有七十八次之多，每戰均負指揮之責。大概至少有三十次，他單身直入敵巢，施以襲擊。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當他率領偵察時，於下午二時半至三時五十分之間，敵機八架來犯，梅氏不動聲色，在我防線內擊落兩架。同日晨，他於十時五十分起飛，和敵機四架交戰，被他擊落成雙。一九一八年一月三十日，他單身抵抗敵偵察機五架，又被他送下成對。等待把敵機驅逐出境，他纔安然歸來，後經檢查，機關槍彈已盡，機關槍帶已破碎不堪矣。

從他任巡邏指揮的立場來看，充分表現他作戰之勇，技術之精，他不僅在於擊敗敵人，同時以餘力助己隊，所以他所領導的小隊，損失甚微。

這位戰士的大無畏精神，爲國捐軀的忠勇，斯人斯事，千古流傳。

他的死，是人所意料不及的。一九一八年七月九日，他在奧克賽相篤飛行場駕機凌空，指揮第

六十中隊出發工作，不料因小不慎而戕身，聞者惋惜。

惠斯氏 (Ferdinand Maurice Felix West) 戰時曾隸屬第八中隊，一九一八年八月十日亦榮獲維多利亞獎章，因為他和第四坦克車隊合作，立有功績。惠氏同他的觀察員海施藍 (J. A. G. Haslam) 共駕阿姆斯特莊惠德烏斯在相近羅西一帶巡邏，發現近羅安地方有大隊人馬在調動，他正要飛低空探得實情，報告坦克車隊進攻，不料敵機七架浩蕩而來，惠氏二腿頓時受創，機失操縱片刻，但他竭力糾正，並由海氏擊退敵機，仍安然飛返陣地，將實情報告坦克車隊後，然後送入醫院診治。惠氏現仍任皇家空軍隊一中隊隊長。

還有一位加拿大獲得維多利亞獎章者，他的名字就是鮑克 (William George Barker) 他曾於英國對於飛行術求深造時，駕掃坡威起機巡邏，建立功績。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的早晨，他發現一雙座式敵機凌駕於莫買森林之上。他就不肯輕以放過，把敵機擊碎爆裂於空中。同時，另有一架雙翼機迎面而來，他的腿部，飲彈受創，但他毫不在乎的把敵人解決，飛機並毀。當是時，他眼見一大編隊敵機，將他團團圍住，成了衆矢之的，他的腿部

復受重傷，但他仍擊落敵機兩架，螺旋而墜。

正在激戰時，鮑氏左臂又受重傷，他痛極暈去，等待醒來，敵機圍攻仍如前，他猛力直衝，又擊下一架，起火焚燬。他此時精疲力盡，用俯衝方法脫離重圍，不料又來了一編隊，對他宣戰，他竟負傷突破重圍，飛返陣地，機落地時，機身撞壞。

這一次纏戰，鮑氏共擊下敵機四架，其中三架均起火焚燒，湊成他擊下五十架之總數，他這種勇敢無畏的精神，造成了他一生的偉績。

鮑氏於一九一七年一月十日，第一次榮獲軍事獎章；同年七月十八日名列功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傳令嘉獎；同年九月十六日，第二次獲得軍事獎章；十一月二日，又復傳令嘉獎。

鮑氏於一八九四年一月三日生於梅尼吐白之杜分地方，歐戰後，返加拿大。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二日，飛機出事，禍及鮑身。

空軍第八十四中隊裏有一位名叫普羌潑老克脫（Andrew Weatherby Beauchamp-Proctor）在歐戰時，亦建了很大的功績。

一九一八年八月八日至十月八日這兩個月當中，菩氏一連戰了二十六次，結果損毀十二具鳶式氣球，十架飛機，還有四架完全失卻操縱力。

尤其是在十月初的幾天，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十月一日敵機二十八架來犯，他用出神入化之妙術，擊下二架雙翼機，墜在豐旦和賴名可相近地方。二日，擊毀鳶式氣球一具，相近杉尾尼地方。三日，又擊毀鳶式氣球一具，並在蒙奧利尼擊退敵偵察機一架，完全失卻操縱。五日，在菩安又加一具鳶式氣球，記在他的戰功簿上。八日，當他在馬來芝地方毀損敵雙座機一架，飛低空歸還時，他的臂部，飲彈受傷甚劇，但他還是安然降落，把經過情形報告後，方始送入醫院。

總上看來，菩氏一共擊敗五十四勁敵，內中二十二架飛機毀損無遺，十六具鳶式氣球，燒做黑漆一團，十六架飛機，機械發生故障，調度不靈。

菩氏的功績，無論在對地面攻擊敵隊人馬，聖奎坦一戰（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後退卻時之偵察，同年八月八日襄助友軍前進，凡此種種，都令人永矢不忘。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菩氏第一次受軍事獎章；同年七月二日，受榮譽飛行獎章；九月十

六日，名列軍事獎章功表；十一月二日，傳令嘉獎。

末了一位，值得介紹的，他的名字，叫孟諾克 (Edward Mannock)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八日，當他逝世後第一週年，政府追贈獎章，且發表官報如后：

孟氏於一九一六年四月一日加入皇家工程隊；同年八月，調皇家空軍隊；十七年二月，任飛航員；四月，調空軍的四十中隊服務。

他首次之功是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擊燬鳶式氣球一具；六月七日，擊落敵機一架。差不多每次作戰，都駕着 S. E. 5. 式機，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他同樣駕駛此機，被敵高射砲擊下。

據官報所載，孟氏戰績，可分述如下：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七日，他在八千尺高度時，擊落亨波司達脫機一架於阿門天一帶。七月七日，相近杜里，毀損紅色敵機一架，從一千五百尺高度直墜。他繼續升高千尺，連發六十槍，把另一架敵機螺旋式落地。十四日，在梅尾一帶於七千尺高度時，擊碎敵機一架，復擊壞雙座式機一架。十九日，又在梅尾一帶，他對準雙座式敵機一架發八十槍，人機墜地而焚。二十日在拉罷賽東面，孟氏在

一萬尺高度擊落雙座式機一架，人機粉碎。一小時後，在八千尺高度，追逐一雙翼機，近司汀韋克時，敵機不支落地，煙火上升。二十二日，相近阿門天一帶，他又於一萬尺高度時擊落三翼機一架。迨後孟氏受無上榮譽，因為他在法和法蘭特創立了所向靡敵的紀錄。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七日，授孟氏以軍事獎章。同年十月十八日，名列軍事獎章功表。一八年九月十六日，傳令嘉獎，並同時列入功表。

孟氏獻身國家，足資楷模者，就是大無畏精神，技術嫻熟，盡忠職務，犧牲小我。截至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他逝世，總共擊落敵機有五十架之多，建立驚人奇績。

以上所述，十九武士均同一抱着操勝算的決心，制空權的獲得，並不一定靠機件的精巧，機數的衆多。最重要的是要有適當的人去駕駛牠。飛行戰鬥員唯一的條件，是勇敢敏捷。不僅如此，他還要認識熟習各種兵器之使用方法。總之，戰鬥員一定是技術精巧，動作靈敏，性格剛毅的人，才可勝任。在這種條件之下，皇家空軍隊的戰鬥員，可說是世無其匹了。

第二章 空

奧太子被刺後，
的光榮，慷慨激昂的
不在計劃着怎樣燬
着，戰神竟驅使他們

德國是聯軍唯

滅的佔領的計劃是
使着全德國的軍民，
全國土的愛國的熱
是聞名於世界的德

李希奮是個被世界公稱的「德國紅武士」；舉世也識他是德國的超人，他是可以在空中連續得勝而永不會失敗的英雄。他的慎重而科學的戰術，敵機遇到了他是準祇有一死而已；他的在空中勝利的戰績的記錄，舉世中是絕少有人可以較他有更大的成就的。因之不但是全德國的空军信仰而服從他，就是他的敵人也是崇敬而特殊地注意他的。在他的家裏是陳列了無數的一排一排的「勝利杯」(Victory Cup) 和鐵十字頭等勳章，尤其是德王所賜給的 Pour So Nerite 章，自然這些是他犧牲精神和熱血換來的代價，也就是用礮火澆成的結晶。

聯軍用大量的兵力壓迫德國是太利害了！李希奮怎樣肯無抵抗地任礮火來燬滅呢？他的血管幾乎要爆裂了，他已是不顧一切地跨上了那紅色三翼機，領導了一羣德機，飛昇空中，就向半空中的敵機猛烈的衝去。

這是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三十五分的時候。

暖和的陽光，灑遍了索美山谷的遼闊的廣地；陣陣的風勢是緊捲着礮彈的濃烟在半空中飛舞着，隨着風的動向偶然撲向人面幾乎會使人睜不開眼來。機翼聲和槍礮聲衝破了靜寂的嚴肅

的山谷的空氣，塵沙瀰漫中有的祇是恐怖的空軍的廝殺，而廝殺得最奮勇的，自然就是那德國名將李希奮了。

李希奮率領共有十架的福格式三翼機，和幾架阿爾勃屈勒斯機同斯單勿爾第五號機；他們正飛昇空中想去轟擊敵機時，迎面卻來了由白脫爾少校布朗大尉率領的十五架英機；他們是作V字形地成隊向東飛來想到敵人的陣地來偵察的；雙方竟無意地遇見了！更何況德方率領者是聞名於世的李希奮，這一場血戰也當然是無法避免的了。於是，布朗大尉就飛起了更高的天空中，先仔細地偵察了一下，他遙遠地看見白脫爾少校的飛行隊已經散開，他就曉得形勢已是嚴重極了！理智告訴他這已不是一個猶豫的時期，他立刻奮勇地一方面領導其隊伍準備迎敵；同時又再高飛至一萬五千尺的二英里的距離之下，用敏銳的目光，尋覓被敵人包圍的飛機而去加以援助。果然，遠遠地看見有二架舊式BE第八號機，蠕動着正在攝取陣地照片；忽然被四架福格式機直衝下來包圍住了；雖然他們也在施放後坐的留伊斯機槍拚命抵抗，但李希奮自己也已直衝下來，顯然這兩架機的生命已經是在極危險的惡境中了！

當時，他立刻發了信號，率領了七架飛機，猛烈的直衝下去援救，在RE四週雙方的飛機已是正面的搏戰了；可是，德國的飛機是愈聚愈多，而布朗大尉所率領的數量上是無論如何不能取勝的，但他們是奮勇地終不放鬆敵機一步；因之使李希奮就起來迎戰這幾架援救的飛機，而同時地就使二架RE機有了一個機會，望下衝逃去了。

李希奮一見兩架正可以制之於死地的敵機被逃去了，憤怒激起了他的神經更是緊張，他立刻用圓熟的技巧，用斯保陶雙銃機槍橫衝直撞地對準敵機猛烈地掃射；不久，就立刻有一架英國的開末爾機中槍倒下，而李希奮依然是繼續不斷地忽高忽下，企圖全部殲滅英軍的飛機。這時，半空中東風怒吼着，陽光交映着紅色的德機，由於風勢的威脅，雙方都感到了作戰的困難，在陽光照耀着機聲風勢的一片亂中，他們竟都不自覺地已被風捲到英國第四軍戰壕的領空。

李希奮作戰的精神是更奮勇了！然而英軍也不肯示弱地造出了勝利的戰績；德國的一阿爾勃屈勒斯的油箱，已被英國的泰羅中尉，用留伊斯機槍射中了；繼續的麥根基中尉又射中了一架三翼機；不久，米賽中尉又打死了一個德軍的駕駛員。不斷的勝利鼓起了英軍作戰的勇氣，他們已

不以為

風

國的飛

就衝向

不曉得

時，梅伊

王。他曉

了他立

路了。可

了地面，

着他以

步緊一

動，將機首向上直衝，大概在千餘尺的領空中，再將機身倒置旋行，翻了幾個筋斗，向後一看，李希奮卻仍是緊緊地追逐着；在這極度的危迫中，梅伊祇有用最後一着去逃生了。他立刻把氣門關住，把機身向前傾側，一直向英國的陣地逃下去。

風聲、翼聲、槍聲在礮彈的濃密的煙霧中交響着，塵沙飛舞着，包圍了一切的音響來振撼了領空的靜寂；在陽光映耀中祇見一架英機向下逃命，背後的紅色三翼機也迅捷地緊跟着衝下來追擊。那英機的駕駛人梅伊的性命似乎已很危險了！當他還沒有安全的到達地面的時候，背面的李希奮所駕的紅色三翼機中已冒出了兩點般的槍彈；在一層橫衝直撞的陣雨般的槍彈的包圍中，一夥子彈在梅伊的鋼盔帽邊掠過，他面前的儀器同時的被打得粉碎，接着機翼上的支柱也被燬壞了！而梅伊的右臂上也已中了槍彈；梅伊的活動力顯然已經沒有了，然而他的敵人李希奮還是不斷的向他掃射，他似一定要置梅伊於死地後再停止射擊。

當這千鈞一髮的時候，梅伊自己也曉得是難免一死了！他祇有盡他的能力忍痛着逃命；可是，事實上他的生命是居然能夠保全，反而意外的變化，使這位窮追着的德國空中霸王竟在這時結

束了其光榮的生命，他的救星就是英國的布朗大尉。因為這時，布朗大尉正在高繞着的德機，他忽然看見一架本國的飛機，被一架紅色三翼機緊迫着退降地下，乎已不能使駕駛人順意的駕御了。於是，他立刻直衝下來，巡準那架紅色三翼機擊，他並不知道這駕駛三翼機的是誰，他祇曉得這樣對準尾部掃射是可以解救他的神經是緊張到極度，他的熱血也已煎騰得沸點；他不顧一切發對着敵機掃射，本來明明李希奮這次是可以有把握地射落這架敵機，那知半路上忽然李希奮就咬牙切齒地猛烈的回身還擊；他用了經驗所積成的慎重而科學的戰術，布朗大尉的飛機橫撞過來。這裏一位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空中殺人的魔王，每戰每勝必射必中始終保持着光榮的記錄的奮勇的戰士。他們兩人在空中交技，各人都懷着一個為國家爭求生存的犧牲的決心；李希奮怒吼着瘋狂地想布朗大尉興奮着猛勇地也想立刻把敵人打死。兩架機一上一下地衝擊着，槍彈雨的週圍，然而，兩方面攻擊防禦的技巧的圓熟，卻始終沒有受到敵機絲毫的傷害。

是很難分出勝負來了。

在這混戰難解難分的時候，忽然，李希奮將機首上仰，瞄準了機槍預備給敵機一個致命的打擊；這時目光精銳動作靈敏的布朗大尉，望着敵機還沒有正確地瞄準向他射來，他立刻對準機首猛力地射去；李希奮一看來勢洶洶，立刻躲避，可是很迅捷地機身已被槍彈穿過了！於是他馬上轉變方向，同時也緊倚着敵機射擊不已。

布朗大尉覺得這敵人的確太兇狠了！他曉得這次要取勝已是沒有把握的了！他不敢戀戰，因為他的機槍已經有極高的熱度，氣缸也已有半損壞了，整個機身幾乎有半百以上的彈孔；他祇有且戰且退，想安全的逃回自己的陣地。然而，李希奮是不肯就此甘休的，雖然他的紅色三翼機已經受了損傷，但他還是奮勇地緊追了下來；不久，愈追愈近，他的飛機離地面祇有一百餘尺的距離了。這時，駐紮於陸地的敵軍，馬上用機關槍和步槍一齊向李希奮掃射，在一層突然的槍彈包圍中，李希奮終於已無法避免地為國家犧牲了！

能夠結果了這空中魔王的生命，這功勳自然是極大的，因之空軍和陸軍都爭佔這一次偉大

的功勞，後來經醫官查驗之後，斷定前胸中兩槍，而致命的子彈的角度，地面上發出是極不可能的。因此，這勳績還是歸於空軍。

布朗大尉奮勇的聲名到此已有速進的加增，而這位曾聯續打落聯軍八十幾架飛機的空中霸王李希奮，竟亦難免於這次熱烈的「狗鬪戰」(Dog fight)中忠勇地犧牲了！

德軍對於這空中的首領，雖然曉得已被迫降落於敵軍的陣地；但他們以為至多是成敵軍的俘虜，因為他們曉得李希奮的飛機還沒有失掉駕駛力。因此他們這一班忠於領袖的部屬，就派出了兩架飛機，整日地盤旋於降落區域的領空，總想探出一個李希奮的下落，但這計劃他們是失望了，他們帶回來的是一個驚人的噩耗！

李希奮陣亡的消息傳佈後，舉國軍民都莫不悼惜這一位珍貴的空中英雄的傷失！尤其是他的部屬，憤怒、切齒、熱血驅使他們都要立刻作復仇的奮鬥，他們以為這是整個國家的損失，他們主張馬上要去活捉殺死他的仇人來祭李希奮的英靈。可是，事實上他們也是曉得空軍實力取勝敵國已是不容易的了！於是，他們消極地想出了一個悲壯的計劃。

他們探聽出了李希奮的尸體是停放於布坦格 (Portangle) 的一個英軍的帳幕棚廠裏，這時高度的情感的指使，他們是不顧一切地要進行一個危險的恐怖的刦尸的企圖。

提出這計劃的是多文哈特中尉 (Sn. Town Hard)。他的計劃是：

用兩架雙座飛機，一直飛到停放尸體的棚廠的上面，一方面由礮兵配準了射程，開始向駐紮在那邊的英軍猛烈的轟擊，等到英軍散開躲避礮火的時候，兩架飛機便可由礮火掩護下陸，立刻把李希奮的尸體刦來，安置在一架雙座機內，然後飛回，給他舉一下隆重的尊敬的陸軍葬儀。

但，這計劃立刻給加塔斯飛行第十一隊副司令哈德門 (Hartman) 所否決了；他以為這是一個最愚蠢而不可能的計劃，這完全是情感奮發時的無把握的企圖。

雖然李希奮生前對於部屬是絕嚴的，可是，他的高超的技術，是使全體空軍尊敬而畏服的；他這次不幸的犧牲，激起了全體空軍的憤與悲慟的情緒，他們每個人都具備了德意志帝國的堅強的個性；祇是爲了奪回他領袖的尸骸，他們居然會不惜鉅量的犧牲來作崇敬領袖具體的表現，縱然他們第一次的悲壯的計劃，是被副司令否決了，但，他們繼續的想出了一個更偉大的計劃。這計

劃是：

在布坦格集中二十個師團的兵力，五千門大礮的火力，先將這區域緊密地包圍起來；然後再用幾百輛坦克車掩護步兵向前衝上去，這時，立刻把這一段區域完全佔領往，用坦克軍團圍住李希奮的尸體。由兩個青年空軍將校，將李希奮擡上了一架預備好的大坦克車，然後再由全體擁護着運到本國來。

他們以為這辦法是最縝密不過的了，而且要這樣做，準可以把他們的領袖尸體奪回來；於是，他們立刻再把這計劃陳述於前敵總指揮部與登堡元帥與登堡一見這一個驚人的計劃，立即批示不准。他並用嚴肅的態度對着全體說：「這計劃真是狂悖極了，不但是事實上所不可辦到的，簡直是一個又愚蠢又無理的企圖。空軍將士難道全都瘋了嗎？」

固然，這計劃實現後鉅量的犧牲是難免的，但這裏是可以看出德意志空軍對於他領袖尊敬心的堅切。雖然這計劃是沒有照做，可是，激起了每個空軍殺敵的勇氣是必然而無疑的了！

這一位肆威於空中的民族英雄李希奮是死去了。他給德國造成了偉大的永垂不朽的悲壯

的歷史；他給予後來的空軍將士一種奮發的啓示；當他駕着飛機時，怒吼的發動機，犀利的槍彈，超特的膽識，精深的戰術，在環繞於他週圍的敵人迫使他熱血的沸騰，他祇曉得祖國的生存，他沒有生命將犧牲的憂懼，這種精神更是值得我們的欽仰。

他的肉體是死去了，然而他遺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收獲；那是李希奮的博物館，裏面所建築成的原料，完全是歷史的勝利品拼湊而成的；無論是天花板、牆上、地板、和冷僻的角落，都是使人怵目的驚心的凱旋紀念物。天花板倒吊了一架電燈，那原料就是在凡爾登戰爭時打落一架法機的旋轉發動機；臥牀旁的檯燈，是用一架英國飛機起落架的輪軸做成的；門頭上是一架維克斯機槍。用螺旋葉片做成了一張桌子，桌子中心有一具航空羅盤；牆壁上掛滿紅白藍三色環形標記，或是標着號碼的數字的英法軍飛機上的布條。

博物館裏全是李希奮用熱血和拚了性命換來的代價，也就是空軍最珍貴的最值得紀念的收獲。

空軍們應不惜犧牲一切，凱旋紀念物就是最寶貴的代價！

第三章 勇謀兼備的封克

差不多每個人，無論兵士或是平民，都聽說過，或誦讀過封克隊長的事跡，他是個法國勇敢的「英雄中之英雄」。他在第一次大戰時冒死的神勇的空中探險——對抗德國優秀的空中戰士，卻把自己加上了永垂不朽的光榮之冕。

所有的敵軍駕駛員，對他都存着一萬二千分的戒心，因為在他的記錄的貫索上串着八十多架敵機，那些敵人最上的希圖，就是避開他；飛到他所不能到的地方，當他們想到，他們會被他那狡獪機敏的技術所影響時。

封克隊長酷嗜空中戰鬥——那是他至上的人生觀。一架敵人的飛機，不過只能給他一陣微笑。

但是，當他在穹蒼下盤旋時，來了一打，或者更多的敵機——那麼就是他開興奮的時候了。他。

的長官們，似乎知道他的癖好，讓他常常得以在空中巡索，並且使他常有參與劇烈空戰的機會。他很少顧慮他自己會失敗。他什麼也不怕，因為幸運似乎常常伴隨着他，使他得勝，像一隻大鷹，他貿然的向極高空翱翔，等候着他食物的來臨。

並且，封克隊長，深知他自己的乘機——知道在危急時，怎樣舒易的運用他的飛機。他很少失手，常常在他一個新紀錄造成時，從間不容髮以空間擠出，他是空中技術的非常精練者，他以空中爲他至上的生活環境，「冷靜寡言」，這是他在地上的態度，在空中呢，他卻是一個魔思似的飛行家，駕駛員，同觀測員，他可以大聲的自頌，他是各種飛行的妙手。

封克隊長最驚人最劇烈的一戰，是在康替內（Contigny）上空；那時，正在美國參戰的前幾天，一九一八年五月九日，法國第一師團的第六野戰隊向梭米河（Somme R.）的柯里米里（Caullemelle）移駐。德軍的偵察飛機，居然破天荒的越過了法軍陣線，搜集一些有價值的消息；協約軍戰壕的區劃，砲兵陣地的位置，都被他們一目了然。

那時，美軍飛機之在法國前線服務的，數目并不多，一切驅逐職責，只有靠法國飛機擔任。

德軍飛機，在這區域，十分活躍，有許多機會之用。每一架被法軍射落的敵機，都有兩架犧牲。美軍騎兵陣線，幾乎無夜不被德機重量炸傷的。爲減少牠們的痛苦起見，只有自己把牠們德機擾亂得日夜不安，人翻馬倒。

每隔三天，到一星期之間，就要下一次命令，讓機器的偵察員，照樣能找出他們來，並且繼續的殘們的橫行。

正在這時，一隊一隊的敵機，由精幹的駕駛員處，尋找到美軍陣線的路途。

美人似乎沒有有效的方法，來驅逐這羣敵機。數目同卓越，已經寒碎了法人的心膽。

不久，美國陸軍當局，即向法國空軍當局，提出不援助的抗議。抗議的回音是：法國業已命令封克隊長率領一中隊戰鬥機，前往應援；或者，盡力去封鎖住領空，不使德機越過我軍陣線一步，而實行後方的破壞威脅政策。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封克隊長到了前線的後方機場。

次日的午後兩點鐘，德人似乎覺得增援的法機，已在這個區域上空，執行巡邏任務了，所以他們現在，不像以前那樣低飛，保持着高度前進，或者，他們已從德軍牒報部得來的消息；知道大英雄中英的封克隊長是在這一中隊法機裏面。

封克昇空後，大約在三千呎上空飛翔，但他已有過許多經驗，在這樣的高度飛翔，的確是萬分危險。在燃着一顆煙捲以後，享受了幾口，他就跳入他的乘機。烏黑的雲，掠天而過——敵機很好的掩蔽部；他們可以高藏在上面，然後俯衝而下去襲擊他們的敵人，而封克隊長，對這片烏雲，卻毫不介意，一心專注的前進，只等到達了正在敵軍戰壕上的空中。

他旋轉而上，一直等達到一片烏雲以後，衝進去，不見了不久，幾架發動機的嗡嗡聲聽見了，並且，在雲頭高處，一羣德軍飛機發見了——一中隊，翻了幾個圈以後，他們起始漸漸下墜，等他們距

封克隊長

飛機接近。

感覺

且將他那

在這

旋去，砸成

肉捕

技術，卻費

出其不意

焰向地面

狡捷的

……

……

封克隊長已經擊落兩架敵機，他仍然很穩定的前進，雖然在他狡捷的一片機翼上，已佈滿彈痕。他還能在這可怕的緊張的空中，滯留多久呢？他是要繼續抗戰，死而後已嗎？或者即刻凱旋班師，回到機場呢？

像一羣憤怒的烏鴉，憤怒他們喪失了一個伴侶；餘剩的德機，即成隊前進，並且傳遞暗號，準備二次動作。可是，當他們一切都佈置停當以後，封克將機頭向天一擡，直旋而上，又飛到一片雲裏了；這羣德機，重新憤怒的散開，他們頓時躊躇起來，封克不見了。

以後，他像一隻大鷹，衝出雲層，連接兩次翻圈，迫使一架德機下降，重復誦讀他聰明的特技，在一個短時間之內，他又窘迫另一架德機，向德軍陣線落去。

敏捷巧妙的，迅速熟練的，封克以後將飛機傾側而上，向上攢昇，造成一個很寬大的翻圈，並且從餘剩的敵機下面直衝上來，噴出一股鉛彈，向着油地打去。

忽地一陣響亮震耳的爆炸，耀目眩眼的光焰；那架敵機，向地面落去。這場大戰，延續了有半小時之久，封克已經擊落三架敵機，並且兩架，也被他迫出戰團。當他平安的回到機場後，他對其餘生

還的戰士們眉飛色舞的談論戰況。有一人問他怎樣成功的，他回答道：

「那不過是運氣吧了！我想我在任何時的運氣都算不壞。我的左翼幾乎肢解折散了，但是所有的那些德人，在後面尾隨着我；我只好勉強應戰，只等到那些刺激事件的發生。」

第四章 先天不足的蓋尼謨

「歐戰時，法國著名空中英雄，蓋尼謨隊長，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一日，自西苦尼中隊機場起飛，但是，卻一去不返——連音訊蹤迹都沒有。他未失蹤前的性格，是十分神祕，失蹤的情形，又是這樣神祕；於是便生出人們千奇百怪的臆度。但是這個神祕戰士失蹤的神祕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嗎？或者，他的命運，將永遠保持著神祕性呢？本篇作者，將要詳細的討論這個神祕的問題。至於說這是神祕的答案，恐怕連作者也不敢肯定。這也不過是另一個奇怪的臆度吧了……」——譯者。

喬治蓋尼謨隊長 (Captain George Guynener) 曾經相信他自己是一個肉體已死，而靈魂仍在繼續肉搏的戰士。

的確，他是一個驚人的，英勇的駕駛員、兇猛的戰士、同百發百中的神準槍手。他的官方紀錄，是

五十三架德機，那時，都是在他機槍兇殘的火焰之前，同他那百下去的蓋尼謨，向着命運狂笑；他相信，他是一個已經判決的罪人射下，已經七次之多；這第八次，仍然是潛匿在玄奧的神祕之幾乎每一個人都相信，蓋尼謨是死了。但是，這位法國空軍倒底滿意的解決了嗎？我相信，或者會有一天，我在法國南部遇可思議的回想。

蓋尼謨變成了法國空軍中，英雄中的英雄（Ace of aces）的數目，或者比那五十三次官方紀錄的數目，要多三倍。他得在他信條之上的——前攻啊！殺啊！只要他遭遇了一場空戰，他左右盤旋；一直等到他敵人的落下，或者因為他自己飛機，或機喬治蓋尼謨得着許多的國家頒賜給他的光榮，同軍隊裏們都稱呼他：「不屈不撓的奇男子」。他在二十二歲的時候，他

準確情形有許多小說都敘述過他的勇敢事蹟。

蓋尼謨，是一個面色蒼白，身體孱弱的多病青年，常常犯胃病同肺病。他被說服了：「他終會因病而死的」。他是一個熱情的愛國青年，常常有為祖國的光榮捐軀於鮮血染紅太空的志向。蓋尼謨能使其身體孱弱的消息無人知道的確是一個神祕的人啊！

喬治蓋尼謨，生於法國的康皮尼（Compiègne）。在童年時，他造了許多模型飛機，用橡皮帶去飛牠們。他漸漸對於機械感到興趣，並且盡力學習，關於機械的每件事物。他是一個熱心航空的人，並且同那些著名駕駛員飛行時，也得到不少驚險的經驗。

以後，戰神放了他戰爭的兇犬；這便給了蓋尼謨一個良機。

為愛國的熱誠所激發，蓋尼謨試想加入空軍，或者陸軍，但是終因體力孱弱而被拒絕。然而，他是決心要為祖國奮戰的，最後，他成功了。他在拋奧（Pau）地方一個法國大航空學校，對那些空軍官員們證明，他完全明白機械的構造同原理，並且也熟習飛機的原理同構造；結果，連機械士都未當上。他被派到工兵旅，作掘壕工作，推運建造棚廠同兵房的土木材料。他是當上陸軍了！

因爲決意學習飛行的熱心太盛，蓋尼謨終於得着允許，去飛一架三個氣缸的佈來瑞歐（Bériot），作爲試工。在一九一五年二月，他得着了其駕駛員的證書；並且不久，就成了一個法國空軍的戰鬥駕駛員了。以後，他就專心致志的努力去飛，並且被派到西苦尼（Cicoynes）或又名觀鳥的飛行隊——法國著名的驅逐中隊（法文作 Escadrille de Chase）——去服務。

蓋尼謨以伍長飛行員的資格，被派一架重頭的高得隆（Caudron）式偵察機上工作。他第一次的勝利，使他的同伴，驚愕不置；因爲在戰爭的初年，用一架偵察機，擊落一架敵軍偵察機，還是破天荒罕有的事。從喬治第一次空戰的報告書，我們可以略知這次空戰的實況了：

「一九一五年七月十九日——與葛爾德（Grender），（蓋氏的偵察員），離陸起飛，作空中巡邏，見有一敵機在無歐瑞司（Voures）上空，乃跟蹤該機，直至皮瑞房子（Pierrefonds），始行追及，隨即開火射擊，約一排槍彈，職槍忽告卡子，乃急行修理。此德機遂得乘機遁去，落於雷昂（Laon）附近。」

「在高塞（Concy）附近，職等復見有一架雙坐『埃維埃提克司』（Aviatiks）敵機，在職

機約三千二百米下，向蘇以桑(Soizons)飛進。職等即在其上緊緊追隨，及其橫過我軍陣線時，職等即怒衝至敵機之下，隨即向敵機腹部攢昇而上。

「距離敵機約五十米時，職即瞄準敵機射擊。在此第一次彈火之下，此『埃維埃提克司』即猝然離開航向，左右傾斜。此敵機之觀測員，即用馬槍（按：此時在一九一五，大戰初年，爲空軍始具雛形之時，尙未有飛機上裝設機槍之設備，故雙方在飛機上，均用步槍、馬槍、或手槍作戰也。）向職等回擊，有一粒子彈穿過職機之翼，另一彈，則擦破葛爾德之手部及頭部。職隨即亦以槍彈報之，一發之下，即見該敵機之駕駛員，向其坐囊內倒下。該敵機之觀察員，忽急遽搖動其兩臂於頂上，此『埃維埃提克司』即垂直衝下，且轟然起火，向無人地撞去。

「職等即於前線之加瑞勒，拉伊維克(Carriere, Iv 28 uc)着陸，其地臨近敵壕。壕內之敵，紛向職等瞄射，職等以希圖逃出背後敵兵之射擊，倉皇之下，竟攢入一乾草堆內，以致將螺旋槳撞毀。」

因爲這次的勝利，蓋尼謨得着了，給最勇敢戰士預備着的勳章，在十月二十三日——他二十

一歲的生辰——他得着了法國一個英雄了！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

蓋尼謨所經歷的戰爭，所得的入無論多少的德機羣裏，漸漸如名。他對自己的概念，只是，他是一個的補塊上，塗上一個紅點，顯明的

有一次，他很奇怪的，從受傷中子彈洞穿的傷痕纍纍，然而他把腳架德機，從上面衝下來，一回攫取他的飛機被敵彈，痛吻了一陣，他的幸而負傷未死的逃了出來。

在一九一六年七日的一個日

穿過他發動機的套帽(Cowling)，那時他正在撥動機槍，那粒子彈正打在他帶着皮手套左手的姆指食指之間。

當他在梭米(Somme)上空的一場血熱肉搏戰，在一萬呎高度，他射下了兩架敵機。正當他趕忙追擊第三架的時候，地面法軍砲兵的排砲，一顆砲彈，在他附近爆炸了，炸破了蓋尼謨乘機的左翼，並且將機頭的套帽炸飛了半頭；這位英雄俯衝的落了下去，飛機碰炸起火了，但是這空中怪物的蓋尼謨，仍然是絲毫無傷的逃了出來。

又有一次，當蓋尼謨向一個德機俯衝而下的時候，他機槍的同期器(Synchronizing)發生了故障，以致自己的槍彈，射在自己的螺旋槳上。一片槳葉飛了起來，打在發動機上；以致發動機受了重傷。但是蓋尼謨，仍然獲得了他的敵人，然後才斜下滑走(Volplanned)的，落在奇皮里(Chippilly)附近，卻絲毫未發生意外。

有一次，他左臂上，中了兩粒敵彈，以致被迫落下；因為飛機的震蕩，同流血過多的緣故，使他暈厥過去，蓋尼謨只有允許他的機身，丟失馬度的向下落；一個高射砲彈的裂片，打在他牙牀骨上。蓋

尼謨這位副官駕駛員，就被送到巴黎的一個醫院醫治去了。

以後，就是我初次見着這位法國大英雄。

蒼白色，蛋形的臉，深凹而使人難忘的眼睛，尖銳的鼻子，同纖瘦的體格，每個人見了，都要想到這位英雄中英雄。在體力上，決不能勝任飛行時的環境，去飛一架飛機；每天巡邏八次，或者十幾次，那是他的慣例——先不說能抗禦空中戰鬥的嚴烈空氣了。

我鼓舞的對這位大英雄說道：「假若法國想再要給你多些勳章，那麼，他將要爲你特製新的了，因爲你已經盡得了他能夠頒賜給你的每一個勳章。」

他帶著咳嗽，微笑的，極端忠實的說道：「我去打戰拚命，爲的是要生存，我活着就是要打戰去死。你明白我所說的嗎？」

我注視着他那塊疊着，吐痰的薄紗，一面點着頭，表示會意；我心裏想着，這位神祕戰士的祕密，他的真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火焰來到了他迅速開合的黑色眼瞳裏。蓋尼謨說道：「我將永不停止作戰，只要我的體力仍

能夠去飛。也決不降服，一直抵抗，雖剩了最後一粒子彈，也決不降服！」

我也知道蓋尼謨這句話的意思。

如同一種表示他們英雄領袖的卓越不凡，當蓋氏從醫院，傷愈歸來的時候，西苦尼中隊，送給蓋尼謨第一架出廠的駛罷得。

蓋尼謨給這個飛機命名作「老查理」(Old Charley)，並且將這個名字，寫在他機身上面。用這架罷得，同一對雙管維克斯機槍，蓋尼謨得到他可靠的五十三次勝利中的十九次。戰後，我在巴黎羅弗里宮(Laurel)，曾見這架老查理陳列在那兒。

人們都以爲這位神祕戰士的生活是快樂的，浪漫的，沒有人知道，他是如何的多病。在他機身的四周，佈滿了彈痕，前面的風擋，也被打的粉碎，有許多次子彈差一點，打着了他；落在他飛行皮服的裏面；落在他坐囊內的墊裏面；駕駛桿也被一粒子彈劈斷了；還有更危險的，就是從前面射入的一粒子彈，打進了他的速度表；彈頭一半露在外面——對着他的心部，正是一條直線。這些，就是他死裏逃生的一些例子。

在蓋尼謨的驚人勇氣同技術之外，我們要知道，他也是一個準確的，致命的射手。在他神祕的性格中，含蓄着一種，加於武器的摯愛，那正表明，他的射擊技術，是天生的。有兩次，他曾經用一粒子彈，射下一架敵機。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他使德國空軍，震驚失措；並且使協約各國驚愕不置，就是，他在一天內打下了四架敵機。可是在那時，只算一個紀錄。

這裏，又有一個蓋尼謨一天打下四架敵機的證據。這是我從法國國防部記錄上，抄錄、并翻譯出來的，以下便是這段譯文：

「……空軍中樞的將領，勇敢而且精悍的戰鬪駕駛員，蓋氏已爲其祖國效驚人之勞，克盡厥職。蓋氏並非爲彼個人勝利之數目而戰，乃爲其上鋒逐日之命令而戰。其於戰鬪時，永不失敗之神祕性中，不顧一切危險，以與敵機周旋。此一切危險，在其方法與技術之可靠性下，一變而爲敵人之危險。彼，蓋氏蓋爲敵之最引爲惕懼者。彼於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成功一最著名之記錄：在一分鐘，短時期內，射下兩架敵機，此外在同日，更得兩次之勝利！即一日有四架之敵機之記錄！在此次之肉搏空戰時，曾給與當時在下目擊空戰之壕內步兵不少之鼓勵。蓋氏記錄上之敵機爲五十三

架，二十次報告；然僅負傷兩次……」

他是一個多麼勇敢的戰士啊！——在一分鐘，轉瞬即逝的一刹那，竟得到兩個勝利！

蓋尼謨愛好武器的興趣，曾驅使他試驗各種型式，各種口徑的槍。他的「神祕的機」(My-stery ship) 號，就是一個驚人的，勇敢的試驗。神祕之機號是駛罷得式，牠的武裝是二架從螺旋槳葉中發射的輕式一磅礮，這架三十七糎(B. B.) 的小礮，能在一分鐘一百二十發驚人的速率之下，放射一英寸半的子彈。主官不時的想把蓋尼謨調到後方，從事航空機械問題的研究，但是他卻斷然的拒絕了。

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三日，蓋尼謨昇任了西苦尼驅逐中隊的隊長同司令官，法國最著名的英雄，現在領導着他著名的戰鬥中隊了。八天後，蓋尼謨就被敵人第八次射中(？)，變成了小說中的英雄主人翁。他的失蹤成了一個永未解決的神祕問題。

在不幸的十一日，蓋尼謨發現他自己的乘機，出了毛病，於是借了別一個駕駛員的飛機，離陸起飛，去同德機接戰。以後，他就不見不聞不知所之了。連飛機的影子都不見了。

大概是同

便這樣的從神

法國的大

被打死。他是一

的決心，驅使他

彈雨的上下翻

「他卓越

的英雄多的多。

與機身上傷痕

的數目，……一

的傻啊！」

謠言非常

第四章

把他逼迫落下，俘虜了他。但是德人對於這事卻緘口不言；他們拒絕發表任何關於蓋尼謨的消息。以後，謠言更奇怪了，說他幹了間諜的勾當，被敵人俘虜後，就槍決了。以上這些，我永不會相信，因為那些傳說，永不會有證明，他的失蹤，成了不能解決的神祕。

但是，在戰後，我在南法，消磨我的假期，在那個地方，我遇見一個人……

在風景幽美的西文尼斯山 (Cevenes mountain) 上，我聽說有一個神祕的人，他忘了他一切過去的生活；他的腦子，還是一張白紙；什麼也不記得。有些人說他是一個在戰爭時，被砲彈震傷了神經的老兵。終於，在一個村莊的水邊，我找着他了。

這人坐在一塊石頭上面，正用小刀在割一些木製戰時飛機的模型。有一架是「高得隆」(Caudron)；別一架是「紐波特」(Nieuport)；此外更有幾個「福克爾」同「阿拉伯托斯」。大多數的，是些「駛罷得」，全都與他著名的「老查理」同一形勢。這個神祕的人，是高大的，并且很瘦弱，在他蒼白色蛋形臉上，瘦削的鼻刺上；深凹使人難忘的眼睛裏，到處都顯露着憂鬱煩悶的色彩。從他額上一個彈傷，我們可以知道，有一粒子彈，傷了他的神經。這個神祕的人，一邊咳嗽，一邊

兜售他木製的飛機模型那些飛機設計同製造都異常精密無疑的這個人一定是明白飛的假說。他不知道，不記得他的名字和過去。

不明白我是在作什麼，我突然嚷道：

「我知道你啊！」

這個人向上一看，在他易感的臉上，現出一種緊張激烈的表情；他的眼睛，閃閃欲光，就像蓋尼謨說他將要努力爲法國抗戰時的表情一樣。

「你知道我嗎？Monsieur？」他很熱切的問道：「我——我是誰呀？」這個人的確感受了健忘病的痛苦了，在他幼童式的熱切之下，顯出這樣的可憐，我停止了問話，站在那兒發呆。

假若我誤會了呢？可是，我也不敢說一定；設若我把名字告訴他，那會不合式。一時，我絕對說他是蓋尼謨。

所以，一直到今天，當我聽人談到這位奇男子神秘的失蹤問題，同蓋尼謨的死，使我不禁想到西文尼斯山上的那個纖瘦的，咳嗽的，神秘怪人……他，那使人難忘的眼睛，至今還時常抓住我的

回憶！

空戰英雄史話

五八

第五章 少年英俊的鮑爾

他不過只是一個孩子。他在他那架「紐波特」的外方支柱上，拴上一個布做的小貓，當他求好運的護身符。

有一次，許多炸裂破彈的碎片，在不及半寸的距離間，錯過了牠；他把那些碎片，從他飛機中，起了出來，給他的父親和母親送回去，以證明在他空中飛行，並不真正是怎樣危險。在和敵軍航員們肉搏血戰，還來的時候，他總是與高彩烈的歌唱着一個孩子得勝的凱歌，以表現他另勝利的歡樂；可是在那些肉搏血戰的剎那，每一秒鐘，都有死神埋伏的危險。

他每一個禮拜日，都要到教堂裏去的。以後，回來又飛出去殺，去歌唱，並且拍弄着他的小女以祈求好運。他加入戰爭的時候，還不過是一個十八歲的孩子。當他在鮮血濡染的太空，力戰的時候，也才只有二十歲。那個孩子，就是阿拉伯特鮑爾隊長（Cap. Albert Ball），英國皇家

隊的「少年英雄」(The Boy Ace)。

不顧他自己的年齡過幼，他和成人們一塊兒飛行，一塊兒作戰。他在成人們的中間，是一個孩子，然而他卻加入成人們的拚命的勾當——戰爭；並且他證明自己，毫釐不差的，是一個成人。他和敵軍的駕駛員們，作過好幾百次突擊戰。他曾射下四十三架德軍飛機，和一隻偵察汽球。自己也被敵人打下來過七次之多。這個孩子歷次擢昇分隊長，隊長之職，一直到指揮着第五十六中隊——英國最著名的航空隊。

這個孩子同成人作戰，領導着成人，並且在成人們中間，一樣的過着純粹成人的生活。他是大戰期間，協約軍航空隊中，最先進英雄中的一個。他是能夠得着「陸軍十字章」(Military Cross)、「武功勳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維多利亞十字章」(Victoria Cross)，少數英國人中間的一個。

在任何方面前線，他是最年青，最優越的駕駛員。他是第一個利用特技去戰鬥的。他那十五個月在前線航空隊服務的歷史，是大戰史中，最驚人事蹟中的一頁。在那一頁，顯示着，少年們在航空

上，可以幹些什麼。

阿拉伯特鮑爾，整是十八歲，當一九一四年八月間，戰雲（Lord Kitchener）招募義勇軍，便前去參戰。鮑爾回憶到，攻讀的時代，在那入伍生的門上，有這麼一段標語：

「英國希望每一個人，都去盡他的責任。」

於是他立刻就跑到諾定翰（Nottingham）最近的城市，當過一任市長。他就以兵卒的資格，被派到瑟武德森林（了歷史上著名義勇軍的一個兵卒了——那個義勇軍，叫做「The First 100,000」。

但是，當鮑爾發現了這個義勇軍是沒有奉命令「開拔到「北中陸腳踏車隊」（North Middle Sand Cycle）爾卻沒有「開拔」。他們委任他做一個軍曹，並且結果他被

在那兒，他買了一架舊的機器腳踏車。一整天的加勁練習後，他在晚間還要攻讀，早早的上牀睡覺。在清早三點鐘，他就得起來。在每小時六十英里的速度之下，騎着車，風馳電掣，在四點鐘就要跑到亨敦(Hendon)的「如飛波曼(Ruffy Beaumann)飛行學校」。在那個學校，他上一個鐘頭的課。

下了課，他又要跑回來，在六點鐘就到了營房，整整是和其他的軍官們，一同就列早操。鮑爾學飛，一共花了五百塊錢。在受任爲步兵少尉，服務於諾定瀚郡(Nottinghamshire)和德被郡(Derbyshire)步兵團以後，他要求調到皇家飛行隊。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五日，在他十九歲的時候，他就得到了他的駕駛員證書，第一八九八號；他開的飛機，是一架高得隆(Caudron)。

飛一架他以前所沒有飛過的快飛機，鮑爾在他第一次飛行就壞了。那個生氣的教官嚇他，說要把他送回步兵隊。鮑爾回答，他是自己交學費上學的，和皇家飛行隊別的學生不一樣；他又重新起飛，做了三次着陸，都非常圓滿。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他得到了他的兩翼；在二月，就開始在法蘭德斯(Flanders)前線的第十三中隊服務。

鮑爾在前線所用的第一架飛機，是老式的「BE」比德軍精銳的「福克蘭」式機，每小時要慢三十哩到四十哩的樣子。起先，他是帶着一個偵察員，執行指揮砲火的任務。

他時常顯着可以允許當一個戰鬥駕駛員的卓越資格。於是他的長官，便把他派在一架「佈雷斯托」(Bristol)式戰鬥機上服務。以後，鮑爾的行動，竟使整個的皇家飛行隊隊員們，失去了他們各人的光芒，同時，也把那些德國人，從法蘭德斯的空中，給擲了出去，和蓋尼謨一樣，鮑爾也是慍悍勇猛的和敵人拚命。他的戰術是：攻擊——奮戰——殺！他敢同不論數目多少的敵軍駕駛員們，拚命的奮戰；不顧自身的安全，在他攻擊的兇猛性下，一次緊張一次的，屢立戰功。

鮑爾的身材，不十分高大，性情非常剛健活潑。他是一個十足漂亮的戰鬥員。他的能力是蓬蓬勃勃無限無窮的。當在地面的時候，他總是在棚廠內，消磨他的時光，或是練習打靶。有時他到飛行場內，親手建設的花園裏散步。別的駕駛員們，都笑他的那些花，但是卻都喜歡吃他那個花園裏種出來的菜。

英國人們，從沒有聽說過阿拉伯特鮑爾這個名字；一直到他射下來他第二十二架敵機，這個

名字，才在他們的腦中，起了印象。英國從沒有在報紙上，發表過他那些空中英雄的名字；可是在一九一六年九月十一日的「倫敦每日郵報」(London Daily Mail)上，曾經有這麼一段記載：

「阿拉伯特鮑爾中尉，前任諾定瀚市長之長子，迄今已擊下敵機二十二架之多。在一封信中，鮑氏謂，彼曾身經八十二次空中戰鬥；有一次在夜間，被四架敵機圍攻，鮑氏奮勇抗戰，結果，四架敵機均爲鮑氏擊落，無一倖免。」

後來又調到第十一中隊，鮑氏即學習「紐波特」的駕駛法。當那個時候，知道這種較捷的法國飛機的駕駛法，僅有兩個英國人，他是其中的一個。在一九一六年六月，他已有了一打以上的戰鬥記錄，比第十一中隊裏，任何一個駕駛員的記錄都要多。我們瞧下面他所得的那個陸軍十字章的褒獎辭：

「此章係褒獎其超羣出衆之技術與其英勇豪俠之氣概——此爲顯然之事實，當彼希圖利用燃燒炸彈，以破壞一隻敵軍氣球失敗後，當即折返機場，重新補充彈藥，復飛回前線，至將敵人射下而後已。彼實爲一超羣出衆之驅逐戰鬥員；某次，彼曾匹馬單槍攻擊六架敵機，結果射下二架，其

四架殘敵，則被驅走。」

這個孩子現在是十九歲，並且已經射下五架敵軍飛機，和一隻汽球。長官給了他四天的假，於是他就回到英國，省視他的家庭，和他的未婚妻。

那時，生出一種鮑爾和伊墨門（Max Immelmann）決鬪的傳說。故事是這樣：鮑爾屢次的飛到德軍機場上，投下戰書挑戰，最終在一九一六年六月十八日，伊墨門爲顧全體面起見，飛了上去，和鮑爾迎戰，結果，被打了下來。

這的確是一個頗似有理的故事，並且非常適合鮑爾的身分；可是只有一件事，那個時候，鮑爾正是在英國度他的假期，一直到六月二十二日，才回到前線。但實際，鮑爾卻也曾和伊梅門、李希奮與他的「飛天競技團」有過奮死的血戰，並且有一次他曾飛到那位男爵（李希奮）的機場，向李氏挑戰。可是，那位「鐵血男爵」卻置之不理。他是怕這位偉大的英國英雄嗎？

在一九一六年，七月八日，鮑爾打了十二次空戰；他得到了他的第二點，進級爲中尉。八月二十一日，他慶祝自己的生日，因爲他已經是第十一中隊的代理分隊長了。在那天，他飛上去八次。

駕駛着他最心愛的飛機，一架法國的「紐波特」(Nieuport)，他在那天第一次飛行，遭遇了五架敵機。他打下一架，迫下兩架。但是，我們試念一念，那次他給他父親和母親的書信，就可以知道，那次他是怎樣的逃過了死神的招喚了。下面便是那封信的撮要：

「……啊！可惡的風，永遠不會給任何人吹來一點好消息。我想，在家鄉，風一定也刮得不小吧。實在，我在任何孤身的人們中間，算是幸運的了。」

「在八月二十二日（一九一六年），我飛出去巡邏，遭遇了十二個德國鬼子組成的一個飛行隊。我選定了一個，衝入他們的羣中。第一次戰鬥：我佔得了優越的地位，放了兩陣槍，那架雙翼機，恰恰落在一個小村子附近的曠野裏，完全的燬壞了。第二次戰鬥：我向下方窺視，接着，就手指緊按機槍的槍機，向着另一架敵機的腹部下方，攢昇而上。」

「從我的槍裏，冒出兩縷鉛彈，敵機起火了，隨即迅衝而下，拖着縷黑煙，蟻繞直衝霄漢。第三次戰鬥：我陡聳的傾向一邊，又衝下去繼續攻擊。在我的機槍一發之下，那架敵機就掉了下去，撞在一顆樹頂上。」

「所有這些戰鬥，都是由在旁目擊的證人所說的。我自己的飛機上，只有十一個彈孔。

「我飛回機場，補充些子彈，又飛出去繼續我的巡邏。這次我的運氣，可就不像上次那樣順利了。當我在敵軍陣線內二十五公里地域的上空飛行的時候，我忽然發現了，我是和十四架敵機，處於臉對臉的地位，我們是從背着陽光的盲點，衝出來的，酣戰就開始了。

「我的風擋，被敵彈打成四片，結果完全破碎，四分五裂的全飛跑了。我的鏡子，也被打得粉碎。當子彈穿過我那機身的時候，發出一種絲絲的銳嘶聲和爆裂聲。我的左邊的副翼受傷了，漸漸汽油也越用越少。那才是真正的遊戲呢，我仗着命運的助威，仍然從容的對付着敵人；我盡力的繼續我的飛行，好容易在我軍陣線後方整整一英里的地域着了陸。

「當夜，我就睡在那個飛機的旁邊，一夜的工夫，飛機也修好了。在二十四日，司令親自來看我，並且恭喜我。『我已經把你的名字，寫在一塊大黑板上面，從我們的戰壕裏舉上去，恐嚇那些德國鬼子，』他這樣說。」

鮑爾隊長（簽名）

鮑爾忽然榮陞為隊長之職，直接指揮着第六十中隊。九月，這個孩子，他在天空高歌，已經有了

二十八個敵軍航空器的正式紀錄。那時他已經是英國皇家飛行隊的「英雄中的英雄」了。當時鮑爾和布爾克、紐吉薩的戰功都差不多，只有蓋尼謨的勝利紀錄比他要多。

在一九一六年九月十六日，鮑爾得着了「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勳章；十天以後，他又得到了第二個「Bloomin」勳章。下面，便是那個勳章的褒獎辭：

「本章係獎勵其超羣出衆之膽量與技術。當掩護一轟炸中隊執行任務時，彼察見四架敵機，在戰鬪編隊之下，飛行前進。彼當即向敵隊俯衝而下，將敵隊陣形衝散，擊下最近之一架；且爲炫示敵人，彼即爲該機之破壞者起見，故直衝而下，至距地面不及二百碼之距離。更有一次，發現敵機十二架，在戰鬪編隊之下飛行，彼即向該敵隊，以猛烈之火力自上撲去，擊下一架敵機。餘剩之敵，即以鮑爾爲衆矢之的，團團圍上，彼放射子彈三排，擊落第二架。隨即返回本軍機場，在極低高度之下橫過戰線，彼之飛機，在戰鬪時，業已蒙受極嚴重之損傷。」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鮑爾接到了下面這個褒獎辭：

「本章係獎勵其超羣出衆之膽量與技術。彼攻擊三架敵機，擊落其中之一架。彼曾在極短促

之時間內，擊落八架敵機，且逼脅多數之敵機，自行失御降落。」

「金十字勳章」(DSO)、「陸軍十字章」(MG)、「阿拉伯特鮑爾隊長，當他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到倫敦去接受皇上獎章的時候，他的紀錄上，已經到了二十九次勝利的數目。內閣總理大臣魯意佐治(Lloyd George)特設早膳，招待這位「少年英雄」。鮑爾的故鄉，諾定昂，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九日，盛大歡迎他們的英雄，當他在得過他第三十二次的勝利，返鄉的時候。

他又得着了一架新飛機，一架高速的小型飛機，上面裝配着三架機關槍——兩架從螺旋槳後發射，一架裝在上翼上面，可以旋轉一個大圈子向四周和直上方放射。現在，他自己覺得是一個無敵將軍。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日，他又回到了前線。在他那件新內衣的口袋裏，裝着一紙命令，那個是委任他統率着那著名的「高帽第五十六中隊」(High-hat Squadron 56)。

原來，只有大學畢業生，或是貴族公爵的子弟們，才可以插身於這個貴族中隊。但是以後，像錫柯尼(Cigonges)那幫最優秀的駕駛員，雖不是貴族，然而因為他技術超越的緣故，也就被派到

了第五十六中隊。鮑爾那個少年英雄，成了英國最著名中隊的小船主了。在這個中隊裏，只有他和梅克登 (Jimmie McCudder) 兩人，得過英國最高的勳章——勝利十字章。

在他飛往第五十六中隊的時候，鮑爾深入了敵軍的領土，打下來兩架敵機。他着陸後才知道，自己原來優於別人的勝利的數目，已經被超過了。當時，柏意克是三十四架，蓋尼謨也有了四十架，比柏氏和鮑爾要多六架。這位新任的隊長，決意要恢復他原來牛耳的地位——成爲西方戰場中的「英雄中之英雄」。

現在，鮑爾和蓋尼謨，這兩位駕駛員的戰功，是相距極近的，在平行線上增加着。他們二人的性格很相像：兩個人，都是慍悍勇猛的，和敵人拚命；兩人都是超人的射手；兩人的飛機，都會被無數的敵彈點綴過；兩人都曾被打下來過七次之多。幾個月後，他們的勝利，漸漸分出高下來了——鮑爾最多，蓋尼謨次之。在四月，鮑爾似乎變成了另一個孩子，他的歲數，似乎長了不少；他那可愛的微笑，現在變成了不快的蹙顏；那年春天，他也沒有經營他那個花園了；他那平日檢查飛機和機關槍的細膩心情，也漸漸沒有了。在空戰中，敵仗的時候太多，並且一次一次的死裏逃生。太多長時間的，缺

乏充足睡眠的紙上工作，希圖使他那個中隊的報告書，永遠時代化。

他的部屬，常常看見他那機械式的署名工作。這位「小船主」太疲勞了。他所做的，已經超出了他的本分。他最好是回到英國，從事訓練那些含苞未放的，後起的學生。石更斯將軍（General Siggins）要昇鮑爾爲少校，但是鮑爾婉言的謝絕了。少校，竟有坐在旋轉的辦公椅上飛行，而沒有參加實際戰鬥的機會。

接着，最後一個褒獎辭又來了，鮑爾自己這樣的念下去：

「此章係獎勵彼之堅決斷然的，光輝赫赫之膽量；自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六日，彼近來身經二十六戰，破壞敵軍十一架飛機，強迫多數失御落下。在此等之遭遇戰，鮑爾均爲匹馬單槍，孤身迎戰。某次，彼曾攻擊六架飛機，此外，有二次孤身對六架飛機抗戰，一次攻擊四架敵機。更有一次，彼與本軍駕駛員二人同飛，彼攻擊一個八架飛機組成之一隊。在此等之戰鬥中，彼均能收最後之勝利，壓倒敵人。總計，鮑爾隊長共擊落德機四十三架之多，尙有汽球一隻。在多數之遭遇戰中，彼之飛機曾蒙受極嚴重之損傷；其最危險者，某次，飛機受傷以致不能再飛，彼卒能用盡全力，籍其絕妙之技

術駕駛該傷機，卒免墜落之禍。每次，彼均能駕駛傷機飛回，然立刻復另駕一新機，再度出征。凡此種種，均足代表其超人之膽量，堅決之意志，與夫精練之技術。」

是凡敘述鮑爾勝利的褒獎辭，差不多都是簡明扼要的。至於當時實事的描寫，是沒有的。鮑爾這次，一共身經二十六戰，擊落敵機的官方紀錄，是十三架。在大流血非常時的四月末一個禮拜，鮑爾攻擊兩架雙座「阿拉伯托斯」，那兩架飛機，是誘敵的疑兵，在雲端裏，還埋伏着一羣單座機。

一架顯出怯懦來，逃之夭夭。另一架，鮑爾攻擊他，只放了一陣少許的彈子，就把他打了下來。立刻，上有五架「阿拉托伯斯」，從雲中向他衝下。鮑爾即向領隊機攻擊，當時，他和那架敵機，近得幾乎要撞上，他那一對維克斯機關槍，冒着殺火，那個德國鬼子，就落了下去，子彈正射穿他的心窩。其餘的四架敵機，也就掉轉機尾，尋找安全的天空去了。

第二天清晨，鮑爾在一萬四千呎的高空巡邏，在李希奮的飛行場附近巡邏。他瞧見一個由五架飛機組成的，一個飛天競技團的編隊，昇起作早晨的巡邏。鮑爾即藏到雲端裏等候着。當那些德國人，約摸到了八千呎的時候，鮑爾即衝出雲端，並且，易如反掌的，打下來敵機中的一架。

以後他明白了那些其餘的敵人是造成一種翼的障，堅希圖阻止他飛回本軍戰線。鮑爾試行強力通過，可是那幫德國人，決心要爲他們的死友復仇。他們活現出一條堅強的戰線，向着鮑爾，怒吼而來。然而這位英國的 Ace，仍然仗恃他優越的技術，救了自己。他機頭向下，接着，向後拉動駕駛桿，來了一個筋斗。

他一個勁兒的祈禱着，讓那幫德國鬼子跟着他。他們果然就跟上去了。但是在翻筋斗的時候，他們那堅強的編隊，被拆散了。這就是鮑爾用以誘敵的一種計略，像閃電一樣的疾迅，他突然的對敵機加以猛烈的攻擊。在那幫德國鬼子，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以前，又打下來了兩架。鮑爾，他的子彈漸漸的少了，向着家飛回，引吭高興的唱着。

後來，他遭遇了兩架「哈拉伯勒斯達茲」(Halberstadt)。鮑爾向着其中一架撲去，打死了他的偵察員，打壞了他的發動機。那架敵機，就冒着火焰，颯然的落下。另一架「哈」式飛機的駕駛員，氣得幾乎發狂了，感覺他自己也是同樣要遭毒手的，狂暴的直向鮑爾攻去。

這位少年英雄，發覺了他自己的危險。空中的衝撞，鮑爾默然的彎着腰，一面用他的機關槍掃

射着敵人。

在最後的幾秒鐘，鮑爾即向下一側偏過，他的着陸輪，間不容髮的錯過了那個德國飛機的機翼。鮑爾即由下又攢昇而上，把那架德國飛機，到底給打了下來。不到兩分鐘的工夫，一箭雙鵰的，獲到兩個勝利。

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的晚間，發生了皇家飛行隊和英國全國悲慘的兇變。阿拉伯特，鮑爾，在那天晚間，做他末次的戰鬥，並且陣亡了。他是遇見了「大殺魔」李希奮的兄弟，羅塞爾，李希奮 (Lothar von Richthofen)，那時，羅塞爾加入他哥哥的飛天競技團，已有四個禮拜，已經打下了二十架敵機。

鮑爾和他的一個駕駛員，離陸出發，作最後的巡邏。不久他們即遭遇了一架德國飛機，不幾下，就被他們給打了下來。這時，在戰空遠處，來了羅塞爾，李希奮，和三個「飛天競技團」的駕駛員，「麥勒塞底」(Mercedes)式的發動機，雷吼似的，「斯班搗」式的機槍，鬼叫似的。

鮑爾還沒有覺到近迫在眉捷的大難，就要降臨。他以前曾經見過孤身獨機的，四個，八個，或者

在一打以上的德國駕駛員，並且永遠能夠殺出重圍，得勝而還。他的勝利紀錄，那時在全世界所有的空中英雄的之上。事實已經證明多次，他可以在空中，比任何一個德國駕駛員，都要飛得好。他對這個將臨的狗鬪戰，還是覺得有把握的。和他同飛的那個駕駛員，立刻成了一場昏天黑地狗鬪戰的中心點。羅塞爾的機關槍悲鳴着，當他撲向那英國駕駛員的時候。這位倒霉的人，覺得一下刺心的劇痛，當一粒子彈穿過他手腕的時候，又有一粒子彈，打中他的駕駛桿。這架飛機，顛顛撲撲的在破壞了的駕駛之下，瘋狂似的，尾旋下去。羅塞爾急切要做掉這個英國駕駛員，自那英機的後上方，俯衝而下的緊跟着他。

當時，鮑爾眼見着他的部下，被一架德機緊跟着射擊，勢將下墜。那可不是玩兒的，鮑爾，四十三次勝利紀錄的空中英雄，希圖打下那二十次勝利的羅塞爾。但是這次，在微米（Vimy）山脈，血染碧空的肉搏。就是鮑爾的最後。他緊跟在羅塞爾的後面，向着那架紅色的「阿拉伯托斯」噴吐着沸騰的鉛彈，羅塞爾忘記了在下面旋落的那架英國飛機。他左右盤旋，轉灣，翻筋斗，並且側滾着，恐怖來到了他的眼中。現在有一個技術比他高強的駕駛員，緊跟在他的後面。他膽怯了，希圖跑開，逃

出在後面追逐的，兇殘敵人的利爪。

接着，他痛得驚怖得喊了出來。他的發動機，布滿了紅熱「維克斯」鉛彈的彈孔。他不能躲開那些子彈。一種驚怖的呼聲，從他的喉中發了出來。他眼看着就要被敵人打死！爲什麼他那些「飛行競技團」的團員們，不來救他呢？

他將他那「阿拉伯托斯」的機頭堆下，因着之字形向下落。鮑爾也緊跟在他的尾部，死釘着不鬆一下。子彈鉛雹般的，沿着他的機身，列成一條固定的，死滅的進行列。儀器板也打得七零八落。羅塞爾的屁股，像着了火一樣的奇痛。鮮血縷着他的大腿，直往下流，他掙扎的，把飛機落在一個空場的裏面。

往上一瞧，他得意的喊了出來。鮑爾的飛機，失了御的，往下直投。一個德軍的駕駛員，只放了幾排子彈，突然，就有一粒，遂入了鮑爾的頭顱。

那天晚上，鮑爾的本隊，就報告他失蹤了。那一天整夜，許多焦急的駕駛員和機械士，都在第五十六中隊的機場，呆候着鮑爾的消息。他們確信，他將要回來報告，他是安全的，仍然活着。他們知道。

他能夠怎樣去打，怎樣去飛。可是這次，那個好運者羅塞爾負傷的，躺在一個德國醫院裏，鮑爾卻死了。

鮑爾的父親，接到從英皇陛下來的這封信：

「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巴京汗宮德被與皇家飛行隊隊員阿拉伯特鮑爾中尉（曾任市痛惜，茲特追授以「維多利亞十字章」，以勵英

阿拉伯特鮑爾年二十歲，仍然是一個少年將士，受到這樣的褒獎。他已經盡了英國所希望

第六章 敗子回頭的李肯拔克

「敗子回頭金不換」這句話，正可描寫李肯拔克的一生了。他在少年的時候，是羣兒中的頑強者，肇事的老祖宗。他的難制的性格和妄作的行爲，令人望而生畏。

大概在二十九年前罷！位於烏海渥哥倫布斯地方，有一小而且精的人家。在前面的客廳裏，躺着一位很魁梧的德瑞產的美僑。這頑強的小孩正是十二歲——躺在棺木上的就是他的父親；還有他的哥哥，姊姊和四個小孩子在旁。他們正在出發到禮拜堂去做喪事禮拜的時候，他的母親叫他們集合在前房訓話。她說：「我要你們同舟共濟，不論遇到任何困難，總要互相扶助。」這頑強的小孩聽了她的訓話後，眼淚奪眶而出，嗚咽有聲，既而忍着淚對他的母親說：「請母親不必掛念，我願擔負一切的一切，請母親放心吧！」在第二天早晨，當羣兒進學的當兒，他同他們一起走了一半路，然後轉向城中那工廠方面行進着。到了一家玻璃廠，他謊說他已十四歲了，因此他們就給他三

元半錢

這哇

做了全室

當仙

更計劃云

他日

興趣，所以

藝術家了

做石造物

大柳

便以旅行

Yer-Mil

要造就成一工程師了。然而要使這樣一個貧苦小孩能夠享受工程教育，除了函授以外，在經濟上沒有能力，他於是採取了這辦法。

每逢星期日，他去法蘭密勒汽車公司拜會經理李法蘭氏。可是李法蘭氏都因為要去駕駛競賽汽車，沒有機會同他談話。畢竟有一次，他要求那經理給他一些工作，即或沒有報酬，也願盡義務的。在第二天的早晨，這十七歲的稚童首先進到工廠，當經理蒞廠的時候，他已在打掃公事房及打樣間了。

隔了一二天，法蘭氏派他在工程部服務。不到數月，法蘭氏又叫他做隨從機械士和競賽助手。在一九〇三年，他們兩位到東部來參加梵特比爾杯 (Vanderbilt Cup) 競賽。

這時，他自己確有相當的抱負；他不僅想做一個汽車工程師，而且想自己造了汽車去參加競賽，奪得錦標。於是煙酒都戒絕了；待人接物，一反從前的暴躁性格而變為和藹可親；刻苦勵志，奮發為雄，想造就一完美的人物。

他一切的願望，均能實現。在二十五歲的時候，他已聞名為世界一著名的汽車競賽角色。他對

人的和藹態度，對事的硬幹苦幹，成敗不足論，及競賽之勇敢的態度，使人值得對著者說，他不過是一名敢死競賽者罷了。其實他何嘗是如此呢？他處事的有打算。他認定機會到來時，他就緊握着不放手，他決不盲從，妄爲。他實在埋人物。

在一九一七年的初期，他奉命至英，創立和訓練日光汽車競賽隊（Racing Cars）。在那裏他有二種極大的感觸：第一，歐洲戰事的風雲，有牽他本人極有志願去學習航空。差不多他決定加入英國皇家空軍隊的時候，交關係，他於是匆匆返國。

他回到美國以後，他想如果要學飛行和一獻身手，最好到法國去，但是在沒有解決這難題時，他先到新新納提（Cincinnati）參加他末次的五年五月初，華盛頓參謀本部來了一個電話，問他願意赴法編入汽車隊不？明晨答覆。次晨，他正式接受了。到了第二天，他就趕到紐約之 Governors

他奉委爲准尉，隨潘興將軍及其參謀出發赴法，參加戰爭。從茲他獲得機會，爲國效勞，畢竟成了美國戰士中的有數人物。他那時唯一的願望，能立即加入空軍作戰。可是，他不過是一名汽車夫，雖然他的上司是潘興將軍。

到法國後起初的幾個星期，他替總司令駕駛汽車。但他繼續不斷地努力，要想參加空軍，直到他被調歸密其爾指揮，方才達到目的，因爲密氏做了美國空軍的首領了。

僅費十七天的工夫，他完成了飛行訓練的一切。這時他已昇充少尉，調派至以色列 (Issodon) 擔任機械的工作。這樣一來使他受了極大拘束，非設法脫離不可，結果進了法國砲兵學校。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他自己設法加入第九十四中隊，這中隊是由大名鼎鼎的羅夫伯少校指揮，都是美籍飛航員，羅氏就是從前在辣斐德中隊時擊落德機十七架之空中英雄。但是羅氏結果亦死在空中。李肯拔克加入羅氏統帥的中隊的第三日，他就駕着飛機飛越至德國陣地，並且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三日，他擊落敵機一架，開生平未有之紀錄。半年後，他接二連三的一共擊落二十六架德機。這時他是美國最著名的空中英雄了。

他是何等偉大的一位戰士啊！他的精神，灌輸在那全中隊，是何等的驚人啊！你如果問起李氏之名，在法國路人皆知的。使我永矢不忘的一件事，就是在十一月的某一天早上，近安西蒙（Exo-mont）地方的上空，眼見二機正在纏戰，俄而德機着火焚燒，向下直墜。一位賣餅的小孩跑過來對我說，這一定是李氏——偉大的李氏——鋼皮鐵骨的李氏擊下那敵機的。

這種熱烈的友愛的微笑，本來常在他的面容上流露出來，可是在戰時他是很認真了。他決心不論成敗，拚命地向敵人廝殺，殺盡那德國的小子。

果然李氏是得勝了。他所要嘗試的均達到目的了。休戰以後，凱旋返美，仍操汽車舊業。最近他又在航空方面努力，擔任某大公司的要員。他的前途正是未可限量。

第七章 鐵血將軍的紐吉薩

歐洲大戰時最驚奇的飛航員，當推紐吉薩大尉 (Captain Charles Nungesser) 了。他是一個歷受重創的飛航員，被敵人彈傷擊落過十七次，可說超出世界上任何飛航員所遭危險的次數；他身上嵌入的彈壳碎片，比他外衣上懸掛的獎章還要多，而談起獎章，凡戰鬪飛航員所能獲得的榮譽，他是應有盡有。

但在一種神祕而不可思議的狀態中。這位法國空軍英雄的頑強壯健的體格，居然能忍受一切痛苦，和常人決難支持的創傷。一直到歐戰終了，他繼續在空軍隊服務，並不告退。紐吉薩是法國空軍的英雄之一，他雖傷痕斑斑，體無完膚，卻曾戰勝敵人四十三次，功列第三，他的戰功之中，打落敵人的瞭望氣球有好多多次。

一國民衆在戰爭時的普通心理，大都注意報章所載關於本國空軍英雄獲勝的戰績；但那時

法國人民的輿情，卻有一種異樣的趣向，反而留意於紐吉薩繼續不斷的被敵人逼迫降落和受傷的消息。在法國的茶坊酒肆中，我時常耳聞興奮的法國人，互相爭辯紐吉薩受傷的確實次數，而對於他戰勝的功績，倒是忽略不談。紐吉薩全身彈孔，皮開肉碎，成爲人類和命運永遠爭鬥的現身典型。

在歐戰前，紐吉薩是一位很著名的運動家和拳師。他奮身參加比賽，打敗他的對手，而他自己卻沒有絲毫損傷。他在空中也用同樣的手段與命運相搏鬥，從不想到自身的安危問題。他的國人很器重他，稱他爲「鐵血將軍」，這個徽號卻是名符其實。

如其早年他沒有訓練體格和享有超等的強健軀幹，紐吉薩決難維持生命的延續，使受十七次重創的。他屢次受傷的，確是事實；但人類的身體竟能忍受這樣的糟場，痛苦，而仍能屹然的生存着，卻是使人可驚可佩。他身體得以復原，必有他異乎尋常的體格和超人的精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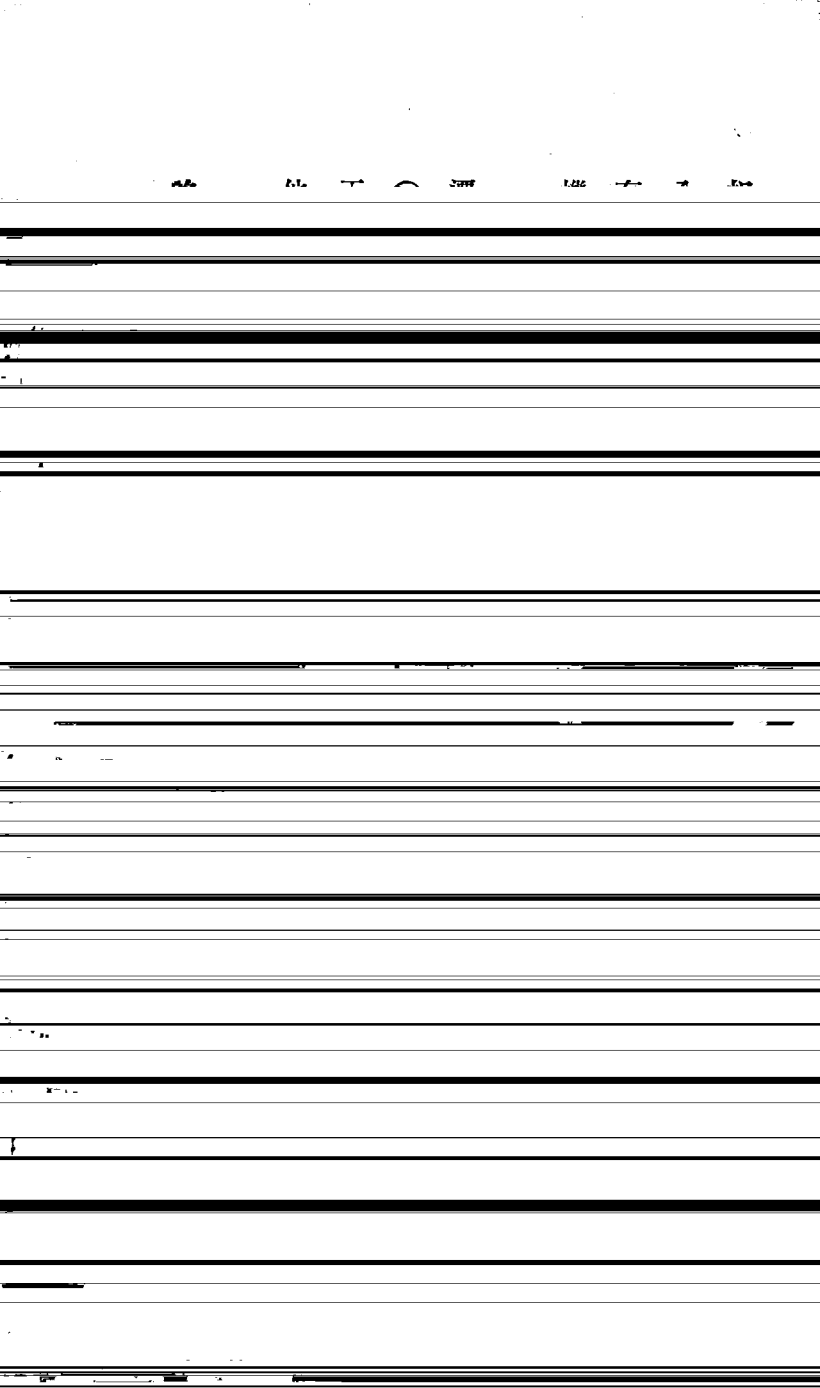
他在空中因受傷而降落的原因很多，如一次被敵人射中口腔，另有一次面部和儀器屏碰撞，筋骨折斷，並全身拋出機槍；但紐吉薩有他不屈不撓的精神，堅強的體格，決不因受創而使他攝服。

祇要創口痊愈，脫離醫院，他馬上回復飛行的生活，繼續和敵人廝殺拚命，非至再受創傷，重回醫院，不肯甘休。

讀者也許要問：紐吉薩究竟是怎樣的一位飛航員呢？他是怎樣的一個戰士呢？他爲何受傷這許多次？

他是一個勇敢、無畏、橫衝、直撞、赴湯、蹈火、在所不顧的奇人！他戰爭時的手段殘酷，使人望風披靡，不論敵人的戰鬥力是否凶猛，祇要和他相遇，他就奮不顧身的出而應戰，存着勢不兩立的決心，拚個你死我活，須把敵人一鼓殲滅，乃肯放手。

他不願意與人妥協；也不喜歡向人家討饒。當他在比拳的時候，看他戴上打拳的手套，勇往直前，不稍畏怯的精神，就可知道他是一個銅筋鐵骨的武士，抱着決心和他的對手較量一下。他在空中也用同樣的戰略；他從不肯用聲東擊西，或欺騙取巧的方法去誘致敵人的；在天空中無論什麼高度或角度，他直截爽快的向下倒衝，或向上錐昇去追逐他的敵人。他對於每次戰爭的結果，誰是戰勝者中，早有把握了。他如其不能打勝敵人，情願被敵人擊落。



行家辦公的時間飛行。從早晨九時起一直到下午三時止，除進膳和飛機裝灌油料外，他繼續不斷的在空中搜索攻擊的。他每次和敵人攻打，對方必遭重大的損失，梭米（Somme）進攻之役，紐波特空軍隊所獲戰功的一半，都是紐吉薩一人驍勇善戰的成績。

一九一五年秋季，紐吉薩在試飛一架新機時，不幸慘遭失事，身受重創，他折斷一臂一腿，內部也受損傷。他的傷勢非常沉重，凡一個身體孱弱的人，決不能忍受這樣的痛苦，當時醫生都很擔憂，恐怕紐吉薩這次難免一死了。

空軍隊因他身體損傷太甚，要把他退職。可是消息傳出，確使這位法國英雄坐立不安，他不願退職。他不久從醫院私自逃出，藉手杖之助，跛行到飛行場來，雖然他腿上因損傷而包紮的扶持物尚未解去，他並不介意的駕機飛昇了。那時德國傾全力進攻凡爾登（Verdun）城，而法國方面決心死守，紐吉薩就奮勇前往禦敵。在凡爾登附近，紐吉薩擊落敵機二架，和瞭望氣球一個，他的身體是否合格麼？法國人民尙沒有認清他確是一個鐵血英雄！

說來真是奇怪，紐吉薩的戰功，雖祇封克（Focke）一人可以超過他，但他始終沒有加入法國

著名戰鬥員所組成的空軍隊，充作隊員的機會。這個空軍隊稱爲「鶴鳥隊」(Oigognes)加入服務的人都是最著聲譽的戰鬥飛航員。像紐吉薩的戰功，雖與福革和英國空軍英雄鮑爾(Albert Ball)二氏，不相上下，但他終於冤屈到底，受辱難伸。他被人輕視的情形，當然也很明白；自從美國參加歐戰後，紐吉薩常和該國派往戰區的飛航員時相往返，表示親密，像他這樣的舉動，即可探測他心中怨悶不樂之感了。

紐吉薩正當請假休養期間，他與飛往法國參戰的美國飛航員相遇。他很喜歡和一般奮發活潑的美國人交友。在蒲雷特(Bur-le-Due)地方有二個月功夫，他天天偕盛姆(Bill Tham) 勒夫倍爾(Lufbery)和勒發葉(Lafayette)空軍隊的其他隊員，一起飛行。當然，紐吉薩並不正式參加該隊，他那時獲得的戰功，也不歸之於他。我所遇到的每個勒發葉空軍隊隊員，都說紐吉薩是「爲人和藹可親，飛行的技術高明！」

一次，紐吉薩請假回巴黎，和那個劣跡昭著的女間諜馬泰海列(Mata-Hari)相遇。他們二人過從甚密，時常在公共場所並肩乘坐汽車同來同往，該車當紐吉薩第三十次戰勝時，英國皇儲因

慕其勇敢之名，特爲購贈的。

紐吉薩好像是天生註定要多受肉上痛苦的人，他住在醫院的時間特別長，很少享樂的機會。要使讀者知道他所遭苦厄的慘酷，同時得認識他勇敢剛毅的個性——他和美國的空軍英雄李肯拔克 (Rickenbacker) 一樣，比普通飛航員的年齡較大。讓我把他所遭受的創傷的可靠名單寫在下面：(一) 腦壳破裂，(二) 腦部震動，(三) 牙牀因與儀器屏相撞而折骨五次 (頰上留存一創疤)，(四) 臂上嵌入無數彈壳，(五) 膝部脫骨三次，(六) 口腔射入彈子，(七) 鎖骨折斷，(八) 右踝骨碎裂，和 (九) 左腕骨脫節。

他每次創傷治愈，離開醫院，他又重回空軍隊，再受創傷。後來法國軍部因其遍體鱗傷，把他宣告退職；他駕着借用的飛機，續行打落德人五名。真是個鐵血將軍！

當斯伯特 (Spad) 式飛機開始橫行在歐戰前線的時候，紐吉薩 又來訪美國，派遣在法的勒發葉空軍隊。他駕駛的斯伯特飛機，裝有一百四十馬力的希斯伯諾——舒若 (Hispano-Suiza) 式發動機，他能把這重笨而短翼有飛機，使他急速着陸。他在飛機上裝置一個新花樣，就是一面三

四寸週圍的圓
分燃點洋燭各
數的神情，可說

紐吉薩的

紐吉薩每

己也弄不清楚。
偉大的麼？確
年九月十六日
於我的感觸最

「這是在

和三架 I. V.

焚燒，墮入斯賓

「那時雙方各不相讓，混戰一場，對準我放射的槍彈，有一千以上，每顆彈丸好像都印着我的名字，可惜送錯了地址，沒有寄到我這裏。」

「處在這樣四面楚歌之中，怎麼辦呢？必得要想出個解決的方法才是。那末逃避麼？那不行。這樣的舉動他們求之不得，因為他們射中的機會可多了。但是，究竟有什麼辦法呢？」

「我一些也不猶豫，心思鎮定，從容的去應付難關；我把飛機轉向攻擊的敵人，好像前去問路的模樣，我向前直駛，而此時敵人追逼愈急了。」

「可是我的槍法，百發百中，我毫不遲疑的向他們射擊，那裏這些笨伯，不敢用機槍掃射，恐怕誤傷同伴；他們已經聲嘶力竭，開始退卻逃遁，尤如野豬受驚般的垂頭潛逃無蹤了。」

「不錯，雖然他們那麼膽怯，總還留了一些成績：我的飛機全身擊中二十八處；發動機中了七槍，祇剩五只汽缸尚能走動；操縱儀打得粉碎；一顆流彈穿過我的頭盔；一顆穿破襪子；飛行衣服也穿破了好多處。在這種情形之下，我駕着破損的飛機在八百公尺高度，冒着敵人自地面亂射的槍林彈雨，越過陣線。」

「但我在自己壕溝的後方，依然平安降落，一無其他的意外發生。

「這次的確是我所遭遇的最危險的一次了！」

紐吉薩獲得的獎章之中計有法國的 Melaille Militaire 和二十一
Guerre 英國的 Legion of Honor 比利時的 Croix de Guerre 和
大利的 Iron Cross 美國的 Distinguished Service Cross 和其他。
讀者知道麼，在美國也有一架曾經紐吉薩航駛的紐波特式飛機。
場的歷史博物館的人們，一定可記得起來。那裏還可遇常和紐吉薩飛機
kenpack)君。我曾請羅斯福飛行場的飛機調派主任林德賽 (K. S. Lin
薩飛機的來源，和他到美國的情形。據林君云：

「前曾函詢美國駐巴黎的武官，據說在一九二四年間，紐吉薩和其
攜帶紐波特第十八式、布塔 (Patez) 式和赫立歐 (Harriot) 式三種
作遊歷飛行，每到一處市鎮，或飛行比賽會，或人數衆多的地方，就表演奇

機之中，祇剩一架紐波特機現在留存在博物館裏。我們每次想調查其他二機的下落，但迄今杳無消息。

「當紐吉薩在美國遊歷飛行時，他懷想在銀幕上充當飛行表演家。大約於一九二五年，他在羅斯福飛行場拍成一張影片，名為「空中英雄」。我相信在美國銀幕上的飛行表演，這是第一次。目下尙服務於羅斯福飛行場的三位飛航員，當時曾參加表演。現在還能記起紐吉薩大尉的畢根柏就是在場的一個人，他現任羅斯福飛行場參謀部的飛航員。

「聽說攝片攝製竣事後，不久紐吉薩的經濟狀況不佳，就把三架飛機出售了。那架紐波特機繼而在紐約的一家貨倉發現，乃由羅斯福飛行場飛機購置主任辛博森 (Russell Simpson) 君集資購得。該機原裝的一架一百三十馬力的克雷急 (Clerget) 旋轉式發動機，由辛福森換裝一架八十馬力的黎隆 (Le Rhone) 式發動機，在附近飛行數年後，就此不見了。

「舊式的飛機因爲笨重不堪，在各航空站幾乎絕跡了。此項陳舊的飛機，大都擱置在穀倉或乾草棚中；一般研究飛機式樣進化的人，每喜至窮鄉僻壤去查考，據說有的竟堆置在尙無飛機站

的村鎮上。

「我化了好幾月功夫，去偵尋紐吉薩所有紐波特機的線，索畢竟在紐約省佛羅里達（Florida）的一所乾草棚裏找到了。其後我備款購得，運回羅斯福飛行場，設法使牠回復原來的形狀。」

紐吉薩經過這番遭遇，重回巴黎。我們都記得，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他偕同柯里（Francis Coli）少校，駕駛一設備完美的飛機，從巴黎出發，作首次自東至西的橫跨大西洋飛行，和林白上校爭勝。他們的目的地是紐約。離法境飛行十四小時後，他們大約已抵達愛爾蘭的海岸；二人駕駛「白鳥」號飛機——機身上由紐吉薩繪一可怖之標誌，即棺材、頭顱、和交叉的骨頭等，——向最惡劣的氣候中繼續進航。從此以後，他們兩人生死存亡的消息，迄今成爲疑案。

因爲他們飛機的設備精良，飛行技術又高明，據一般人的猜想，他們也許已飛越大西洋的大半，或竟抵達北美洲的海岸，否則遇到劇烈的困難，必可轉航，避免意外的。至於紐芳蘭上空耳聞他們發動機聲響的傳說，迄已有六年，無從證實。

如此說來，這位身經百戰的空中英雄，在戰時固能保全生命，反而在平時正當從事於有益人

類的冒險事業的當兒，倒被死神抓住，致他死命了。

是美國新新納提 (Cincinnati) 在美國曾受過大學教育，在法國也受有相當的陸軍訓練。一隻手緊握着他那「斯伯特」的駕駛桿，另一隻手則伸出座囊外面，向他的隊員們打手勢。接着，就拉着他機槍的握手。

羅克威在空中搖動他的手臂，那就是變換方向的手勢。駕駛桿向後拉，機搖搖晃晃的向上招起。這時，敵機也開足速度的向下俯衝。現在，敵機是在下面了。美軍方面，只有第三號被敵機射中。羅克威踢動他的方向舵之踏，並且將他的機頭，向着最近的敵機較正。他給那個敵人一陣迸射的鉛火。每一粒的子彈，在後面都拖有一條硝煙。一擊未中，目標錯過去了。

再稍微將目標對準了一些。羅克威第三次拉動他的機槍握手。一縷短促的彈泉，那個鵠靶蹣跚的搖晃着，斷續的震顫着；向着一邊陡聳的傾側過去——接着，開始頭向下的向地面落去，毫無希望的失去了駕駛。

這場空中肉搏的血戰，在十分鐘內，就過去了，在這短促的時間，卻造成了幾個紀錄。新的墳墓，也將開始挖掘。一場危險萬分的任務，算是平安的過去了。同時，「辣斐德中隊」自己，也更多了一

次使人信任的證據。

當羅克威晚間獨坐在他德敦 (Dayton) 故鄉家中涼臺的時候，你想要從他緘默中探詢他「空中肉搏」的故事，確不是一件容易事。假設你不是一個好奇的探索者，他或者可以把大戰時的情景，給你略談一二。但是，如果以他個人的勝利做題目，那麼，他立刻會使你覺得他不是一個多言的人。

羅克威上校，美國陸軍航空隊第四百八十五轟炸隊的指揮，在一九一六年一月，加入了法國陸軍著名的「外國僑民義勇軍」，並且被派到「辣斐德中隊」服務。他曾經轉戰各方前線，身歷多次主要的戰爭。他曾與蓋尼謨、紐吉薩 (Nungesser)、勃林斯 (Norman Prince)、羅夫伯 (Raoul Lufbery) 諸大名空中英雄，同在一隊中作戰，並且一直活到指揮這個中隊。這幾位空中英雄，同心戮力的造成了偉大的「辣斐德」以下，便是這有力集團同羅克威上校的故事：

讓我先從他偉大事業的出發點——他加入義勇軍的時候——說起；那時，羅克威還沒有遇到後日那樣順利的環境。他那軍隊中最勞苦工作每日的代價，只有一分錢；但是自他「逃」到新

近組織義勇軍的航空隊時，他能得到真實代價的機會；工資增加到一天五分錢，並且遷昇到伍長，領到了他的飛行執照。

在他於德軍陣線上做滿了三十小時的巡邏任務後，羅克威已有了意外之財的酬報；那「三十小時」的意思，就是一月一百五十法郎的規定薪資。

似乎這個好運氣還不夠，憑空忽然來了一位美國天使，他的名字便叫做汪得彼勒（William K. Vanderbilt）；汪氏約定，每月津貼一百法郎，給每一個在法國航空隊服務的美國人。那項津貼，一直到大戰終日才停付；並且在一九一七年，美國參戰以後，數目更增加了；包括所有的美國陸軍駕駛員——每月有二百法郎。

自然，這個中隊的生活，不僅是終日嬉戲，無所事事；在他們的紀錄裏，也閃灼着許多光耀奪人的事蹟。戰爭也不是常常滿意的進行；每一次巡邏，都有相當的傷亡，人材同器材，是不時的需要接濟。新的駕駛員們，如果在他們第一次與敵人交手後，仍能生還，那便是他們無上的幸運。下面是述這隊裏幾位隊員的逃生與遇難：

衛利斯 (Harold Willis) 有一次在敵軍陣線上被打
失蹤了；過了一二天之後，有一隊德機，飛過他們本隊的機場，
俘獲了。後來，衛氏從他被拘禁的營幕裏逃了出來，偷過一大
隊中他的歸來，是出乎同伴們的意外，於是他們便爲他開了
在這隊裏，有一位從美國阿新寧 (Ossining) 來的隊員
的，在美國參戰不久，一個天朗氣清的日子，被一羣敵人的巡
條旗下埋葬的第一個飛行員。

有一位叫做何勃斯 (Hobbs) 的青年軍官，他是一個美
飛行機頭緊隨着羅克威飛機的尾部。那是他第一次在戰線
然擰進他的膝部，那只是航空戰鬥員們給防空砲估定的，
羅克威深知那著名的法國「空中英雄」，即蓋尼謨同
一天出發後，永未回來，也永未找着。羅克威相信，這位英雄一

地，與他的乘機同歸於盡，化成蝴蝶飛的碎片了。這個，也就是衆聲喧噪中的另一個解答：

紐吉薩同柯里(Coli)是法國戰後血戰餘生的英雄，在六年前（一九二七年），做橫斷大西洋飛行時失蹤了。「失蹤」還不是「死」的美名嗎？

羅克威並不利用蓋尼謨的戰術，每人在與敵人交手的時候，都有他個人的方法；都要依照當時的環境，同個人的隨機應變。但是羅克威相信，蓋尼謨倚恃他技術的心太過了。這位大英雄，常常是使敵人先向他射擊，這個，在他遭敵後飛回時，看他機身上面一排的槍孔就知道了。但是，這種心理作用很容易解釋：他的敵人氣吞牛斗的衝進戰團，如同一匹鹵莽的鬪牛。「蓋尼謨的確是一個出生入死，精通技術的戰鬥員啊！」羅克威常常這樣的讚歎着。

再說紐吉薩，他的技術精練到沒有冒險或任運的時候，在他對敵人迅疾的加以破壞時，每一個動作，都是計算估料好的；他的兩隻機槍，噴着火光的衝向敵人，儘是卻不容他的對手得着毫釐的片刻的優勢。

羅克威在環境允許時，採用這個戰術，但有時環境卻不允許；在第二次總攻擊時，有一天曹中

尉 (Lt. Thaw) 沙比蘭中尉 (Lt. Saubrian) 同羅克威三人在凡爾登 (Verdun) 上空巡邏，羅氏駕駛一架較慢的飛機，所以不能緊隨着沙比蘭。當他發現一隊敵機在下面的時候，他就決定利用他地位的優勢，對付下面數目優越的敵機，於是便自高空俯衝而下。

離開了他的屬機，推動他的駕駛桿，在他第一次射擊之下便有了紀錄，但是這也是他這次最後的一個，他的發動機忽然發生故障了。他覺得他是處於用一架冷冷的發動機，去對付一個敵人的難境，他說他不知道他的發動機，是不是冷得同他額上汗珠一樣？

敵人的子彈，射到了他的滑油池，將油池從中炸成兩半，濺得他從頭到腳都是滑油。他幾乎撞在一隻臘腸汽球上；他的「駛罷得」混身帶着彈孔的降落下來。又有一天，羅克威遇見了一架孤獨的敵機，他即刻利用居高臨下的優勢，給那敵人一陣致命的射擊成功了。那架德機的機頭向下，一垂，一縷熊熊的火焰，自油池裏冒出來；接着，這架被征服的德機，孤立無援的顛撲下去，變成了冒火的棺材。

變換莫測的意外，永遠是在這種遊戲中佔有地位的。戰後，羅克威曾經津津有味，談論康柏

爾 (Cairney Cambell) 的故事：他曾經在一場瘋狂的肉搏戰中，他「紐波特」左邊的下翼，被敵彈出得粉碎。雖然那片機翼完全失去了，但他仍能運轉自如的控制他的飛機。這片碎翼在狂風中顛撲飄舞，來回的敲打着飄動的支線，康氏毫不以那側面安定嚴重的損失爲慮，用力的跳動他的飛機；那片累贅的碎翼，終於落了下去，並且他駕駛着這架傷機，安全的着陸。不過以後在常規的巡空任務時，終於被敵人射落。

羅克威上校，現在仍然飛行；他必須這樣，因爲他是一個後備軍的訓練官。他曾親眼目睹過每個軍用航空的新發展。在他護照上填寫赴法的日期是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三日，並且在四年後同一日期回到美國。在那中隊裏，他的號數是外國習俗引爲最不祥數字的「十三」。但他卻永沒有覺得他的號數是不幸的；不願用一根火柴燃三支烟捲，這是羅克威唯一的禁忌；你也不要要他這樣做。

他開始飛行是在人類飛上天的初期；那時的「萊特」(Wright) 雙翼飛機剛剛成功。他們在空中的戰法，是彼此用馬槍、來復槍、或六輪手槍互相射擊。他曾身經航空事業的過渡時代，

他曾看見頭戴圓帽「紐波特」飛機的戰爭，並且也活到能夠看見大西洋同太平洋的處女太空被人類征服。「橫斷大洋定期的航線，在最近的將來即將實現，」這句話，他也相信。

第九章 百無一失的史登賽

綠葉扶疏，濃陰茂密的森林，頓時變成斷幹殘枝，荒涼怵目；山嶺高阜，滿佈着彈痕，籠罩在烟幕之中，人獸絕跡；戰壕坍塌，堡壘傾圮；一切防禦工事，毀滅破裂。震響雷鳴的礮彈，隨處爆炸散落，火光燭天，尤如人造的火山噴口，地面爲之顫動，震耳欲聾。無數穿着灰色和綠色軍服的將士，舉起槍刺短兵相接，奮力肉搏。溝壑中都是仰臥殘傷的勇士，有的是靜如磚石，不能再戰了——他們已盡了最大的犧牲。這是歐戰時美國出征隊和德國軍隊在阿爾良森林 (Argonne Woods) 搏鬥時的淒慘景象，爲有史以來罕見的人類自相殘殺的慘劇。

在阿爾良森林的上空，礮彈的射程不能抵達之處，一架孤寂的法國飛機，飛翔空際。要是飛機中途發生故障，這裏絕對無可降落的地方。但在此礮火猛烈，紅光四射的天空中，卻突然發見了六架福格 (Fokkers) 式的敵機。

其時美國第二十八空軍隊調遣部的電話鈴聲，振動不已，這是探望氣球隊報告敵機威脅一架法國飛機的急報，同時美國的軍隊正在戰壕中和敵軍搏鬥，血肉模糊。

敵人進攻阿爾良了，敵人廝殺而來了……

史登賽中尉 (Martinus Stenseth) 是美國第二十八空軍隊的健將之一。此時他的斯柏特 (Spad) 機，已經出動，準備起飛了。他等不到吸沙 (Hissao) 發動機的和緩走順，立即起昇飛往戰地，營救協約國的被圍飛航員去了。他沒有時間向上攢昇去利用高度的機會，他衝進戰區，發射機槍，加入混戰。瞬息間，法人得以乘機免脫，可是史登賽反而成爲六架敵機的攻擊目標了。他駕機縱橫飛舞，沉着應戰。正在這時，不料另外敵機十二架自高空俯衝而下，掩護六機出險，他們飛駛猛速，支柱和張線都發出尖銳鳴響之聲。這簡直是單方面的戰爭——飛機數量是十八與一之比。但是這位來自明尼蘇達 (Minnesota) 的身材高大，形容瘦弱的飛航員，自從救了法人脫險，並不逃遁，雖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下，他還是把住機槍，從容抗拒。

他的斯柏特機的翼面，滿貫着奧寶陶 (Spandau) 槍的彈丸；他面前的風擋，也被擊破了。他駕

機飛駛，盡奇特飛行的能事。這是生死關頭的決鬪。敵機向他挑戰的行徑，尤如貓的玩弄老鼠一般。他們繼續不停的俯衝攢昇，縱橫襲擊，要尋機會致他死命。他現在所處的地位真是一髮千鈞，非勝即敗。畢竟他打了出路，凱旋而歸，博得空軍英雄的美譽。

史登賽中尉在戰地服務的時期，雖然祇有二個半月，但被他擊落的敵機不一而足。據正式的記載，他總共戰勝六次。到歐戰終了，美國第二十八空軍隊共有健將二人，他就是其中的一位。

史登賽中尉是阿爾良戰役的英雄，華盛頓陸軍部現升他爲空軍大尉。一次我問他道：「你遇到十八架敵機一齊進攻，你非但不設法逃遁，膽敢單槍獨馬，抗戰到底，你自己覺得這是勇敢的事麼？」不，」他笑容可掬的答道，「我回憶當時這樣的膽大安爲，單身和敵機多架搏鬪的情形，我自己認爲真是呆笨極了。幸虧得以安全脫險，未受損傷。」

當我晉謁史登賽大尉的時候，他的態度和藹可親，舉止有些忸怩受窘的樣子。他生平最足稱譽的戰績，要算這次單身應戰的空中肉搏，但他對於戰爭中緊要致勝的事實往往不願宣揚，祕而不提，即如他這次曾擊落一架敵機的事就隱瞞遺漏；我後來從可靠的方面探知，這次他能將其餘

的十七架敵機驅走星散，完全因為他的飛行技術高明，射擊準確和攻擊兇猛的緣故。當史登賽大尉受贈特別勞績獎章時，曾有一段簡短而詳盡的介紹辭，敘述他的文如下：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美國第二十八空軍隊隊員，史登賽大尉，前往敵圍攻的一架法國飛機，並且其時另外尚有敵機十二架，也跟蹤而至。史登賽大尉奮戰，擊毀敵機一架，把其餘各機驅散逐走。他處於敵人嚴厲壓迫之下，竟能挺身出擊，大無畏之精神，實為我們空軍隊隊足資楷模效法的。」

史登賽大尉現仍服務於美國空軍隊，按歐戰時空軍英雄之繼續供職軍隊者，軍事學識，對於空中偵察和駕駛，都很深造精良。他自幼就有充當軍人的志願，兩腳條削成尖利的形狀作為指揮刀，到各處去奔跑，大有軍人的氣概。

在威爾遜總統宣告參加歐戰的前一年，史登賽已經入伍當兵。他先在明尼蘇兵第三隊第一排充作伍長，後來往斯奈林（Sneling）砲臺士官學校受訓練。其格

隊服務，即於一法國飛行學校學習初步飛行術。至於他的高級飛行術，乃學自美人。而空中射擊法，則又自法人處學來。最後進烏萊（Orly）的飛航員學校。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加入美國出征軍第一軍第二十八驅逐航空隊服務；該隊任務初爲防守聖米哀爾（St. Mihiel），繼而在阿爾良高地防禦敵國空軍的侵襲。

因爲在一個飛航員的戰爭經驗中，初次勝利是很顯著的一樁事情，我就請史登賽大尉把他初次獲勝的空中戰爭，詳細的講述一遍。

他思考了一下，面露笑容的說道：「這不過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偶然的事情嗎？」我不覺奇異而和他聲辯。

「當然的，」他接着道。「我是初出茅廬的人，對於攻擊敵機是全無經驗的。老實說，我到那時止不過在五英里的距離外曾經目覩一二次很小範圍的戰爭。一時我的視線非常模糊，看不清楚那行近的飛機，還是我們自己的，或是敵人的。」

「一天，我適輪值出外飛行。我不明白爲什麼我們的飛行隊伍忽然四散，各人紛飛。他們這樣

驟然行動的理由，我茫然不知，我料想這是缺乏經驗的緣故；我獨自流落在後面，無法趕上。我完全覺悟了，知道我是一個新進飛航員，單獨在空中飛行，對於自己所處地位是否安全，其妙——不過我現在回想，幸虧如此懵懂，否則反而手足無措了。

「我在左側望見二架好像斯伯特式的飛機。我想這是我們自己的隊伍，所以就跟蹤。把駕駛桿和方向舵扳動旋轉，俯衝到兩機的尾部。不料他們的機頭馬上向上攢升，和我分離。我繼而明白了，當我背着日光俯衝時，他們的視線被光線所眩耀，誤認我是一架敵機了。我白搖手招呼，他們方始清楚。這兩架是法國飛機，派至聖米哀爾和美國空軍隊合作的。我於是找尋我自己的隊伍去了。

「忽然有一架飛機自天空中向我俯衝而來。接連又來了一架。起初我很是放心，以為它們方面的隊伍。但我張大了眼睛，再仔細一看，望見兩機下翼的面上，畫着十字的記號。那時我動愚笨極了，我非但俯衝遠避——雖然這種動作，也沒有充分的理由——我反而向着敵機而前。我想我那時的目的無非要知道他們究竟是那方面的。好了，畢竟是尋出了。

「流彈掠過我的面部，把我的鬚鬚都燃掉，毋庸修面了。我扳動駕駛桿，實行霍迪納(Houdini)式的奇特飛行，逃避尾隨的敵機。另外一架敵機是在下面空間，也正向我俯衝追擊；我不管生死，向着該機拚命俯衝而下，和牠搏鬥。我的速率恐怕超過每小時二百五十英里。當我逼近敵人時，他就終止俯衝，向前逃遁。其實我的速率太快了，我把駕駛桿拚命的用力向後扳動，飛機因為驟然變更方向，反動的勢力猛烈，差不多把我全身陷入座位中去了。那時我不知道這種壓力可使翼面間的張線斷裂，機翼有隨時分離吹折的危險。

「我極度傾側避讓，使我不能在我的尾部追逐。當他在我面前掠過時，我就追蹤着他。我把機槍向他連續開放，眼見他的機舵射得粉碎。我很急速的將飛機校正地位，使彈子像連珠似的貫穿敵機的機身。我隨即瞄準敵人，以我的估計，他一定被我射死。他的飛機開始在空中滾轉，頃刻間向地面倒翻而墮落了。

「我再和第二架敵機週旋，經過一次急促的搏鬥，牠就逃遁了。我好像射中他，但在此瞬息萬變的當兒，當役者難以確定，他自己有否射中敵人，或者敵人不過暫避危險。第一架的被我擊落，是

毫無疑義的至於第二架的結果如何，我不得而知。

「我一路飛回飛行場，中途發見機翼幾乎要折斷了，祇要再經一回壓力，一切都完結了，一陣風就可把機翼吹去。這次我受到一個很大的教訓。」

史登賽在空軍隊中很爲盡力。在聖米哀爾他受空中戰爭的洗禮後，當美國第二十八空軍隊二次在阿爾良——謬司（Argonne-Meuse）進攻德國陣地時，轟炸和偵察計有一百二十八次，史登賽常常參加作戰。他經正式證實的勝利共有六次，但他實在擊落多少敵機，他自己也無從斷定。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四日的三天功夫，確爲有史以來堪稱劇烈的戰爭，在此短期間內，德人被逼後退，史登賽大尉出力特多。從九月十二日破曉起，每日有四小時繼續不停的礮火攻擊，空軍隊全體隊員一齊出動，加入戰鬥，各人都有專門的任務，去搜尋從事偵察軍情的敵方飛航員，不是致他死命，就逼他遠颺，狼狽逃竄。礮火猛烈難當，而史登賽仍能安全無恙。

「氣球麼？」史登賽大尉回答我的問話道。「當然，我也要去進攻氣球的，但以我所知，我似乎

從沒有擊落過氣球。理由是很簡單的：我不喜歡放射縱火彈；放射縱火彈，其實是違法的，我對於放射的人，非常輕視，算他是個懦夫罷了。雖然我也攻擊氣球，我不過向牠施放機槍而已。要使牠着火燃燒，通常總是藉縱火彈之力。機槍彈丸能使氣球焚燒的機會是很少的。

「我們每次偵察巡查回營時，每喜尋覓可以練習眼力的目標。氣球是有趣味的東西，我們可有機會緩和我們的槍銃，試驗牠是否良好如初。我常在半英里外向氣球射擊，看牠因受損而慢慢下降。我們就是這樣練習靶子，作爲消遣，使敵軍的偵察者手忙腳亂，阻止他們進行工作。不錯，氣球中人也向我射擊攻打，但他們的能力薄弱，效力輕微，我從沒有受傷過。」

上面敘述的種種，很可證明這位生長在明尼蘇達州亥堡（Hoiberg）地方的身材高大，形容瘦弱的史登賽的性情了。他以爲冒着危險，向氣球射擊，雖不能焚毀氣球，這樣的動作已是難能可貴了。

史登賽生平遭遇最大的刺激，要算一次舍身營救一位駕駛斯伯特機而不知姓名的飛航員了。其時該飛航員被三架敵機圍攻，危急萬分，幾乎要擊敗了。史登賽手按機槍，向那追逐這美國不

落。看 弱 機 安 故， 敵 幸

飛航員。據第二十八空軍隊的記載，他常常離別隊伍，前往戰爭劇烈之區，援救同伴出險。空軍隊長的報告裏有云：「史登賽大尉勇敢喜戰，不畏艱難。」

一次，史登賽覺得異常失望。十月二十七日，他離開隊伍，飛往救助一位同伴脫險後，眼見他於降落時慘遭跌斃。

那天的首次巡查飛行，由史登賽率領。在郎地（Landies）的上空，敵人的防空器械正向美國空軍隊射擊不停的時候，史登賽瞥見有十架福克式敵機。他領導全隊和敵人作殊死戰。在搏鬥猛烈的當兒，史登賽望見愛倫（Allain）大尉因發動機損壞而向下降落，其時敵機一架尾隨在後，他立即俯衝而下，逼走敵機。

史登賽雖已救愛倫大尉脫險，但他（愛倫）終究不免於一死。愛倫在革拉蒙（Clarmont）飛行場想急速降落，不料速率不夠，不能飛越附近的房屋，那時風勢又大，被逼在一所飛機棚廠的屋頂上墜落。在上空如保護天使的史登賽愛莫能助，眼見他落地墜死。

一天，第二十八空軍隊的調遣司令室，發出如下的佈告：

全隊各飛機，自接得佈告後，着即各自預備，裝載炸彈。七時前務必準備完畢，以便於十分鐘後可以起飛。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二日有斯伯特式偵察機二十架，飛至敵軍陣地，飛機的數目雖不夥多，惟驅逐機飛越陣線的普通高度總在五千尺以上，而那天的高度祇有五十公尺。這是第二十八空軍隊的首次轟炸進攻。

史登賽這次也是飛航員之一，凡驅逐戰鬥員之攜帶炸彈，飛往敵軍陣地負轟炸責任者，他實爲第一人。史登賽對於轟炸飛行，卻是初次嘗試；他原來是一位驅逐飛航員，慣於駕駛斯伯特機在高空飛行的，現在滿載炸彈，飛行的性能確有顯然的不同了。

他是慣於如迅雷那樣的飛行速度的，但裝着炸彈就不能如此隨便了。奇特飛行是絕對不能的動作。在低高度飛行，美國飛航員非但要受敵機的攻擊，並且還有其他的危險，即受地面上步兵的來福槍及機槍的掃射。

自此以後，轟炸飛行成爲第二十八空軍隊的正當特別任務了。史登賽逐日率領隊伍，深入德

境，盡轟炸之能事。他擔當的任務中最危險的一次，就是在李蒙維爾 (Remonville) 附近去轟炸在戰壕中的機關槍隊。

九月二十八日，史登賽在一次狗鬪戰中連勝二次。遊擊隊飛越拉海勒齊 (La Harzeo) 的陣線，實行轟炸的任務。在聖居溫 (St. Juvin) 附近，約二千五百公尺高空，和福格式敵機八架相遇。雖然美國方面的飛機，都滿載着炸彈，但各飛航員即刻開始戰鬪。史登賽把炸彈放落後，向近身的二架敵機奮勇搏鬪。他按住機槍，一刻不停的射擊，大約四十發後，敵機一架不敵而逃。他把機身滾轉，追蹤另外一架。又射擊了四十發，經此二次的射擊，他就戰勝了二次。史登賽眼見敵機二架從雲朵中向地墜落，然後他攢升到高空，靜待其他的飛機整隊而歸。

自十月的阿爾良大戰起，一直經過多雨重霧的十一月，而至休戰時止，史登賽一再獲勝，屢立戰功，被他擊落的敵機很多，雖不予以正式的認可，他也絕不介意。他忙於修理機件，綴補彈穿的翼面，以便重整旗鼓，抗拒敵人。他每天祇少飛行三次，而每天飛行四次的日子也很多，據報告的記載，他一天竟有飛行五次的。

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史登賽的工作非常忙碌。那天他又戰勝二次，當第二次巡查飛行出發時，共有飛機六架，負衛護的任務，他忽和隊伍分離，依附於另外二架斯伯特機，這時二機正在和敵機三架作戰。史登賽在凡爾登 (Verdun) 的西北方，追逐一架敵機，把牠擊落墜地，這次戰勝之功，未經申請，即正式認可。在第三次巡查飛行時，他又和一架單獨的敵機搏鬥，把牠擊落。

「那架敵機，神通廣大，」史登賽這樣說。「他在天空中縱橫飛舞，一時我無法處置。我連發槍彈二百多次，但我終究不能致他死命。所以我祇得顯些本領給他看，證明我的飛行技術比他還要高妙。我後來把他擊落在臨近康散維移 (Consenveye) 的附近。」

我曾請史登賽大尉把他生平親自經歷最大轟炸攻擊的詳情，講述一番。「那次在聖米哀爾二十架飛機同時出動的一次，可算是最大的了，」他回答說。「但當十一月間，我們飛越陣線，負有特別的使命去殲滅斯丹乃 (Stenay) 地方的敵軍時，我受着很大的震驚。我們第一次的巡查飛行，計有飛機十四架，抵達目的地，適在上午九時三十分鐘，隨即拋擲炸彈，我們即刻轉航，由我率領隊伍，飛越目的地，從雲朵中下降。我望見地面上有數處着火焚燒，我們把所剩的炸彈全數拋落。」

時四十五分，我們開始回營。

「我正當關小油門，使發動機轉動緩慢，以便易於射中目標時，頃刻間我覺得四週的環境，發生異於尋常的變動，好像上空雲朵裏有敵機窺視隱避的樣子——你恐怕要說飛航員賦有第七種的知覺官能了。

「我馬上發出信號，我們大家攢升到雲朵裏。我一路上昇，施放機槍，警告同伴隨時準備着。你一定可以想像，我那時的精神怎樣緊張，一遇敵機，即當施以攻擊。我四週計有飛機二十四架，我按住扳機，預備射擊。瞬息間，我忽然瞥見各機上都畫有美國飛機紅、白、藍三色的記號。我這樣慌張的情形，你以為呆笨嗎？

「我幾乎錯認同伴為敵人，向之射擊。我隨即恢復常態，在他們附近飛行，保護這轟炸隊進行他們的工作。我回想那時我一定面色慘白，不無驚恐之狀。這次巡行，我們始終沒有和敵機相遇。」

史登賽的戰功正式公佈者計六次，並且他從未受傷過，這二點就可證明他勇敢的精神和航空技術的巧妙了；至於他因屢立勝功而獲得的獎章，那是應得的榮譽，毋庸說了。他援助許多同伴

從緊張的戰局中脫險，同時，他尙能顧全他自己的安全。

恐怕正因為他雖經敵人猛烈砲火的襲擊，而他勇敢剛毅的精神還是屹不稍動的原故，所以他迄今能繼續在美國空軍隊服務。他是一位出類拔粹的國民，勇敢無畏的戰將，愛國偉大的兵士。他幼年時夢想當兵，現在固然達到目的了。

第十章 血戰餘生的郝雷

傑姆士郝雷 (James Healy) 當在大學攻讀的時候，曾立志要做一個律師；但是，大戰一爆發，便將他以前的計劃，全部推翻了，並且，他改行的，成爲一個驅逐駕駛員的 Ace。

現在，他是在得克薩斯省 (Texas) 所謂「空中西營」 (Westpoint of the Air) 的「凱雷飛行場」 (Kelly Field)，擔任教導美國青年們，怎樣去飛的重責。郝雷隊長，在一九一七年，就加入了美國航空隊；現在，他不是一個教官，也不是站在講臺上，手指腳劃的講師，而是一個中隊的指揮官——「第十二學生練習隊」的指揮官。

假若你也以爲，郝雷是自甘情願，放鬆他的駕駛桿，悶坐在辦公室的旋椅上的話，那，你未免對這位「英雄」太冤枉一點。傑姆士郝雷，是可以一個人，在空中演獨角戲的；無論是在航空隊的那一系屬——重於空氣的，或是輕於空氣的，他可充其量的，盡兩系航空人員，所應盡的職責。他一身

可以勝任飛機、飛船與各種不同航空器的駕

郝雷隊長生於堪薩斯市 (Kansas) 的

戰的時候，他只有二十歲。三年前，他已經在新
College)，得到文學士的學位。一九一四年，當
時候，美國正在努力進行空軍建設與訓練的
學 (Fordham University) 攻讀法律。

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他加入了美國陸軍
隊，同受初級的訓練。到一九一七年九月，他
被送到「法英國的茹姆塞」 (Roansey) 的
的少尉軍官。同年四月二日，這位少尉軍官，
十七驅逐中隊的指揮官，鮑奈爾少校 (Major
國遠征軍」第一軍指揮的，在一九一八年七

但是這個櫻髮的小夥子，不能老是一個中尉呀！在過了兩個月的短時間後，他已受命陞爲國軍航空隊的上尉，並且變成了一個中隊的分隊長了；那個中隊的標識，是一個「滑稽炭畫中的老鼠。」

整整過了三個月，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他已很快的陞到了隊長與中隊的指揮官。郝雷隊長在法軍前線，整整服務了一年，其中一半，七個月中，他是從來奔走於美軍前線的。他至少也打下了十架敵機，但是，正式的紀錄上，只記了半數。

郝雷隊長曾經告訴我，當一百四十七中隊到達法國的時候，暫時解散了。所有隊中的駕駛員，全送到法國「伊索登」，美國大本營的第三航空訓練中心，重受訓練。在那兒，這些美國的駕駛員，學習駕駛，裝配一五〇馬力，「雷羅尼」發動機（Lennone）的「紐波特」（Nieuport）二十三式與二十七式。

當在伊索登的時候，郝雷隊長臉上掛着一副天真笑容，這樣的說：

「我練習成隊飛行，曾經過十二分的困難，因爲那是我自找讓教官們這樣的想。在成隊飛行

的時候，我常常抗拒不了外界的誘惑，離開大隊，飛到工作的德軍俘虜。我很喜歡看他們，像驚弓之鳥一般。

「還有另一個我喜歡的遊戲，並且也是我應該在牧場中的牛羊羣衝去。但是，因為那時我還年青，所以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的同伴們就送給我一個『

我還記得，當郝雷隊長接着調他到都爾 (Toul) 曾有這麼一段趣事。

他勉強的微笑道：「歐幾衛先生，你知道近來巴黎管那個空軍將士是派到什麼地方，或是預定他能多。」我知道這個答案，一定是你到都爾前線，在經插嘴。

郝雷勉強的哈哈一笑：「你知道，巴黎真是一個

竟會迷失啦，連總部的所在，都找不着，一直到我的子兒快用光的時候，才把這件嚴重的問題解決了。」

「都爾前線，你是知道的，協約軍和德軍兩方的航空隊，都沒有一處訓練區。所以，當我在那兒的時候，看不見多少德國人在空中活動；照樣，我們的活動，也是少得很。」

經過一個月的準備，這個中隊就調到離都爾北邊約有五里的一個法國大飛行場。在這兒，美國人們就積極的開始他們的巡邏飛行，平均每天要飛六個鐘點的光景。我請求這位隊長講給我聽，他在這個飛行場，第一次飛行的經過。於是他便作了以下的談話：

「我這一輩子，也忘不了那件事！我是五架編隊機中的一個，在約摸有一萬五千呎的高空飛行。命令是讓我們飛到一個叫做蓬塔穆松 (Pont-a-Mosson) 的小鎮，執行任務。在那兒，有一個德軍的防空砲隊，因為他對攻擊我方轟炸機，有非常的速度和準度，所以在那方面前線，非常出名。我們在他們陣地的上面飛行了！忽然，一顆高射砲彈，在我那「紐波特—28」 (Nieuport-28) 左下方，約有二百呎的空中炸開了。

「現在，有些個飛行員將要想二百呎這樣近的距離，大概難免於一死了。間，他也曾這樣想過。但是，事實卻不能。不久，我即有了生路！那顆礮彈爆裂的響的翻了過來。那時，我是肚子朝天的在空中待着；我想下面那些德國鬼子，一定吧。經過一陣掙扎，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把我飛機弄正過來，自己也相信白拚命開足了，逃過那片危險區。」

兩個禮拜後，傑姆士第一次和德機正式交手。他是飛出去執行清晨巡邏了一架德國鬼子的雙座偵察機，正在南錫（Nancy）小空翱翔。這的確是即開始跟蹤着這兩個德國鬼子。那架德機的駕駛員和觀測員正在聚精會神。郝雷「紐波特」的來臨，絲毫沒有覺得。他竭力抑制着胸中躍躍欲試的心。距離漸漸近到一百碼以內時，他才開始射擊。接着，他終身沒齒不忘的一件，就發生了。

「當然嘍，當時，我是磨拳擦掌，準備着湊架。那個，看去似乎是一個易於

鬼子，簡直一點兒也沒有覺出我是跟在他們的後面。他也不能例外，在心中也有那初上戰場人們，所共具的心情，緊接着我那對「維克斯」機槍的火門，端然穩坐的，兩眼和兩挺機槍的槍口，成一直線的向前看去。在我神志極端興奮與恐怖交擾着的情形之下，我所聽見的聲音，只是一陣沉鬱而空洞的唧唧銳嘶聲。我的槍卡住了！不止一挺，兩個同時都罷工啦！幸運之神，在那天沒有給與我絲毫的希望之光。

「在我完全修復我武器的故障以前，這架德機已經察覺出了我的光臨。那傢伙很快的低下頭，向着他們本軍陣線，俯衝下去，同時，在同一的瞬間，那個觀測員也對着我開起槍來。我對那個雙座機，做了幾個虛攻的樣子，讓他們以為我是要攻擊他們了，並且，同時極積進行機槍的修復工作。可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是沒有弄好；沒有法子，只得忍氣吞聲的，退出了戰團。在我歸隊之先，還追了那架德機半天，緊跟在他後邊，一直把他攆回了德軍防地。」

當德國人，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中旬，做末次總攻擊巴黎的時候，第一百四十七中隊就調到了瑪倫（Marne）前線。因為這個中隊長臥病的緣故，所以郝雷，在六月十七日即陞為上尉，並且任

爲一百四十七中隊的中隊長。

傑姆士郝雷，知道活動中的美國空軍，只有一個驅逐隊，一個偵察隊，和一個轟炸隊。在必需情形要求之下，美軍航空隊需要三個英國混合中隊的驅逐機和偵察機，與法國兩個中隊的偵察機底援助。在美軍對方，德軍方面，均有三十個驅逐中隊與多數的偵察隊和轟炸隊。

「當我們在尋常十八機編隊飛行的時候，」這位英雄這樣的解釋，「我們常常碰見四十架以至五十架大隊的敵軍。但是，我們卻和他們拚命奮戰，一直到把他們送進地獄中，才肯甘休！」

在向沙托帖里 (Chateau-Thierry) 總攻擊的時候，第一四七中隊已經近乎全軍覆沒了。在二十二個飛行將校中，就陣亡了十八個。在這些陣亡將士中，大都是因爲從事壓倒敵人優勢的危險任務而死的，如同，低飛攻擊敵軍步兵的散兵壕；掃射在大道上行進的軍隊，和輸送給養的車輛。按官方正式的紀錄，這個中隊是一百零三次戰鬪與三十一架敵機的官認勝利紀錄。

我請郝雷隊長，講給我聽，關於他和德軍駕駛員們，在空中作戰的事蹟。他說道：

「那麼，那常常是驅逐機駕駛員的頭一個同末一個的勝利。但是，如果他走時，沒有被敵人打

死的話呢，那就有希望得到造成一個 Ace 原素的五次勝利。我打下來第一個德國鬼子，是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日那天。

「我打定主義，匹馬單槍的，一個人飛到敵方，以探視我軍砲兵的砲火，是不是轟燬了敵軍陣線後的那些村鎮。那差不多已經到了黃昏的時候啦，當我在一萬五千呎的高度，向前飛進時，夕陽已經藏到了西方的深處，下面法軍的砲火像螢光般的正在閃灼着。剛一飛過前線，我就看見了有幾個小村鎮，正在火光熊熊的焚燒着。

「我被當時美麗的景色迷住了，完全不感覺四周會有敵機襲來。接着，突然我聽見了『斯班搗』式 (Spandau) 機槍『撲……撲……撲……』沉悶的射擊聲。當時就很敏捷的向周圍一看，就發現了三個福格 (Fokker) 的駕駛員，正在活着不耐煩的，向我攻擊呢。我聽見了子彈穿裂我那飛機的翼面，好多支柱同支線也打斷了。

「這時，你們聽了，一定覺得津津有味，但是，當時的我，那得竟忘了，在我自己飛機的前面，還有『對雙管』維克斯 (Vickers) 機關槍呢！我所能想到的，只是盡力趕快的，翻飛來表演我的飛機。

我往前推動駕駛桿向一邊踏動方向舵我的飛機即半尾旋式的向下落了很快的一轉我關足油門，向本軍陣地俯衝而下。

「猝然間，我明白了，像這樣勇敢法，我將永沒有得到勳章的日子了；並且，我彷彿想到了，一個驅逐駕駛員的職責，就是去同敵人拚個你死我活。我已經看出，可以足要那兩個德國鬼子一氣——至少可以使他們的子彈，射不到我。這樣一想，雖然他們有三架飛機，我也滿不在乎的，掉轉機頭，和那第一個追我的敵人，幹了起來。結果，在他待的空中，只剩了一縷烈焰。我有一粒子彈，射中了他的油箱；我像秋葉般，冒着火焰的落了下去。當我向四周一看我那其餘的兩個時，他們早已溜得無影無蹤了。」

第二天，有一架德軍偵察機，和郝雷肉搏起來。這兩架飛機，開始繞圈兒，每一個特技，都是希望壓倒敵人，而佔取優勢。傑姆看見那個德國人，用大姆指按着鼻子，向他冷笑。這架「弗勒茲」的駕駛員，的確是一個了不得的磅手兒，他每一個射擊，都是難以逃避的。但是，一陣迅雷不及掩耳的表演和射擊，郝雷把一陣暴雨似的子彈，向他射去，這位了不得的德國人，也就有了命運的歸宿。

有一天，郝雷一小隊的飛機飛到一個由十五架飛機編成的敵軍飛行隊裏奮戰；一陣昏天黑地，血肉模糊的「狗鬪戰」便開始了。敵人中的半數，落下去的落下去，退卻的退卻，其餘的，卻還在同郝氏拚命奮戰！那次，他爲美軍造成一段光榮的戰史，但是，郝雷見到了友軍斯蒂芬中尉（St. Stevens）的飛機，旋轉的向下落去。起先，他還以爲這朋友，是高興本軍得勝了，故意耍着玩的，但是，當斯蒂芬的飛機冒火了，郝雷才知道，失去了他的好友。

兩天後，這位「野狼」單獨飛上天去，去爲斯蒂芬報仇。在前線空中，他最喜歡的一萬五千呎高度飛行；他瞧見了三架「福格」，上面都畫有那別無分號，一度曾在「空中霸王」李希奮男爵（Baron Manfred von Richthofen）指揮下，那「飛天競技團」（Flying circus），怵目驚心的標識。他知道，每一個這些敵人，都是一個Ace，因爲，想要成爲極特司太芬（Jagdstafeln）的一個隊員，至少必須有五架敵機的紀錄才行。心想和那些最兇狠的德軍駕駛員一較身手，傑姆卽向那三個敵人，俯衝的從後面撲下。

那是一場可怕的，衆寡不均的空軍決鬥，「維克斯」和「西班牙」的子彈，飛蝗般的，在空中

穿來穿去；機關槍悲鳴着；發動機怒吼着；張線和支柱銳嘶悲泣着；當駕駛員們在充中，錯綜的表演着，各種特技的時候，郝雷瞧見一個德國鬼子，兩手緊緊在胸前抱着，他那「福格」的座囊裏，這架飛機，便隕星般的落了下去。

以後，傑姆覺得眼前一陣昏黑。他的風鏡，被子彈從臉上打落了下去。鮮血衝進他什麼也看不見了，盲目的，將飛機前推俯衝下去。

他將這架「斯伯特」，從俯衝推平，可怕的向後急烈的氣流，也稍打了些。傑姆子彈打斷了他的鼻樑。血像山泉般的湧出，烈風又把那流出的血，全吹進了眼睛裏。這架「福格」，一直跟着他衝了下來，一顆子彈攢進了他那飛機的散熱器，發止了作用。用一架不轉的發動機，當然他是沒有法子開動他那「維克斯」機槍啦。負了的發動機和殭死了的駕駛桿，他在拚命掙扎着，並沒有想自己能夠活了，郝雷卽字形的路線衝下。

在一萬尺的空中，郝雷失去了知覺；他的飛機，也頭向下的，一直衝下去。下，下，一

得可怕的角度衝下，一共落了九千尺，烈風吹到他臉上，因之，他神志稍微清明了些。近而復近，這架飛機，來到了「無人地」的上空。郝雷所能記憶的，最後的動作，就是在天空中，迷迷糊糊的，把駕駛桿向後拉滿，一直拉得頂到肚子以後，又人事不知的暈了過去。

這架飛機，在美軍第一道前線中觸地了，機身斷為兩截，在地上一個筋斗，肚子朝天的翻了過來。附近一些的美國兵士們，一窩蜂的，跑向前來，把這位失去知覺的駕駛員，從那破機的殘架中拉出。傑姆就被送了野戰醫院。在他被救出後，還不到十分鐘的光景，德軍的礮火兵，把小礮一齊瞄準了他落下的地方射去，把這架破飛機，打得四分五裂。從野戰醫院，郝雷隊長又被送到維特爾（Vittel）的後方醫院。

在他痊癒後，美軍已經把德軍的前進部隊擊破了，他們已經壓迫德國鬼子，放棄了沙托帖里。第一百四十七中隊已經調到聖米奇前線，佔領了林北口（Rembercourt）的一個飛行場。

因急切想要回到前線，傑姆即向醫官要求，立刻允許他出院。這位醫官拒絕了他的要求。當天晚上，郝雷即恐嚇一個運傷救護車的汽車夫，把他的箱子，放在運傷車上，送他到了火車站。他回到

了前線，但是，這次他卻沒有他那個麻煩，從巴黎過了。

郝雷隊長，在聖米奇前線，重新服務。在第一次及第二次全線總攻擊的時候，他從那兒，又被調到阿爾良——米又斯（Argonne-Meuse）前線，從蒙法康（Montfaucon）轉戰到凡爾登。這個中隊所擔任的任務，多半是低空巡邏和多數的地面攻擊。

在十二月三十日，這位「野狼」是在一個六機組成的巡邏隊飛行。因為發動機發生故障的原故，他被強迫降落在美軍第一道戰線內，在那裏，他趕緊動手修理起來。

在他的飛機能飛的時候，他那一隊巡邏機早已經飛的影蹤全無了。郝雷即開始匹馬單槍的獨自在前線巡邏；瞧見一架德國的「哈伯爾斯塔特」（Harperstadt）飛機，正在凡爾登上空攝取照片。他立刻向那敵機飛去，接着，一陣短時間的接觸，傑姆即把那架「哈伯爾斯塔特」打了下來。當郝雷來得及恢復他的地位時，突然有兩架「福格」，張牙舞爪的襲來。關於這場血戰，這位Age自己說過：

「我覺得我們打下那第二架敵機，完全是靠運氣好，技術還不能算是主要的因素。當第二架

敵機落下去後，那剩下的一架，也逃之夭夭了。」

這樣，便是這位從紐約、新澤謨、勒汾衛堡來的孩子底末次雙料戰鬥，並且他獲得了「一箭雙鵰」的雙料勝利。

郝雷隊長，得到了「武功十字勳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Cross)，法國的「光榮十字」(Croix de guerre)，「武士章」，「榮譽勳位」，與美國航空俱樂部的「光榮章」。在他許多次勝利中，只有五次是官方公認的。

停戰後，傑姆士郝雷，即受命服務於華盛頓航空署的參謀處。他在那兒擔任情報科的參議。

那時，可以說是人們崇拜第一百四十七中隊，最狂熱的時代。被優勢的敵人空軍所包圍，在裝備與人材兩方面，他們都是趕不上敵軍的。他們的隊員們，不是入了土，就是進了醫院，但是這個組織底英勇的精神，是值得欽佩的。每天晚上，當傑姆來到餐廳，吃飯後，那兒一定有一隻空椅子，啞然的可以告訴你那個故事，就是他有一個好友，已經被德意志的空中騎士，給打了下來。

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他是被派在伊里諾省(Illinois) 比力衛里的史柯特飛行場

(Scott-Field) 服務。他可以勝任一個飛船駕駛員，一個飛船偵察員，並且教授學生飛行軟式飛船。在一九二七年，陸軍部把他調到「凱雷飛行場」，在那兒，他被派擔任著名空戰影片「鐵鳥」，攝製中的技術顧問。

一九二八年，他又重新從事於「重航空器」的飛行，並且指揮着凱雷飛行場第四十二學校中隊。一九二九年秋季，他又被調到巴拿馬運河地帶服務。一九三一年，又調到得克薩斯省(Texas)，「布魯克飛行場」航空隊的初級飛行學校，擔任秘書之職。一九三一年十月，他又回到了「凱雷飛行場」，重新指揮他那第四十二學生中隊。

並且，任何一個「凱雷」的學生，都可以告訴你，那個「野狼」，現在叫做「小船主」了。他是學生們心目中的「人中的俊傑」！

第十一章 神祕汽球刺客的盧克

他們稱他作「美國遠征軍」(A. E. F.) 航空隊的壞小子。他們對他的概念是這樣：要按兵士說，他簡直是一個庸才；按長官駕駛員說呢，那更是一塊廢料。他們不喜歡他的原因，是他個性太固執；過於自信的心，幾乎近於驕傲。人們都以為他是一個德軍間諜，因為他家世的血統，是出自德國。人們都攻擊他；誣鱗他有背叛的嫌疑，於是長官便下令，暗地監視他的行動。他敢在長官面前，用拇指按着鼻子大笑。他所幹的勾當，是在為戰爭摧殘的碧空中，最危險的一種——拚命的勾當；去拿敵軍中最難的鵠靶——「臘腸汽球」(Sausage Balloon) 為對象的勾當。這位壞小子，把他全部可靠的膽量同技術，集中於敵軍觀測汽球的攻擊。

為他的伙伴們所不喜歡，然而卻成了美國最驚人最出名的空中英雄。在美國空軍駕駛員中，能得到政府頒賜的，最高「國會光榮勳章」(The Congressional Medal of Honor) 的，他是

第一人。到底，這位壞小子是誰呢？

他就是美國阿瑞桑那省 (Arizona) 福尼克司城 (Phoenix) 的盧克少尉 (Luke Jr.)。

盧克在前線只有十七天的短期服務。因為長官嚴峻的紀律，使他在地面等着，有九天的戰鬪飛行；但是這九天，在美國空軍的編年戰史中，是任何駕駛員所望塵及的，就是世界上，所有各國空軍中，也難找出這樣一段奇突光榮的戰史。當然更不成世界大戰英雄 (Hero) 中的「英雄」 (Ace)；他要錚錚拔羣，名正言順的，站在自殊出衆的階級——美國汽球懲罰隊的英雄！德軍公認的「汽球刺客」！

他的不畏縮的膽量，同他的疏忽的心情，一樣偉大；他好戰的心理，同他致死的勇猛堅強。他憤惱軍隊紀律的拘束，他拒絕循規蹈矩的去作戰。在空中的戰爭，是奔放的俯衝，一陣「維克斯」熊熊的槍火，一個尖銳的攢昇；接着，一個半滾，開足發動機——盡力去追逐，盡力去射敵，拚命奮戰，死而後已，這就是空中戰爭的意義。盧克可以

人，在戰爭起始的一刹那，同敵機墜落時那片刻的情景，他也可以詳詳細細的告訴你，他是如何，怎樣去打仗的。

有些人說他是一個叛黨青年，固執的西南惡棍，實在，他倒是略具近似這兩類人物的色彩。在他鮮紅的熱血裏，的確湧着奔放無紀律的情感，大概這就是他們引爲盧克是叛徒的證據吧！然而無疑的，他的確是一個熱血的美國人，極端的愛國青年，一個驚人準確的致死射手，一個大無畏擊猛的戰士；可惜美國空軍中，沒有再多幾個這樣所謂叛徒和惡棍的青年！

沒有人能夠趕上盧克光耀奪人的紀錄，在九天戰爭中，打下了十四架敵軍汽球，同四架敵軍飛機。一個均勻一致，罕有其匹的記錄，平均每天有兩次勝利。

盧克還只是一個孩子，當他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二日，射下他第一個敵軍汽球的時候，不過才二十一歲。在他投軍時，謊報二十二歲才得加入。

在他第一個「汽球懲罰」工作後的十五天，他自己也被打死了。他成了美國空軍勝利數目功績表上的前列一等英雄。但是他在那十幾天短期服務期間，只飛了八天（在八天以前，他已經

飛過一次，打下了一架敵機，然而這八天，卻把他的紀錄加到十八次，他竟榮登了空中英雄的寶座。

在八月的後兩個星期，同九月的前十一天，因為擅自破壞成隊陣容，離隊他飛，以致被長官拘禁在地上，不許飛行；於是盧克公然的發起對付其長官的「一人暴動」。他聽說「汽球懲罰」是飛行員們最艱難，並且最危險的一種任務。他是屬於第二十七驅逐中隊，然而他對這所謂難的新奇目標，大有躍躍欲試之概。

在他射下第一個敵球以後，他決定集中他的全部活動於這種大口袋之上，因為牠的觀測員，常常能威脅美國軍隊，所以他決定與德軍汽球作殊死戰。有些人說盧克是故意犯法，他也就公然的誇示，就沒有任何陸軍法律，能夠把他拘留在地上。他從容不迫的破壞鐵的紀律，離開成隊的友機，去獵狩他自己的對象。他成了一個不解的「神祕之謎」，美國航空隊的壞小子。

在其第一個汽球勝利之後的兩天，盧克又射下了兩隻汽球。這樣一來，卻驚動了第二十七中隊；以後，漸漸的，也使整個的聯軍驚佩不置。他造成了任何駕駛員所趕不上的驚人紀錄：在早晨射

下兩隻敵球，在午後又擊落一隻。

他發見了灰色的晨光，能夠幫助他向著敵球作緊逼的表演。以後，他又變換作戰方針，在日落時的薄暮，飛到德軍陣線上空，攫取敵球，那時正是敵軍觀測員，一天中最後的觀測。

九月十八日是盧克的光榮事業中最燦爛的一天。在驚人的短時間內，他竟獲得了五次勝利——十分鐘！同時，那也是他的生命史中最悲慟的一天。他在第二十七中隊，僅有的朋友，維勒中尉（Lt. Joseph Wehner），向着死路去了——被敵人射中，冒着火焰的向下旋落。

在有歷史性的聖米西（St. Mihiel）上空翱翔，維勒伴着盧克去狩獵汽球。兩人商量好了，盧克前去攻擊，維勒在上面保護着。在拉保衛上空，兩隻汽球怠惰的在牠們纜索上搖晃着，盧克對維勒搖着手，隨即向着薄暮的天空，疾迅的飛騰而上。

達到了相當的高度，盧克陡然將機頭一低，疾迅的俯衝而下，維勒在其後面盤旋着。忽然盧克如狂風暴雨般的向下疾衝，先向最高的一隻汽球衝去，越飛越近，恰好德軍的防空礮火，也暫告靜默，他已緊逼在這隻口袋的附近了；但是一陣持久的機槍礮火，忽又從地面直向他掃射。

當地面兵士將汽球盡力向下拉的時候，盧克將機身稍傾，機頭向下，這隻敵球的觀測員，瞧見了這架「駛罷得」急旋的直向他所乘的汽球衝來，他趕忙爬出坐囊，用安全傘平安的落下。此時，這隻汽球是在盧克的槍環內死定了；他的手指，極端熱切的按着槍機，一縷熊熊的彈泉直向汽球噴去。這隻汽球開始發煙，接着，因為汽囊內的輕氣，遇着空氣內的養氣，冒起奮怒的鮮紅的火焰。

一個攢昇，一個側滾，盧克向上直昇，對着第二隻的汽球衝去。他的「維克斯」噴着帶子般的紅焰；他從這隻汽球的下面，給牠一陣致命的射擊。正當這個時候，盧克向上一看，看見了維勒同一羣「福格」正在他後面，癡狂似的互相追逐着俯衝而下。忽然，一架「福格」兇猛的向盧克這邊衝來。

這個阿瑞桑那的孩子，從容不迫的俯衝而下，向着這架德機接戰。他較正他的飛機，用他兩架機槍，向這「福格」的坐囊內，發射一陣閃電似的彈火；這架德機，傾側的上下翻轉，直向死路衝去！如同閃電一樣疾迅的盧克，又在第二架「福格」之上了。他把他的鉛彈，沒頭沒腦的向那德人狂射。

當盧克傾斜機身，向上攢昇的時候，他曾見維勒同一羣敵機奮戰；但是一會兒，在他連續大捷的時候，維勒不幸被一羣在上面追隨的「福格」射落了。盧克心裏想，維勒或者已經平安歸隊了，於是他便變更航向，向美軍陣線飛回。在歸途，又遇見了一架德軍偵察機，他趕忙迎頭飛去，一陣直線似的準確槍火，把這架敵機，送到地面去了。

這場昏天黑地的大戰，僅僅是十分鐘的工夫，兩隻汽球，兩架戰鬥機，一架偵察機，在一場簡短蠻悍的期間，造成了莫與倫比的大勝利，這簡直是可與封克、李希奮、梅克登、同梅諾克諸大著名「空中英雄」們相埒。

但是，這些勝利，盧克卻付了一個碎心的代價啊！他丟失了他親如手足的伴侶，僅有的摯友——維勒中尉。以後，浪漫的空中戰爭靜止了，變成了有規定的每日巡邏。盧克私人悲痛欲絕，他發誓要替維勒復仇，毫不放鬆每一個能夠得到的機會。

盧克忘記了他嚴峻的長官，忘記了曾經同他仇視的同僚，忘記了在他野蠻報復慾充盈時的一切事物，他每天出發，去從事一人的戰爭，對付德軍汽球隊的戰爭；並且每次當他從戰鬥中歸來

的時候，總是從一架佈滿彈孔的飛機中出來。

每天，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去，盧克總是在一架搜索敵軍汽球的飛機上面，他把那些德機，留給同隊，比他穩定的，沒有他那樣勇敢的駕駛員們。戰後，第二百〇七中隊的記錄是：三百十四次巡邏，二百三十次空戰，五十四次勝利。盧克是這些空戰中的要角，全隊總勝利的三分之一是屬於他的。在這記錄上，也有二十一次的傷亡記載——八次陣亡，四次負傷，七架被俘；還有兩架失蹤的。但是盧克曾經發誓，他永遠不會被俘！

盧克的長官，給了他兩個星期的休假，於是他便來到巴黎，消磨這兩個星期。但是他不能夠使他自己享樂，維勒不在了！「戰鬪」是在他血管裏洶湧起伏。在戰線上，仍有無數的敵軍汽球，每一個，都在挑動他的膽量同技術；不等到假滿——六天後，就返回他的防區，並且急等着，要求派出作戰的命令。兩天後，急躁的他，又背抗命令離場起飛了。當然，回來降陸後，按軍法他是要被逮捕的，然而盧克卻在德軍陣線後降陸了，他的大名，也就入了陣亡將士之列——當然不是被俘，他更永遠不會降服！

盧克的長官，曾經嚴禁他，不許離陸，這位阿瑞桑那的孩子，被這道似乎不公平的命令激怒了，偷偷的離陸，飛在梭雷（Souily）地方的美國汽球總部上空，扔下一個過於自信式紙條：「請在米又斯（Meuse）地方，等着瞧三隻敵軍汽球的爆破吧！盧克。」

靠近當鎮（Dun），米又斯的對岸，盧克的「駛罷得」向着他在曙光中可見的那三個口袋中的第一個衝去。他的機槍，狂唱着恨曲。這個大口袋，開始着火了；盧克即向第二隻汽球衝去。

但是那些地面的德兵，已經有了準備，他們開始將汽球拉下；盧克在第一次俯衝後，錯過了他的目的物。

他覺得在他近旁，有一陣震顫，那陣發燒似的疼痛，又是他一種新的經驗；他傾側而轉，穿過追蹤的煙塵。

一架「福格」在他後面！他開始射擊，他還有兩隻汽球去懲罰呢，因為他曾誇示於人，要得三隻敵球。

盧克的「駛罷得」側轉過來，攢向下去，這位德國駕駛員，或者會以為，這是他又一次的勝利

吧！當距地面約九十呎，他瞧見這「駛罷得」的機頭，忽向上擡，一縷鉛彈，直向那正在下降的汽球射去。轟炸了空中懸着一團火球，漸漸向地面降下。

第二隻，算是得了相當的懲罰，冒着烈焰的墜落。

地面的兵士，也在聚精會神的，運用他們的「斯班達」機槍，這架飛機，在他們那陣鉛雹威脅之下戰慄着！在他前面的儀器板上，滿濺着斑斑駁駁，鮮紅的熱血，當盧克正自九里外，向米里（Milly）行進的時候。

還有一隻汽球必須射下——他必須實踐他所說的。在他這短促冒險嘗試的時候，他自己也不敢相信，能否達到目的？他將要死嗎？設若他將要死，那麼，他必須踐踏着好友維勒的血迹去死——拚命作殊死戰！

他的機翼，被敵彈洞穿得傷痕纍纍，簡直不能再飛了。他忽起忽落的，在樹巔同房頂上翱翔。在方向舵足踏上用一踏——駕駛桿用力的向後一拉，這架「駛罷得」的機頭向上，對着那第三隻汽球攆去，他的「維克斯」機槍，在機兜上顫動着，吐出一條長霞似的子彈，這隻臘腸，也就應聲

而落。

勝利第三隻汽球也冒煙了，他畢竟實踐了他所說的，他如願以償了！現在，有一個問題，暗淡的在他腦中起伏着——「逃生」，是他完成使命後，最重要的問題了。

盧克的坐機，已受傷得破殘不堪了，他不能再得較高的飛行速度，慢慢的向地面沉去；盧克不得已，被迫的降落在墨瓦克斯（Murvaux）一個教堂的院裏；感覺十分痛苦的，從他的「駛罷得」中爬出來，從槍袋中，拔出他的自動手槍，向着一羣跑來俘虜他的德軍射擊。

他射擊的，直到子彈告罄；德軍毛瑟槍的子彈，也找着了，他遍身鮮血的軀幹，盧克少尉一道英靈，直向陣亡勇士的道路上，冥然而逝！他是死了，但是他的聲名，同光榮的事蹟，是千古不朽的。

佛朗克·盧克少尉，死後深得國人悼惜，政府也追賜他那光榮的「國會勳章」；同時，他還得着四周圍以橡葉的銅十字章。

盧克最惹起物議的一次勝利，就是在他第一次空戰時獲得的。沒有人瞧見這場戰爭，沒有人相信盧克，當他回來時，連喊帶跳的，跑到哈內少校（Major Harney）辦公室的時候，他極端興奮。

的嚷道：「我打下了一架德機啊！」但是他的同伴們，都譏辱他，說他是一個撒謊者，這個，在盧克是毫不介意。以後，他在他第一次勝利的報告書內說過：

「作戰報告——一九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職於出發前，以飛機未預備妥善，是以在全隊飛機出發一小時後，始得騰空。職希冀在戰線上，可以追及大隊，然終未得趕上；不久見有敵機一隊，正向我方飛來，職即跟蹤尾隨，攀援飛出雲表，而入於陽光之中。敵隊忽然散開，變成一字陣形，留一架在隊後隨飛。此時，職機高在敵隊之上，職即將發動機關閉，俯衝而下，向隊後隨飛之一架敵機衝去。且時時留心保持背光之優勢。在相距約一百碼之遙，職即發槍射擊，繼續保持兩槍之火，力，以至與敵機相距數尺之近。以後，職即攢昇而上。

當職第二次遭遇該敵時，該敵即翻身倒飛，此時若稍遲疑，則該敵逃走，至為易易，乃緊隨不懈，保持兩槍之火。力。該倒飛之敵，並不翻圈恢復平飛，而側滑如一片秋葉，飄然落下，以離開與職機對峙之地位；以後，即翻身向下而逝。

此時，忽另有一敵機，轉向職機射擊，職即俯衝而下，以避其槍火，職與該敵，互相追逐約五分鐘，

此後，職卽掉頭回飛，因後面有大隊敵機追來也。此時，該第一架與職苦戰之敵機，仍在一千五百米下倒飛，職相信該敵必終至墜落。

在歸途中，職又遭遇四架『E. A.』式敵機，在我軍陣線之上翱翔。職卽向陽光中衝去，該四敵機看見後，亦卽尾隨而上。然職以燃料關係，未敢戀戰，遂一直向歸途回飛。

該四敵中，有三架掉頭回飛，其中一架，仍緊隨職機。職希圖離開該敵之射擊範圍，乃將機頭偏擡，上下起伏不定；該敵仍緊緊尾隨，以至於寇因塞（Coincy）上空，在此處，該敵見有我軍第九十五中隊之友機一架，乃捨棄職機，直向該機撲去。該我軍友機之駕駛員，如立刻能察破該『E. A.』式係敵機，則該機必不能幸免。

與職第一次交手之敵機，落在蘇以村（Soisson）東北之喬埃（Jouy）與瓦伊雷（Vailly）間之空場上；不明該地究係何名。此次，實爲職之初度遭遇戰，職并未低飛視察該敵及墜落之準確地帶，但其在德軍陣線之內，固無疑義，因職機回翔時，敵軍之防空礮火，曾尾隨職機約十分鐘之久。敵機於寇因塞場稍加修理，略增燃料。在此得悉本隊今晨出發之飛機，因命令被保護之『撒

蒙遜』(Salmon)機耽擱，於職機到此不久以前，始騰空出發，職乃離陸，前往追趕。在約五千米之高度，自蘇以村，經過菲士麥司(Fishes)前飛，但仍未追及本隊友機。

其後，發見本隊之『撒蒙遜』機，但無『E. A.』式敵機飛回。

職佛朗克盧克」

第十二章 捨生衛國的五虎將

一 空中肉搏與特技飛行

「肉搏血戰！」野獸般的怒吼，鷹準似的上下翻飛；這樣的延續不斷，只等到死的來臨——那就是「空中的肉搏血戰。」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飛機，在遍地烽煙的數里上空，各個向著他們的對手，放着鎖鏈似的機槍；多少飛機怵目驚心的鬪着：倒衝、攢昇……各種絕技，以期搏倒他們的敵人。從這些人與人、飛機與飛機的爭鬪，那種森林中野獸的兇殘特性，都從生來瘋狂的嗜好；後學的疾迅特技飛行中表露無遺。那是至死方休的戰爭；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現實表露」——「肉搏血戰！」

千萬個烏人，在無數的「人造地獄」中，執行他們被派定的工作——殺，或是被殺。在這千萬人中，千萬飛機中，有六百七十五個——包括協約、同盟各方面——獲得了「空中英雄」的光榮

頭銜——富於誘惑性的頭銜。

在這些空中英雄中，沒有兩個人的戰術是完全相同的；就是說：六百七十五個人，有六百七十五個戰術——殺術！在他們是滿足了慾望；獲得了「空中英雄」的光榮，而他們的對手，卻成了「空中英雄」們取得光榮的工具；「成功」的犧牲者。戰時的航空，不像平時航空那樣充滿快樂成分，終日在死圈裏奮鬥——從空中苦鬪時的軋軋機聲，到失敗飛機被擊落地的砰礮爆裂聲；無數的熱血青年為他們的祖國犧牲了，而連六百七十五個「英雄」也是從這兩種聲音中，攫得光榮的代價——「空中英雄」。

雖然，成功者同失敗者的結果不同，而他們飛到空中的動機勁力，都是一樣。「死神」是空中常臨的「公正人」。在碧空中，常見到成功或失敗的翼，如同失御一樣的向下旋墜；在「成功者」是「光榮的來到」，在「失敗者」，卻是可怕「死神」的降臨。下幕便是這幕悲劇的結束；空中飄蕩的失御的翼，落到地上，便成了裹着麻布同支柱的沸騰大鍋——這就是失敗者的歸宿！

每一位戰鬪駕駛員，在天空戰役中，都是一位精於一種特異戰術的專家；有的是單座戰鬪

員——孤鷹；有的是適合於成隊的戰術；有的是永遠佔着居高臨下的優勢，用倒衝(Dive)將「死」交付給他的敵人，像李肯拔克 (Rickenbacker)、封克 (Fonck)、弼孝 (Bishop)、李希奮 (Richtofen) 輩，都是這些戰法的名手；有些「空中英雄」是常用低空或中空的危險戰法。

一個戰鬪駕駛員，很少能擔任偵察或轟炸的任務，而偵察員同爆擊員，卻能很有把握的應付他們的敵機——但是很少能成爲「空中英雄」，因爲他們的任務同職責，不是同敵機作戰。有些戰鬪的空中英雄，竟成達到「英雄中英雄」(Ace of Aces) 的高位——神勇的戰鬪員(Super Fighters)；他們射殺敵人空軍戰鬪員的數目，聞之大有使人舌擡不下之勢。

有些空中英雄的成功，也是當時的時勢所造成，可以說是「僥倖」、「時機」或是「命運」。我這樣說法，並不是有意剝奪我們勇敢「空中戰士」的光榮，卻是實在的現象。但是命運也有不同的原素；好運或是壞運。「萬布朗隊長」並不像「李希奮」那樣偉大的空中戰士，但他卻能在高空，藉着「看不見上帝的力量」去終止在下疾飛之德國大殺器的命運。

自然是毫無疑義的，特技飛行(Acrobaties)已成爲空中作戰，不可少之致勝要素；有些人的

要求，只止於前攻、後退的普通戰術，已覺十分滿足。但是如何攻擊敵人戰鬪機，使自己的攻擊敏捷，以期達到最後成功之目的，非精於特技戰鬪飛行不爲效；而要爲自己生命安全起見，使自己能從敵人火線包圍之下打出一條生命出路，更需會特技飛行。自英國皇家空軍的「鮑爾隊長」(Captain Ball) 在空中的跳躍，便開始了特技飛行的命運；在空軍戰場上，也漸漸有劇烈的空中肉搏血戰開始。並且，各人的技術特別花樣，這是實在的，所以每一個駕駛員，都有他個人奇特的駕駛法同戰鬪法。

特技飛行之在「開雷飛行場」(Kelly Field)；「伊索登飛行場」(Issoudun Field)；「西登」(Hedon)；「拋奧」(Bau)；或其他戰時的空軍訓練飛行場，就是同 A B C……字母之在幼稚園。飛行也同讀書一樣；我們要認識整個的字，不是單獨的字母，但是要認字，必須先學字母。在空中肉搏血戰極烈的時候，一個戰鬪駕駛員，決沒有充分的時間去思索每一件單獨的技術或方法，去操縱他的飛機。當他被敵人逼近，或逼近敵人的時候，他自能會運用他的駕駛桿或方向舵去避免敵人的攻擊，或是去攻擊敵人。就如同看見一篇 'Aeronautics'，航空學的標題，他自然

不用從第一個字母A E R O N……的讀一遍，就能直接由腦子操縱他的嘴，讀出“Avionautics”，來由“Aeronautics”，又會聯想到許多別的問題；空中作戰也是這樣。

在空中戰鬪的唯一要訣就是：「將決死的思想，要竭力啓示給敵人；至於驕傲的自信、複雜的顧慮、或僥倖於苟免輕忽的思想，總要竭力的掃除淨盡。」成爲「空中英雄」的要素，就在這兩點上；再加上熟練的技術，一個普通的「空中戰士」，很容易獲到英雄頭銜。「空中英雄」們，決不冒昧侵犯這兩點；假若他們中間有這樣的，那麼，他們一定失敗、被殺。好多「空中戰士」都是因此致死，這是空中戰士的致命傷。而空中英雄們呢？他們決不這樣！永不！

平均起來，一個在最前線的驅逐機戰鬪駕駛員的生命，約在六十八天；在一場劇烈的「肉搏戰」(Dog Fight)中，只有七分鐘的生命！爲什麼呢？他們簡直可以說是同「死」擲骰子，每次每個人都不敢相信他們自己能得到最低的一點，但是有人常常擲到「全紅」或是「大順」；這些人就是「空中英雄」。

二 史登賽中尉的論調

有些未曾目擊過空中戰鬥的人們，要求我形容歐戰時空中肉搏的實況的確，我對這問題也十分感覺興趣；從許多我親眼目睹的「空中肉搏」包括英、法、美、比各協約國，以及戰後各方面或德國空中戰士的手中；收集到無數著名「空中英雄」的飛行技術，或作戰技術的空戰史料。在這些記載裏，顯露着許多人的個性；他們都是用飛機與機槍同敵人作戰，但是決沒有兩個人的戰術完全相同。他們每一個人，都將勝利交給他們個人的特技戰術。至於每個空中戰士形容空戰肉搏血戰感覺的論調，大抵都是如出一轍。我有一個好友「史登賽中尉」(Lt. Stansell)——是一位現在華盛頓空軍中服務的「空中英雄」，他說：

「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一個戰鬥駕駛員在十分白熱的肉搏血戰以後，仍能十分準確的敘述他作戰時的詳細經過。許多事情，像是在同一短時間發生，立刻就過去了似的。你倒衝而進，使你的機頭冒一次或幾次火。有敵人飛機在你後面尾襲時，你可以用倒衝或攢昇從死路裏逃出。以後，又是你再對敵人用武之時了。」附近旁觀者的觀察同描寫，是比每一個身臨其事的伙伴的形容要真切，活躍。當我從彈雨中逃出時，唯一感覺就是我坐在一架行將火葬的飛機裏面；常常，一陣發動

機的喘息聲提醒我，那就是我曾經用以攻擊德人的工具。甚至於一架德機落下時，我總不敢絕對自信，那是我射落的。

三 弼孝的戰術同他的經驗談

有一位著名的特技戰術飛行家，他是英國皇家空軍 (Royal Air Force) 的一個青年上校，英國第一流的現存空中英雄，他是一個中隊 (Squadron) 的領袖；一個偉大的駕駛員；一個驚人的戰鬪員——廉威·弼孝 (William A. Bishop)。他很早就穿破了德國空軍唯一逃生的祕訣：「用攢昇直上，再翻背飛翔；最後用倒衝螺旋下降。」用這種偽裝受傷的降下，敵人卻以為真正失速下墜，而輕事放還。德人用這種騙詐的策略，聰明的戰術，欺騙了不少協約空軍的生手，而得從攻擊線裏逃出。但是從弼孝身上，這種眩惑的狡計，只得這一次成功。有一次，他向着一架地面迴旋的敵機開槍追逐，忽見距他五十碼的這架敵機向上攢昇，翻了一個身，一直向地面螺旋降下，這個德人，很輕易的逃出弼孝的射擊。這是弼孝的第一次被騙，也是第末次。但是以後，卻出乎德機的意外；當許多德國駕駛但用這法逃遁後，不久，仍見這位加拿大飛航員，竟如蝶戀花一般的在後面緊追

着不捨。

弼孝的習慣戰法是在高空。他利用高度同速度的利益向下倒衝；流星隕石般的子彈，向着敵人射去。他倒衝攻擊的技術的確高超；很精確的計算下降的角度，推測敵機的速度同方向。各種事前應具的準備就緒後，即急旋着向敵機突進。但他不等距敵機十分近，決不輕易開槍射擊；和其他戰鬥員一樣，在三百碼以內發火。他注意着敵人神經的緊張同切望，表現在臉色上。同敵機接近時，他能用極疾迅的速度，很敏捷的動作，改正他的飛機方向，然後，很準確的射擊。這位技巧駕駛員射擊的準確，實在驚人；他抱着必勝的決心去射擊，再接再厲！他能獨自攻擊一羣黃蜂似的德國飛機，在劇烈的肉搏血戰，他能用出所有的特技來，以期制服他的敵人；而他卻能很狡捷的免脫這羣黃蜂的螫刺，很得意的勝利歸來。但是一個主要的原動力所以使弼氏致勝，卻不在他的戰術，也不是射擊技術，卻在這位加拿大青年具有兼人之「勇」！技術要有勇氣才能表現出來。

他作戰時，確有一種兇悍的氣概——如同中了凶惡的癲狂一樣。一個畫有十字的機身，在他眼前一晃，就如同在一匹鬪牛的前面，搖晃着一塊紅毯子一樣。他切齒的義憤，驅使他向前；奮力向

前，用凶殘的壓迫，向着敵人放「維克斯」(Vickers)。他的技術是如此高超，且具有殺敵致果的目的，所以竟沒有敵人能飛在可以給他「西班牙搗」(Spandan)的地位。弼孝是一個完全的成功者，他未曾受過一次傷，但他卻搖動了德人的靶鈴七十二次。他曾經說過：

「你像旋風般的轉圈，有一架德機閃電似的過去了；接着又是一陣銀色閃光，呼嘯的晃眼而過，那就是我們隊中的指揮，在這些發生複雜事件的剎那，常常看見一架紅鷹，在我的機前，掠頭而過，並且盤旋圍繞着我，或作一兩次疾迅的射擊。

「那沒有猶豫躊躇的必要，趕火發火。當一個適當的顏色在你機前時，經過一次短時間的射擊以後，你會集中你的腦筋與肌肉，去準備第二次緊接的動作，去避免衝撞。以後你的槍卡子了，你必需上去，趕快收復你機槍的障礙。」

四 汪喬治的戰術同他的談話

有一位美國現存的「第二流空中英雄」，雖然他比「弼孝」的成績稍遜，但是他的技術同果敢，也堪與弼氏相伯仲；如果他有弼氏那樣長時期的服務，我想他的成績，一定會同弼氏相媲美。

在他十三次勝利後，已把他擁上「空中英雄」的寶座。我所論及的這一位英雄就是「汪喬治」(George A. Vough Jr.)，他是現在紐約國防部的中校參謀。

汪氏驚人的天才，造就了三樣精練不同的戰術飛行——成隊飛行 (Formation tactics)，單獨戰術 (Lone-eagle fighting)，與轟炸戰術 (Bombing Tactics)，從這一點，我們不能不稱許他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飛行家！他在空中唯一的信條是：「永遠不要讓你自己被驚駭帶走，先看敵人；於是就趕緊動作。」

這位纖瘦微笑的美國青年，他選擇作戰的高度卻是低空，我曾經見他離陸時的攢昇 (Zoom) 如同一架直昇飛機的敏捷、迅速，一直攢到——千五百呎。他離陸後，我們可以見他在空中窘迫那些德國的「阿拉伯托斯」同「福格」，一直使他們接近樹頂，然後給他們一個致命的，最後的射擊——轟！

在施行轟炸任務時，他普通的高度，只有九百尺。我們很少能看見他在七千尺以上高空作戰，所以上面的敵人能倒衝兩英里的距離向他射擊。但是，這位英雄能作出各種的技術，去保護他自

己。他未曾受過一次傷，在敵人能認出襲擊他以前，他就能察覺；閃避敵人的突擊。接着時勢去運用他的飛機，一次一次的勝利，啣尾而來！從我們一次私人的談話中，他用經驗的言語，爲我畫了一幅現實的空中肉搏的圖畫：

「空中的肉搏血戰是短時期的，尋常，只有一二分鐘期限；達到五分鐘、十分鐘以上，已是少見的了，雖然，有些是比較更長的。但是那個短的時間，卻是一般空中戰士的生死關頭。

「你將你的飛機繞着圓圈，瘋狂似的旋轉。發動機怒吼着，支柱同支線在作出每一個新特技的剎那，發生尖銳的嘶聲。螺旋槳向後的氣流，如同惡魔般的要把你攝出坐籃。

「領導着一中隊，我發出進攻的信號；用每小時二百英里的速度下降；向着敵人成隊的飛機羣撲去。以後，便各自爲戰了。雖然，經過長的時間，猛的壓迫，終不能拆散或破壞敵機的陣容；而實行各個擊破，用驚人的速度與迅捷，作出傾側、側滑、攢昇、側滾各種絕技。發動機在呼吸之間，腦筋迷亂，演技的剎那怒吼狂狴。

「那紅腹的德機，在你頂上擦翼穿空而過，你會知道他曾經在你後面上空倒衝射擊。駕駛桿

向後拉，機頭上擡。你的活動來了；機槍不住的工作，你的「維克斯」，急遽的震動；當牠從螺旋槳中吐出鉛的追蹤的子彈時，一架飛機轟轟的發出巨響，向下旋墜；這時，只有槍的悲嘆聲與支線的尖銳聲，沒有時間去看清那是誰，並且很難說，是誰結果了他；因為，同時間的火光太多了。

「你傾側轉開。別一架飛機衝到你的前面，這時你不發火，那是你的伙伴，正在倒衝尾隨的追逐一架『福格』。你側滑的進來，你的飛機是被奇特的震動包圍了；一條支柱，已被子彈嚼得一片麻布也從翼面撕開；德國的『西班牙搗』正向你射擊，你機頭向下，去避免一陣敵人的鉛雹。

「在上面你開足機力，重新加入可怕的亂戰。這時有一架標有黑色十字的飛機，橫過你槍的視線裏；不斷的急響高聲，在短時間內又起來了。『肉搏血戰』也與那聲音同時的猖狂，劇烈起來，只等到有一邊戰敗的退却。

「再沒有他種戰爭像空戰時，需要戰鬥員體格強健的了；鍊鋼般的神經，鐵鑄似的意志，同清晰的頭腦與眼力；一個完全的銳敏的眼睛、肌肉、同腦力；並且需要百折不撓，再接再厲的魄力。如果你適合上面的條件，那你就是一個好的駕駛員，同百發百中的槍手；再加上時勢同環境的成全，就

可以把你擠入『空中英雄』的寶座。從我的經驗得來；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敵人能威嚇你以前，去尋找『先下手爲強』的優勢。」

五 愛爾蘭的空中戰士——梅諾克少校

「梅諾克少校」(Major Edward Manrock)，他的勝利記錄，超過「弼孝」一個數目——就是七十三次。他是一個著名的「愛爾蘭戰士」(Fighting Irishman)——這個美名對他有不及，而無過言之憾。當他作戰時，真如一陣暴烈的雷電，壓迫着敵人的飛機。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他能在任何情形之下，運用任何種飛機。那時機槍尙未發明，他常用的戰具是「維克斯式」的「飛琴」(Flying Piano)號，同時，他在西南戰場第五中隊時「焰棺」(Flame Coffin)與「駱駝」(Camel)，也都曾經幫助他造成多數的光榮記錄。

六 精於旋飛的梅克登隊長

還有一位著名的英國空中英雄，敵人要想把他從空中戰場上扔下來；其難簡直難如登天，他就是梅克登隊長 (Captain James McCudden)。他的空中戰史，同弼孝一樣驚人，曾經在一天

內射下五架敵機。這位英雄，不過仍是一枝嫩芽——一個九十天的速成駕駛員。他有兩樣足能表現他神勇本性的特技：當飛翔時，他自己就成飛機的一部分，飛機的上下左右，無不運轉自如，他倒衝下降的迅速，大有使敵人措手不及之勢；當他飛起後，隨意所之，用他驚人的速度，易如反掌的技術去殺敵，直到有了所獲，才滿意的回來。

這位神勇的英雄，再加上優秀雙發動機的「維克斯」，真是「爲虎搏翼，擇人而食」了。他攻擊敵人時，用不着注視着「槍環」(Gun-ring) 瞄準，只要把機頭對準敵機飛去，那就是他的開始攻擊。他射擊的準度，實在是罕與倫比，當他被敵機追逐時，他用不着看，就會知道敵人的地位。

梅氏的成名技術，拿手好戲是「旋飛」(Spin)；「尾旋」；「平旋」，無不精通。但他卻不是死守着飛航學的規律，他在中間加上一些新奇的花樣。當十二架德人飛機在他尾部跟蹤掃射時，他趕忙將機頭向下，用旋飛下攢；變成險峻的倒衝，一個落葉飄下式(Falling leaf)，再接着一個旋飛；這時，他敵人重頭的「阿拉伯托斯」，在上面向下追趕；這些德國駕駛員目不轉瞬用全神的向地面注視着，對這位英國勇士讚歎不置。德國「阿拉伯托斯」的性能，遠不及這些西南第五中

隊的「駱駝」；有些德國駕駛員，想要趕上梅氏，不自量力的用倒衝下降，卻是一降不起；直向地面衝去，火葬了他們自己。梅氏逃出大隊敵人的追擊後，用拇指按着鼻子，顧盼自豪的向着他的敵人。五十八次的勝利證明他是一個「特出的空中英雄」(Super Ace)。

七 梅登中尉的苦戰

有一位飛行員，他的勝利全靠着敏捷的機謀的，就是「梅登中尉」(George Madon)法國第四位著名的「空中英雄」僅僅在「封克」、「蓋尼謨」(Gynermer)、「紐吉薩」(Nun-gesser)三人之下。「梅登」能飛翔各種飛機，從「鳥餅」(Bird Cake)的「佈來瑞括」(Bleriot)到三百馬力的「斯伯特」(Spad)的駕駛法，無不得心應手。他得過十一次「十字勳章」(Croix de Guerre)。

從一個普通軍曹的駕駛員，一躍而為鼎鼎大名的飛行家。他充分發展他的機謀同戰術，一出進的，圍繞攻擊他的敵人，他的飛機左右搖擺，蜿蜒轉動，如同一條蛇。保持他的機槍的火力，如同毒蛇吐出的舌頭；子彈不斷的刮削着敵機的外皮；咬嚼着敵機的骨架。他衝出衝進，如同一隻瘋狂

的餓鷹，執拗不放的尾隨着一隻燕子。德國飛行員要想向這法國駕駛員瞄準，那是不可能的；當他們看見「梅登」中尉，矯正他們的「埃維提克斯」(Aviatics) L. V. G. 8. 「阿拉伯托斯」或「福格」預備射擊時，「梅登」早已飛到另一處了——或者，在他們的尾部，緊緊的追隨着——他常常潛伏在或緊貼在敵機「盲點」(Blind Spot)的部分，一排子彈就夠了！

德國戰士們從與「梅氏」在空中遭遇後，依然很平安的回到本軍機場；再沒有更快樂的事，比較這種安全下降的了。假若「梅登」與他經過一次「肉搏血戰」仍沒有從他身上得去毫釐值得注意的成功，那麼，他更要顧盼自豪，自命為「百事克神」了。飛機安然降下後，這些德人提弔的心膽，也放下了。

有一次當「梅登」遭遇一架雙座「L. V. G. 8.」戰鬥機時，他便向下倒衝攻擊；起始開火。他看見這「西班牙搗」後座槍手，忽然伏在機槍轉臺上，頭垂在邊架上。這時，這位德國駕駛員，已在「梅登」掌握之中。

但是這位德國駕駛員，忽向着這架法國飛機衝來，他是被「復讎心」所驅使；或是不識時務

愚昧的心呢？

他的心同獅子一樣剛勇兇狠，駛動他的雙座大機，左右迴旋。然後螺旋降下；緊跟着「梅登」，大有怒髮冲冠，滅此朝夕之概。這位法國人很快的發現了，這近迫眉睫的災難，就要爆發，他將飛機很陡聳的傾側着；這個動作差不多同閃電一樣的疾迅。但是那個德人，依然不捨的緊纏着他；給他一個迎頭的攻擊，「梅登」也就趕忙應戰。

從四架機槍出來的子彈，噴泉般的來往飛動；支柱的碎裂片，在空中飄揚飛舞着。那架德機的支柱，也受了傷。霎時，這架德機爲避免破裂爆碎起見，即刻逃出火線之外。這次，「梅登」又死纏着不放，緊追着，再作一次攻擊。他們兩人漸漸接近了。「梅登」一面將頭藏在腋下，以發動機當作盾牌，遮避那「西班牙搗」雹子般向他到處瞄射的子彈。一面又將他的子彈，給那架復仇狂的德機回敬。這時，兩人都凝神專注，絲毫不變初衷。這兩架飛機二百五十馬力機器的怒吼聲，直澈霄漢。他們的肉搏纏鬥，似乎無止。終於，又遇到了一塊了。砰轟！一陣人造雷電的響聲；麻布可怕的撕裂聲；翼架、支柱、同條片的脆折聲；折斷支線弓弦似的絲絲尖銳聲……以後，鬧囂的太空，頓歸沈寂；只聽見

一架飛機的沈悶發動機聲。這就是一幕武劇的結局；另一齣悲劇的揭幕。

雙足力蹬着方向舵足踏，後背緊貼着坐位；「梅登」正向歸途飛翔。他是殺人或是被殺！似乎那位德國駕駛員的皮盔，在前面朦朧中出現；正在螺旋駕旋轉之中，變成一片一片的碎肉。「梅登」即變換飛行方向。那架「L. V. G. S.」正向地面墜下——裏面有一位無生命的駕駛員操縱着，後座乘着一個死尸的槍手……

他頓時從夢境中清醒過來，覺得自己的飛機已受了重傷。他對手的雙座大機，一片翼已破碎的七零八落，正在燃燒中向低空下墜。「紐波得」(Nieuport)的破裂撐木，送來一陣可怕的震顫，震醒了這位法國人。

「梅登」努力同傷機掙扎，停住了發動機，使他慢慢的飄落(Glide)，驚人的，值得頌揚的着陸，便結束了「梅登」空戰史中的一篇，翼的大補片，迎着微風，不住的飄動。機身斜掛在受傷的翼下，機槍也同醉酒老翁似的，左右搖擺——這是苦戰以後的表現。

從這一戰，「梅登」已證明他自己是一個偉大的駕駛員。他安然的降落到自己飛行場裏。他

的飛機「蹲落」(Pancack)後，他已從死圈裏逃出來。法蘭西政府給他的褒獎同勳章，是他鐵血奮鬥的代價。在他第四十一次勝利後受鐵十字章的儀式裏，噼啪雷動的掌聲，都來頌揚這位「空中英雄」，他是一個特出的駕駛員，神勇的戰士！

八 飛越阿爾卑士山宣傳的巴拉加少校

在奧、匈帝國同意大利邊境的空中，的確是一片極端艱險的空中戰場。在那裏的協約軍駕駛員常常感到，環繞在他們三面的危險扇形區域——「阿爾卑士山」(Alps)——是一個永久的威脅同阻障，險峻的；被雪蓋着的山峯，擋住了這些鷹準的去路。一件極簡單的災禍，一時的不幸，便使他們的工作，停滯一個很長的時候。

有一位著名的特出駕駛員，來往這峻峭的山峯，如同在平地上飛翔一樣。他就是「巴拉加少校」(Major Francesco Baracca)。他飛過「阿爾卑士山」的唯一目的同任務，就是在奧國境地上空散發幾噸有煽惑性的宣傳品，以煽動奧國境內複雜民族的叛亂。他相信那些紙——不是子彈——確能終止戰爭。

他奇怪的戰術，就是自高空向下滑翔。但是他所用以壓迫敵人的，不是槍，不是炸彈，卻是一篇煽動革命的宣傳小冊的。他遠遠的飛到奧國上空，拋卸他的貨物；這就是他對敵人的攻擊。他並不是畏死，他具有偉大的，富於宗教色彩的犧牲精神；他以爲死去幾個駕駛員去終止這戰爭，不算什麼了不得的犧牲。但是他們死的代價，卻是多數民衆被喚醒了，去打倒他們自己窮兵黷武的政府。就如同他們喚起奧匈人民——那的確是一樁重要的成就！

雖然他根本的目的同任務是「宣傳轟炸政策」，而他一方面又是意大利空軍中，極精確的礮兵觀測手。他能很精密機敏的嗅出，奧軍隱匿在「阿爾卑士高峯」的偽裝礮臺所在，報告給友軍的礮兵，一面矯正友軍礮兵礮火命中的偏差，直等到他們毀滅了奧人的礮臺。

因爲要飛到敵軍後方拋擲紙彈，所以不得已時，也得了不少鉛彈的意外勝利。奧匈的「阿拉伯托斯」都在切齒的等着這位不遠千里而來的孤鷹；他們埋伏在雲層裏，銳意的等候巴氏來到，給他一陣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巴拉加」曾作過一千次飛越「阿爾卑士山」的彈炸。

在向意大利的歸途中，他被迫的，在每一英里，幾乎有一次空戰。他能運用他孤單的爆擊機，

極迅速的，駕輕就熟的，寒碎敵人的心膽。用輕驅逐機，在空戰中，他曾擊下三十六架敵機。

九 意大利境內一顆英國明星——鮑克

「鮑克」(William Barker)是英國在意大利服務空軍中一顆燦爛的明星，同「巴拉加」一樣，也是在爆擊機上服務。他是用真的炸彈，同紙的說明書，一並攻擊敵人，煽亂敵人。

他的高飛技術，也是同「巴拉加」媲美，飛超峻峭「阿爾卑士山」在他並不算什麼。在意大利，經過一個長時間的服務，他便回到西部前線。當敵人在他後面尾隨時，他使用「倒衝」向地面落去，德人以爲他的飛機真是發生了障礙，急切的要結果這隻英國鷹，也勉強的緊跟着下來。「鮑克」的祕密——成功的祕密，就是他明白德國的「阿拉伯托斯」同英國的「駱駝」一樣熟悉。「駱駝」(Camel)是一種非常適合低空特技飛行的飛機。要在別種飛機，練習特技飛行，那麼，就要看駕駛員的運命如何了。有一次，「鮑克」在極低空，遭遇一架德機，他在德機前面掠樹而過——這是開始的示威。然後環繞着他的敵人飛翔；他的目的是將敵機射落，或迫使降下而爆碎。在一天內，他曾得過五次凱旋。

十 美國航空敢死隊的康柏爾中尉

「康柏爾中尉」(Douglas Combell)是美國空軍中的「敢死戰鬥員」(Scrappiest)之一。當他同「文斯勞」(Allen Winslow)爲第九十四中隊建立首功後，卻造成了美國空軍的「尾旋下降」飛行(Tail Spin)的狂熱，因此，多數飛機因之失御墜下。他成了美國第一個「教練空中英雄」(Trained Ace)可是這時他還未顯過驚人的身手，這位「加里福尼亞」(California)青年，尙未引起世人的注意。他是一個十足的「勇士」。他在空戰的誓言是：「能在空中幾小時，就打幾小時」。在他這誓言上，再加以驚人的技術；好的運氣，便把他造成一位著名的「空中英雄」。

「康柏爾」實地的教他自己飛行，他能很得心應手的運用他的「紐波特」(Newport)。但是他很少去「突擊」或「配戰」——法國人稱作「空中鬪拳」。『康柏爾』相信，假若你要去打一個人，你要遠遠跋涉的去找他；經過這樣的搜尋，然後才能用你的雙拳；用你的槍托；或者你所有的武器。他是這樣說。

當他攻擊時，他對敵人的注意，計劃如何攻擊，無微不至。有一次，他的作戰情形是這樣：他向第一個有利的目的，有利的角度衝去。戰鬥如同一個惡魔似的來到了。他從敵人前面的空中逃開，倚賴着他優秀的籠子，一而再，再而三，連續數次的翻圈（Loop）。他的飛翔同射擊，已經將敵人弄得手足無措，頭昏目眩。

他最後的一戰，是以表彰他的真勇；他攻擊技術的高超。終於，這位「加里福尼亞」青年，得到了世人的注意，同萬衆的崇拜，而成爲第九十四中隊第一流的「空中英雄」。

在五月三十日那天——一個戰場紀念日，美國勇敢參戰而永睡戰士的追悼日；那天是第九十四中隊的一個特別追悼會，也就是「康柏爾」末次空戰的一天。

一架「倫普勒」（Rumpler）雙座戰鬥機，在他們防地上空，搜集這些有價值的消息，悲壯的情況。「康柏爾」的「紐波特」，即忙傾側，扶搖直上，向着那德機觀測員掃射迎戰，然後，旋飛避開冰雹似的，致命的「斯班搗彈」——這德機後座機槍的子彈，紛紛向他附近致命處掃射。這位德機駕駛員的技術，的確非凡；他們飛機的位置，常常給這觀測員一個很好的射擊角度，向着這美

國飛機，集中火力。

「康柏爾」的飛機，如同一隻定向的蚊子，他的發動機，哼出「恨的歌曲」(Hymn of Hate)。他急遽突進，向上攢升、傾側、旋轉，從敵機的後面、上面、下面、各方面攻擊。但是這「斯班搗的雹子」仍不住的向着，急迅的法國鷹「紐波特」驟降。這兩架飛機，勢均力敵的飛機，纏鬥得槍聲振耳，硝煙迷目——「空中肉搏」最精采的剎那！

「康柏爾」急於要成功，於是疾轉從前面攻擊，向着敵機掃射。一縷白煙，告訴他這是正射到發動機上。這架德機的螺旋，向上攢昇，「康柏爾」也跟着攢在他的上面。這德機的後座槍手，矯正他轉臺上的「斯班搗」，向着「紐波特」的腹部射擊，他的兩支槍，閃發着有毒的火焰；突破空間，在前面吐着兇惡的子彈——違反法律的爆裂彈(Exploding Bullet)——直向「紐波特」的機身射去；穿破了一部發動機，穿過「康柏爾」的木製座囊；祇是錯過了「康柏爾」。

當他向上衝時，敵人的槍聲又爆發了，被敵彈擊中的支線，纏繞一團的飛在空中。支線的碎屑，支柱的碎片與紛紛的子彈，在「康柏爾」的後面，直向他亂飛，有些傷機的碎屑，直穿過他的飛行

皮服，藏在裏面。

他受傷了，他圍繞着急旋，踉蹌不隱的回頭向着「倫普勒」。希圖再作一次最後的掙扎。他的「維克斯」怒吼着，放出致命的閃光。當他轉過來時，直向敵機的駕駛員射擊，無片刻的間斷。「康柏爾」復仇反攻的射擊，把這架「雙座」翻過身來，滾出他的原位；墜到地上，碎了！殺了他的兩個乘坐着。

這是康氏第六次；也是第末次的勝利。運氣在他，是失敗了，然而他的勇氣同膽量並未失敗。然而，從五月三十日以後，空中戰場上，永不看見這位美國戰士。

十一 德國的三個空中死士——布爾克、阿笛特、李希奮。

在上文，我們已經知道許多協約軍空中英雄的成功同戰術。現在我要描寫三個著名的德國「空中英雄」的戰法——「布爾克隊長」(Captain Oswald Boelke)、「李希奮」(Rittmeister Baron Manfred von Richthofen)同「阿笛特中尉」(Lt. Ernst Udet)——三個空中死士！

「布爾克隊長」是「極特司太芬」(Jagdstaffel)特術飛行的始祖。「飛天競技團」(Flying circus)就是他的首創。後來他又發明「煙囱形」(Smokestack)「梯形」(Ladder)「層列形」(Layer)各種形勢的成隊飛行。他以為成隊飛行作戰，比單人作戰，效果要大得多；因為成隊作戰，火力重壓強大的緣故。這是他的恪守見解。

這位短小精悍的「撒克遜人」(Saxon)的飛行同作戰，以至一切，都要經過正確而精密的考慮。他具有特異感覺，能很神密而自然的，察覺出敵人的攻擊。他的個性，是再適合於飛行沒有了。許多敵機常常遭遇布氏強有力中隊的襲擊——紀錄上的勝利，一天一天的加多。多數飛機的成隊飛行，多數飛行的次數，發生了多數飛機強大的破壞力，造成了多數的光榮。他永遠在成功之神的壇前祈禱，助他的威壓成功。但是，「正確精密」四字，卻是他的箴言，他的成功密訣。這四字把他造成一個正確精密的攻擊者。他攻擊的方法，大概永遠是對的吧！終身沒有被敵射中，或擊傷過。而他的死，卻造成了空前的紀錄；就是一個中隊的隊員，是他同隊者致死的原因，原動力。

意外——在空中撞上了——終於定了「布爾克」的命運。

他是一個特異的，果敢的駕駛員。比「李希奮」還要勇敢；自然，毫無疑義的，他的戰術，也比「李希奮」的戰術按學理些，科學些，循規蹈矩些，而他的「正確精密」四字，也是「李希奮」所不可望其項背的。他駕駛飛機的方法，同教他的隊員，或其他飛航員的飛法一樣。他毅然堅定的攻擊，將「布爾克」三字同他的戰術，在前線上傳播得幾乎無人不知。但是他很少改變他的戰術。而也沒有人能夠攻破他的防禦去攻擊他。德意志帝國空軍中，最珍貴的駕駛員，恐怕就是「布爾克」了吧！

在單獨飛行作戰時，他選擇高空，埋伏在雲端裏；等着協約軍飛機的前來。不像「李希奮」，有專等着速度慢的雙座機的奇特嗜好。「布爾克」不論底下過來的敵機是那一類的，雙座也罷，單座也罷，都能滿足他的慾望。他唯一的致勝原因，就是技巧飛行——也是避免被殺的原因。

「西班牙」機槍的卡子，或損傷，在他卻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常在一個倒衝後去跟蹤一架敵機；忽然，在這千鈞一髮的片刻，機槍發生了障礙。當然，不能再求勝利了。除非他有特技飛行的技巧，不能將他自己從危境裏救出來。用無抵抗的方式去掙扎，終於，逃出了敵人的射擊。從這一點，我

們就可以窺見布氏飛行技術的一斑了。他從天空死角的脫免，從沒有失敗一回——非凡時特技，雖然他的戰具已被毀的狼籍不堪。

毫無疑義的，從許多方面，我們已可證明布氏是一個佼佼的空中戰術家，就是「李希奮」自己，也要自動的宣說布氏的技術的確非凡——非凡的戰術，但卻不是非凡好戰的嗜殺者。

「李希奮」的戰術特色，就是在飛航學定律上的飛法，加以巧妙的詭計——用釣魚的方式去殺敵。把德國的大英雄同法國的大英雄「封克隊長」等比起來，我們可以看出許多有趣的同點。但是李氏的攻法，同「封克」的攻法，大致相類，高藏在雲端裏等着，疾迅的向下衝擊。但是，只有一次，僅僅一次，如果這一次失敗了，這位德國殺魔的鐵鳥，很少再回頭作二次嘗試。但是，在何種情形之下去攻擊呢？用一個或兩個速度很低的「L. V. G. S.」或「倫普勒」式偵察機，在下面執行誘餌任務的飛行——犧牲者。當一架協約軍孤鷹，被一架偵察機上畫有十字的機身吸引着時，那就上釣了，李氏突如其來的攻擊，即將這敵人擲入新掘的坟墓裏。

在發動機開足的怒吼聲裏，「李希奮」用他奇觀的陡聳倒衝。但他卻永沒有單獨作過戰；永

遠在一個強有力成隊飛機的伴侶們上面，或旁邊翱翔。如果他被敵人攻擊時，就會有人來救他。

當他在「布爾克」強有力的飛行艦隊上飛翔時，更替這隊鷹準，增加了不少的威容。三十架、四十架，甚至於五十架，在一個大組織之下聯翼突進。那些比較組織大些的協約軍巡邏隊；七架或十二架的小組織，對這羣餓鷹，還想得到什麼機會嗎？休想！

「李希奮」有什麼機會每次得勝呢？他得勝的機會是一百比一，他知道自己萬無一失，所以他的勇敢是值得的。無疑的，他是一個大飛行家、大戰士，他有野獸般的殺性；殺殺……永遠的殺！他常常向他兄弟「羅塞爾李希奮」（Lothar Richthofen）嘲笑，笑他是一個「屠夫」。「羅塞爾」在德國空軍中，也是第一流的人物；他曾經殺死英國著名的英雄「鮑爾隊長」（Cap. Albert Ball）。他的紀錄，比他著名的哥哥要少一半。助「羅塞爾」成名的戰術，就是奇特的「之」字曲折形飛翔，這也是他得以逃生的密訣。他常用一個峻峭的「傾側」（Bank）飛翔，避開協約軍驅逐機的追擊。

德軍總部宣傳機關的力量真是奇怪，全世界的人都在報紙上領略過「李希奮」可怕的殺

戮能力。但是在前線上，有幾部份，卻完全沒有人知道這位大英雄。他有一位好友，英國空軍的駕駛員，他對我說：「李希奮？他是誰呀？我只知道我們所要捕殺的唯一德國駕駛員是『阿笛特』，他對於我軍空中的破壞力，真是有些使人難信。」

「李希奮」已獲有相當的聲聞同光榮了。細瘦的「阿笛特」，不過是一個年青的飛行家；可是他已被協約空軍公認為一個殺人凶犯，成爲衆矢之的了。他得過六十二次勝利，並且是德國戰後，得以生還的唯一大英雄；現在說起來，仍是德國有數的飛行家。在幾個月以前，他還在美國參加「國家航空比賽會」(National Air Meet)。大戰爆發後，卻真正的來到戰場一顯身手。他未曾受過一次傷，雖然曾經從許多很狹隘的危境逃出。這位英雄中的英雄，德國僅存的空中大戰士，曾擊下「汪馬克」中尉(Lt. W. B. Wannemaker)，空軍第二十七中隊的隊員。

他得到許多次勝利——一天一次，一天一天的勝利未曾間斷。當他發現敵人在後面倒衝尾隨時，他的閃避技術，不是倒衝，卻是一種非常的、勇敢的策略——攢昇，然後側滾，轉到敵人的後面，去作攻擊者。這種技術，常常給敵人大大的驚異，使他們驚惶失措的，飛到不利的地位。「阿笛特」

倚恃他卓越的能力，能飛各國飛機，尤其是用他的「福格三翼式」(Fokker Tripe)去攻擊敵人，簡直易如反掌。「斯班搗」常常給他一個很好的幫助。

第十三章 壯士殉國的「狗鬪」戰

怎樣叫做狗鬪戰？瘋癲的獸類，互相攫搏、咆哮、噬咬、跳躍，作殊死戰，這是狗鬪的行徑。空軍的狗鬪戰，其情形亦復如此。假使有二三架飛機，在受猛烈轟炸的戰地的領空，彼此用機關槍掃射；忽而猛烈下衝，忽而昂首攢昇，忽而旋轉傾側，互相廝殺一陣。像這樣的戰鬪情形，有如野獸在叢林中爭逐搏擊，奔突若狂，至死方已。所謂「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即是這種狗鬪戰的必然結果。

從未見過空軍戰鬪的，常要我譚講空中戰鬪或狗鬪戰情形；有的要我敘述歐戰時幾次最著名的空戰。不過描寫這種戰鬪的經過，很難着筆。我曾詢問過許多飛航員和歐戰的名將；他們的答案，大都與史登賽所說的相仿。史登賽中尉是我的朋友，他現在華盛頓空軍隊服務。他說：

「曾經參加過猛烈狗鬪戰的戰士，如其要他把當時的戰鬪情形，詳細無遺的講述出來，卻是極端困難。在一髮千鈞，瞬息萬變的當兒，或下衝，或旋飛，或互相放槍射擊；當時彼此的精神與奮達

於極點，甚至失卻了知覺力。旁觀者對於這種戰鬥的陳述，或較容易。我在戰鬥的時候，祇知道如何避險，如何禦敵；有時看見敵人的飛機被擊墜落，但我始終不能斷定是否被我射中的。」

我所說的話，有歐戰名將洪伍君作證。洪伍君參加歐戰一直到休戰爲止，總共戰勝十二次。他現在紐約國防軍充任中校。他有一次講述狗鬪戰，他說：

「狗鬪戰的時間大概很短。普通不過一、二分鐘；五分或十分鐘，可說是很少有的。但在這短促的時光，卻是許多勇敢戰士的生死關頭。那時戰士駕機旋飛，機聲怒吼；機上的支柱和鋼絲，震顫鳴響；坐位順勢後傾，一若無形之惡魔，將曳汝以去。

「有一次，我率領一飛行家，在高空飛行，忽與敵機相遇；我馬上發信號，我們大家用每小時二百英里的速率，去追擊敵人的飛行隊。那時空氣緊張萬分，絕沒有時給你選定準確目標；我們惟有用極快的速度，攢昇下衝，左傾右旋，以應付此勢如燃眉的戰鬥。

「我擡頭望見紅色腹部的飛機，我就知道有敵人來攻擊我們了；我即迅速轉變方向，把我的飛機向上攢昇，同時開放機槍積極抵抗，像這樣或者可以死裏逃生。在這種你死我活的掙扎中那

裏還有時間察看敵人是誰，誰致他的死命等細小問題。

「我一面攻擊敵人，一面掩護自己。此刻忽另有一機射箭似的飛到我的前面；這次我確不可盲目射擊了，因為這是我們本隊的飛機，正在追擊一只福格式敵機。我隨即加入戰鬥；我的飛機忽然受到一種很奇怪的震動：那知一根支柱已被敵彈打碎，翼上的布撕破了。敵人用斯保陶式機槍，向我猛烈掃射，那時我惟有設法躲避。

「我攢昇旋轉後，又加入混戰。我祇要看見有馬爾泰十字記號的飛機在我的面前掠過，我即對牠不停的掃射。這種狗鬪戰，直等到一方肯放手，方能停止。

「應付這種戰鬥，最要手脚敏捷，加入戰鬥的人，必須勇敢無畏，意志堅強，腦筋靈活，視力精銳。有了這幾個條件，然後遇到危險，始有應付的能力。同時，還要善於駕駛，射擊準確。照我的經驗，我覺得最好的戰鬥方法，是要乘人不備，開始襲擊，這樣才能取勝。」

我們還可引用比沙普的話來作證明。比沙普中校是歐戰時加拿大一員名將，他打落敵人飛機有七十二架之多，他說：

「戰鬥的時候，我駕駛飛機，如旋風似的飛來飛去。瞬息之間，敵人和我們自己的飛機，連續的在我面前掠過，使得我眼花繚亂。但我祇要望見有紅色的飛機，我毫不躊躇的向他掃射。

「你如能確定顏色不差，那沒你可毫無猶豫的開始掃射，但你應該隨時聚精會神施用技巧，設法逃避敵人的還擊；有時你的機槍會嵌子，你須立即攢昇到高空去，以便從事修理。」

我從歐戰戰場上目覩空戰和戰後許多德國空軍戰士那裏，收集了很多關於歐戰時空中戰鬥的紀錄。現在讓我來敘述一個當時最著名的狗鬪戰，來說明這種戰鬥的實在情形。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晨約十一句鐘，加拿大第二〇九飛行隊乙組隊長布朗大尉，把一架德國紅色福格三翼機打下來；駕駛者是德國空軍中的特出人材，名叫李希奮男爵。當被擊落時，英國空軍和陸軍將士，彼此爭功，相持不下。雙方各認爲射落這個嗜殺的戰將的功勞，屬於他們自己。當布朗在射擊這架三翼機的時候，澳大利亞第五十三機關槍隊，亦在向空射擊。他們爭辯的聲浪，在德國前線亦能聞之，可知當時紛亂的情形了。

我現在把名將李希奮如何戰死的情形，很忠實的描寫出來，布朗大尉的飛行隊共有開沒爾

式機十五架；李希奮男爵帶領福格式三翼機十架，還有阿爾勃屈勒斯和斯單勿爾第五號機數架。在上午十時左右，布朗的開沒爾駝背式單坐機，停靠在機棚前面，機槍撥動，塵沙飛揚，正待上升。

駐紮在別打格爾地方第二〇九飛行隊的隊長白脫爾少校，發出信號，駕機前進，隨後有四架跟蹤而上。乙組隊長布朗大尉，也發出信號，率領了五架飛機，上升而去。布朗大尉把他的一隊飛到白脫爾少校一隊的右邊，作V字形的成隊飛行。尚有丙組一隊，靠左邊飛翔。這個箭簇式的楔形隊如此平安向前飛着，他們向東方進行，預備到敵人的陣線上去偵察軍情。

正在這個時候，李希奮男爵，也率了隊伍，從東邊飛來，不過彼此尚未碰見，李希奮是德國空軍的名將，他曾擊落八十架聯軍飛機；遇到了他，總是凶多吉少。他駕駛了一架全紅色福格式三翼機，率領兩隊空軍，每隊計五架；他的機身後面和上空，還有斯單勿爾第五號機十餘架，跟隨而來。

十五架英國飛機去和二十五架迅速而且靈活的機作戰，是何等的危險！布朗大尉曾經嚴格訓練；他先向微雲薄佈的天空中偵察了一陣，再向下仔細瞭望；經驗告訴他隨時驚醒，以防敵人之襲擊。

到了前線，他們改作環繞飛行。待回向自己的陣地飛去時，布朗發現白脫爾少校的飛行忽然自行散開；他知道形勢將有變化，馬上自告奮勇。上前領導其餘隊伍飛行。白脫爾小校失散後，布朗大尉頗覺自己責任的重大。他的飛行隊裏有一個新進的駕駛員，名叫梅伊中尉，他是初次上陣。布朗大尉叮囑他，設遇狗鬪戰，祇可在遠處觀望着，切勿捲入漩渦。

此時，布朗大尉以尖銳的目光，向上空視察，但一無所見。他在一萬五千尺的高坐向下偵察，在二英里的距離之下，望見有二架蠕蠕而動的舊式 R. E. 第八號機，正在攝取陣地相片。他知道這是澳大利亞第三飛行隊四個駕駛員所駕駛的飛機。現在十架英國飛機已飛近海麥爾地方的領空，李希奮和他的同伴也來了，不過那時大家還是沒有碰面；但李希奮卻已注意到下面的二架 R. E. 攝影機。

瞬息間，有四架紅色福格式機，直衝下來，把這可憐的二架飛機，團團圍困起來；李希奮像流星似的跟下來廝殺。那澳大利亞駕駛員，也拚命的施放後坐的留伊斯機槍抵抗。當時福格式機成羣結隊而來；他們的深紅色的機身映照在陽光裏，好像預示流血的慘劇，立刻要降臨了。

布朗大尉在二英里的高空，望見李希奮衝下去攔搏那二架緩慢的飛機。他馬上發了信號，向左轉彎，猛烈的直衝下去。那時其他七架，也跟蹤而下。梅伊中尉依照他隊長的命令，避免衝突；其他一架，因為機器不靈，亦未加入戰團。許多架福格飛機翱翔於R. E. 機的四周，好像黃蜂正要螫人的樣子。頃刻間另有一羣阿爾勃屈勒斯機從正午的太陽光裏直衝過來。布朗大尉一察敵機共有二十二架之多——均有馬爾泰十字徽號的——前去和四個孤立無助的澳大利亞戰士為難。彼等上空和另一邊又飛來了數架敵機，雙方的戰鬥力，相差甚遠。要想操勝算，確是非常之難。

那時，這七八架開沒爾機，不顧一切，迎頭向敵衝去。敵人見其來勢洶洶，只顧設法躲避，下面的二架R. E. 機，就趁着這個機會，下衝而逃。李希奮男爵失却了這個易於制勝的目標，於是重整旗鼓，橫衝直撞，想把英國的飛機，一鼓剷滅！頃刻間你追我逐交相搏擊；嘶殺之聲，震徹天地。旋風似的互相追逐，由高逐漸下降，到後來幾乎要近着地面的戰壕了。忽然東風吹得很急，雙方都感覺困難，遂慢慢的把他們吹到英國第四軍戰壕的領空了。

李希奮對準了一架開沒爾機，用斯保陶雙統機槍猛烈的掃射。這架開沒爾機竟被射中，趁着

風力向西方斜滑下去。李希奮乘勝追擊，但未命中；於是攢昇到極高的天空裏，他躲在優越高空，觀望下面的戰鬪，預備等着機會再下來廝殺。在這個時候，李希奮看見他的同伴華爾富中尉，正在襲擊一架開沒爾機。

此時英國的戰士泰羅中尉，用留伊斯機槍射中了敵人一架阿爾勃屈勒斯機的油箱；一剎那間，麥根基中尉又射中了敵人一架三翼機；接着，米勒賽中尉又把敵人一個駕駛員打死了。有了這種連續的勝利，英飛行隊軍心爲之大振。現在敵機已被毀三架；而英軍方面被射中的二架，亦遠遁無蹤。但雙方依舊在交鋒着。

當布朗大尉追擊一架福格機的時候，敵人即攢空上升而逃。雖然布朗的飛機的上升速率很迅速，但他卻暫時讓敵人逸去；因爲這時另有兩架敵機，在後追逐過來，布朗很靈活的翻了一個筋斗，向傍邊傾側一陣，退到後面反向他們射擊。豈知布朗大尉這個戰術，卻是戰勝的預兆，使德國的飛行隊竟受一個致命傷！

上面已經說過，梅伊中尉是個澳大利亞新進的駕駛員，從未加入過戰鬪。此時他臨高望下，看

見布朗大尉和二架敵機一團混戰，恐怖萬分；想不到李希奮即在他的上空偵察着。大概初出茅廬的人，總是不識情勢，好大喜功；梅伊中尉想趁此機會，一獻身手。他望見布朗大尉正和敵人拚命，一時情感衝動，隨即把駕駛桿向前一推，想衝下去援助布朗隊長的被圍。但梅伊中尉毫無狗鬪戰的經驗，萬不料這架紅色的三翼機馬上如迅雷似的從上空直衝下來，向他搏擊，可憐的梅伊，竟然沒有預想到大禍的臨頭。

梅伊看見他的避風罩被敵彈打破，方始驚覺；向後一望，那知李希奮在後緊追。此時他方才憶及他隊長的叮囑，設法躲避。他把駕駛桿拚命向前一推，方向舵朝傍邊一扳，想用旋飛的方法尋求生路。梅伊這樣的敏捷，可說是很機變了；但不幸遇到身經百戰的李希奮，那裏逃得過？

這時梅伊的飛機已很近地面，無法再行旋飛。他向着戰壕下降，時時左右傾側，上下顫動，使李希奮沒法瞄準。但敵人愈迫愈近，危險萬分。梅伊見勢不佳，立即又把駕駛桿向後扳動，機首向上直衝千餘尺，機身倒置旋行。後來勛斗翻轉來，這架紅色的福格機，依舊的在後追逐着，要送他上死路。梅伊知道這樣辦法也不行，馬上把機向前傾側，把氣門關住，於是他的飛機一直向着英國的陣地

衝下來。

布朗大尉在千尺的高空，望見他被圍情形，立刻猛烈的衝下來營救梅伊。布朗在已成一片焦土的撒來里山村莊的右邊領空，看見一架開沒爾機旋飛下降，後尾二架福格機正在追擊，不過這架機此時尚未失却自主能力；駕駛的人是曾經戰勝一次的米勒賽中尉，他正想設法避險。梅伊中尉眼見着米勒賽安全落地，他也向着那邊飛下。但那時李希奮的機槍又對他掃射，彈如雨下。梅伊的右臂上忽覺極痛；豈知無情的子彈已打中他了。子彈在他鋼盔帽的旁邊掠過，把他面前的儀器打得粉碎，機翼上的支柱也被子彈毀壞了。梅伊向着前面澳大利亞軍隊的陣線飛下，在第五十三機關槍隊的旁邊降落。但李希奮仍舊尾隨於後，滿想得梅伊而甘心，所以對於他自己的危險卻忽略了。

這個加拿大的戰士布朗大尉，從高空一直衝下來，即在那架紅色三翼機的後尾，選定了一個適當地位。當時布朗並不知道敵機的駕駛者是誰；他祇知道他來爲的是救他的隊員出險。布朗每到敵方去偵察，從未失過事，這是他的光榮記錄。當然，這次他也不願打破榮譽。所以，他下決心想把

敵人挫敗，來救他的隊員的性命。布朗大尉手脚靈敏，視力精銳，他察觀他的機首上仰，馬上把牠配置準確。那時，李希奮正在瞄準機槍，預備射擊，布朗緊握扳機，望着目標猛敵；但祇見彈珠向着敵人的機身上洞穿而過，並未射中目的。他速即改變機身方位。這次，李希奮的性命，就不免於一死了。經過這個混戰，飛機的高度已下降百餘尺。地面上的步槍和機關槍也一齊向着敵人開放，子彈橫飛。布朗跟着敵機下落，他望見他隊員的飛機越過了戰壕，安全落地。

布朗向着敵人且降且射；因為射擊時間過久，他的機槍也發熱了。此時前面的福格機，已無掙扎能力，於是向地落下。下空其餘的敵機，還在作困獸之鬪。這幾個德國戰士，眼見他們的領袖向英國陸軍的陣後降落，於是驚慌起來，馬上掉尾回營，去報告李希奮陣亡的噩耗。

澳大利亞的機關槍隊爭說，是他們打死李希奮的，後來把李希奮的皮製外套脫下來，他裏面穿着絲製的藍色衫褲。經醫官查驗之後，證明他前胸中槍彈二粒；並且斷定那致命的一顆子彈的射入角度，決非由地面上發出。於是這個最大的戰場勝利光榮，仍舊歸於英國空軍，但一直到現在，爭辯之詞，仍未平息！

布朗大尉安全落地。梅伊中尉上前安慰，並表示感謝營救之意。修理的技師，查看布朗的機身，彈孔密佈，爲數在半百以上，氣缸亦已損壞半數，大爲驚駭！無不稱頌布朗大尉之勇敢善戰。

上面敘述的這著名的狗鬪戰情形，是經過深刻的研究、討論、詢問、和當時目觀者的通訊，方才着筆的。本篇所述，可說是精粹的結晶品。不過我總覺得沒有一個親眼目觀這個狗鬪戰的人，能把當時的情形詳述無遺。收集材料和證據，是頗費周折的事。證諸布朗大尉自己報告的單簡，就可明白了。我現在把他安全落地後所寫的報告，一字不變的抄在這裏。

「日期：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任務：高空偵察。

交戰的對方：紅色福格式三翼機。

地點：索美山谷 (Vaux Sur Somme)。

時間：大約上午十一時。

約在上午十時三十五分的時候，我察見二架阿爾勃屈勒斯機，着火下墜。

頃刻之間，有十五至二十架的阿爾勃屈勒斯偵察機、D五號機和福格三翼機，衝擊而來；其中二架，尾隨我後，我馬上設法躲避。

我機掉回頭來，對着一架向梅伊中尉追擊的全紅色三翼機猛烈射擊，眼見他一直下墜；後來被米勒賽中尉和梅伊中尉射毀。我又向其他二架射擊，但均未命中。

第二〇九隊乙組隊長 布朗大尉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狗鬪戰的時候，當事者要隨機應變。這次，布朗大尉非但能自救，並且幫助二架E. R. 八號機脫難與保全四個戰士的生命，並營救梅伊中尉出險。他總共戰勝敵人十三次，這最後一次勝利，竟把德國空軍柱石置之死地。他勇敢善戰的精神，真是萬世留名，千古不朽！

第十四章 羅塞爾李希奮答客問

許多著名的空中英雄們，同各國空中的戰士們，都曾經對我談過無數千奇百怪的故事：關於他們出乎情理之外的冒險，同百戰餘生的經驗。他們每個人的故事，都是在陽光反照之下，興奮的飛機中之一個。怒吼的發動機，凶惡的機關槍，同超拔罕有的膽量，深奧難測的機緣的原素——「破碎」同「死」在一陣雷電似的震撼速度之下，已經擲出了熱血浸濡的太空，——因為這時，他們覺得他們祖國山河的「破碎」，民族心靈的「死」，是比較更重要些。

許多的故事，是充滿歡欣鼓舞成分的，有的完全是悲劇，很少能帶有滑稽成分；但是他們的故事，一個跟着一個，每個差不多都是同在一情形之下，好像根據一篇劇本編成的許多名目不同而內容一樣的戲劇似的。

有一個人在我的鉅大完備的紀錄裏，可說是英名赫赫與衆不同的。那是德國李希奮羅塞爾

上尉 (Oberleutnant Lothar von Richtofen) 這是空中霸王李希奮 (Nanfred von Richtofen) 的弟弟講給我聽的，這是世界大戰時，許多最驚人的空戰之一，關於李氏的部屬，企圖偷盜李氏尸體的內幕。

李希奮的伴侶，在他指揮下的駕駛員，那是在軍紀上，同命令上，屬在他部下的飛航員，陰謀去盜回他的尸體，那是離奇得不可思議的，可怖得如魔鬼似的故事，一個沒有重要性，而萬分冒險的陰謀，那是近於想像的，不可信的，但是，這卻出自李希奮親兄弟羅塞爾之口，我相信他所說的完全是實話，以後我更用其他會隸於極特司太芬飛行第十一隊 (Jagdstaffel II) 的駕駛員們的言論，復證一下那些談論，是完全與羅塞爾所說的若合符節。

從非正式官方的消息，我曾聽說過，有三個勇敢的聯軍駕駛員，曾經作一個著名的試探，試探在生擒活捉李希奮，結果是失敗了。

諜報部，在李氏的死後不久，來到另一個驚人的消息，就是加斯塔飛機第十一隊的隊員們，李希奮曾經在布爾克死後統率過的，——已經很小心的計劃一個躊躇不決的陰謀，去盜竊

他們有名領袖的屍體，我對這些無謂的消息，就沒有加過毫釐的信任，我覺得那是德軍被俘的駕駛員；有意的和我們參謀部司令開玩笑。

在我第一次的柏林旅行時，那時，我們軍隊仍在萊茵河流域駐守着。我聽說羅塞爾李希奮加斯塔飛行第十一隊的繼任領袖李希奮。李希奮的弟弟，在他斯齊維得膩茲（Schweidnitz）故鄉的家中，探望他的母親，我趕忙毫不躊躇的飛到那兒，在他們白色的大家庭中，羅塞爾同弗饒（Frau）兄弟二人，欣欣然接待我。

經過一個短時愉快的談話後，那位灰色頭髮的德國婦人——一個德國軍官的妻子，同兩個黃色頭髮兒子的母親，他們的勝利合計起來，有一百二十架敵機，在可靠範圍以內，有一五零人被射下了，離開了這屋子，我仔細的揣摩這個羅塞爾君，世界上絕無僅有空中大殺魔的兄弟。

下身穿着馬褲，腳上踏着一雙馬靴，麋角的馬鞭，不時的敲着他的靴頭，我明白，那是他在從前騎兵第四營遺留的習慣，他也同他哥哥李希奮一樣，也會在騎兵營服務。

在這時，我不禁想到羅塞爾君曾經奮力搏鬥，爲他自己搏鬥，他在德國作戰部的紀錄上，同國

人的尊崇上，已經得有一個極著名的地位。他哥哥也受過十足的軍隊訓練，並且已是一個正式軍官。而羅塞爾那時仍是一個公子，以後他也經過一個完全的及滿意的階段，然而他卻在李希奮之先，到了西部前線，以後，兩人在一九一四年進攻巴黎一役，他們都在德皇光榮軍隊的中間。

當羅塞爾最後加入空中，他就被派在他哥哥李希奮的中隊中服務，並且謹慎的給他一架李希奮曾經飛過的機器，曾為敵彈佈滿的破褸飛機，那是李希奮擯斥不用的。但是在那個補的紅色阿拉伯托斯中，李希奮也曾經得過八十次驚人勝利中的十個，羅塞爾這時也一心想趕上他哥哥的紀錄。

他是比李希奮較為冷雋而疏忽，他在一陣勇敢的，閃電似的行動之下去攻擊不像李希奮的系統的戰術。李希奮是比他兄弟較為慎重些，及科學些，並且，當他向下面一個敵人俯衝而下的時候，可以保證他每個表演，在羅塞爾機緣是比較他的技術要多些。當他得勝時，李希奮尊稱他為屠夫 (Butcher)，因為，當他希圖掃盡在己方領空所有的敵機時，他將那原人時代殺戮之特性，表露無遺。

他雖然終日在戰爭的漩渦中掙扎，然而他仍能在戰勝光榮之下活着，他認為德國為空中越超的威權者。這時他愛國的熱誠，幾乎近於個人自負的矜誇。然而他那自負心卻在他是真誠的，與有吸力的人格庇蔭之下融化了。我正在想得出神，忽然羅塞爾遞給我一疊摺皺報紙的剪裁紙頭，並且很得意的對我說：

「他是我第二十二次的勝利。」

我連忙接着，翻開一看，那是一張英國英雄鮑爾隊長的翻照像片，微笑的一種青年的自傲，表現在臉色上；對着那銀色寶匣的銀盾微笑。那是滿其斯特城 (Manchester) 送給他們英國首席英雄的光榮代價。

我對於這篇爭辯的文章，爭辯的是：第四十三次勝利的鮑爾隊長的射下者是羅塞爾，鮑爾是在羅塞爾參與其役的一場空中肉搏中被殺的。那是顯然的，羅塞爾同德意志空軍，都相信那射下英國最偉大英雄的聲譽，是屬於德國最偉大英雄的兄弟。

羅塞爾在那一場肉搏戰時，也因臂部中彈而被射下，他降落後，因流血過多，幾乎失去知覺。我

想問他，關於他右眼上方深凹彈痕的故事。那是在一九一六年五月的一個嚴重的日子獲得的——在他與鮑爾隊長中隊，遭遇十月後的空中肉搏，當他被迫降落在德軍陣線後方，那飛機幾近失御狀態，他的臉部撞在儀器板上，經過一個失望的時期，終於復元了。現在我要談談他許多的勳章，十字頭等勳章，特別是 *Pour Se Merite* 章，那是德皇賜給他兄弟二人的。

我們談到他所有財產，最寶貴的一部分，羅塞爾告訴我，現在他很願意領我參觀世界上另一典型的僅有的屋子，他領導我到那屋裏去。

羅塞爾告訴我：那是李希奮的臥室，那是一所博物館，李希奮曾經下過工夫建設牠，用最新致死的器械造成的。

在各處，在牆上，天花板上，地板上，都佈滿了使人見而戰慄的凱旋紀念物，在血腥時代，李希奮將死交付給敵軍駕駛員後的殘餘紀念物，用鮮血代價換來的戰利品。飛機的麻布條，佈滿了牆壁，有標着號碼的數字，有的標着紅白藍三色環形標記，這是表示着英法的空軍。

李希奮的一頂皮盔，掛在靠近有一個窗戶的牆壁上面，兩個靠近左耳片鋸齒上的彈孔，啞然

的告訴我們，那是這個偉大熱血英雄的第一次被射下。我一擡頭，只見天花板上，那架倒吊電燈，是用一架從凡爾登 (Verdun) 附近擊下法機的旋轉發動機改做成功的。在我面前，是一個猙獰可怕的桌子用螺旋槳葉片做成的，桌子的中心，是一具航空羅盤。

臥床旁邊的臺燈，是用一架英國飛機起落架的輪軸做成的，門頭上是一架安靜的、悲鬱的維克斯機槍，——以前曾經一度想殺死李希奮的機槍，現在卻成了他的戰利俘虜品了。

靠牆的架形桌上，那些東西，就是我所想一睹爲快的一排一排的小銀杯，每一個都代表一次勝利。曾經站在追悼陣亡將士大會壇前的禮物，都在緘默兀立的形態中，表示出那是犧牲性命和熱血換來的代價，每個都代表一個李希奮用「西班牙搗」鉛彈滅餘的性命。「勝利杯」(Victory Cup) 李希奮這樣的稱呼牠們，其實牠們是「骷髏杯」！

這充滿了死物同鬼靜的屋子，不禁使我全身出汗，毛髮悚然！看見牠們，又使我想到李希奮，封克，弼孝，同梅諾克一些空中名將，他們是「超人」，永垂不朽的大英雄！每一個至少都會射下七十多架敵機。

羅塞爾說道：

「我的勝利紀錄的確很高，然而我的勝利，卻都是在法國境地上空獲得的呢。」
他的談話，使我回想到其他問於李希奮的事蹟，以後，你們卻沒有把他帶回來啊。

「有一次，羅塞爾這樣說。一種奇光，在他眼中轉動着，接着說道：

「難道你沒有聽說，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他落在英軍後方的次日，我哥哥的部屬，計劃把他的尸體偷回來嗎？」

「那，恐怕不可能吧！我仍在尋常呼吸狀態之下，這樣的大聲說。

羅塞爾微笑着說：「我知道你會覺得那是瘋狂的舉動，但是，他的部屬駕駛員們，都很堅定的相信，那是可能的，那時，我剛從創傷裏復元，當我奉命繼任我哥哥位置的時候，從加斯塔飛行第十一隊的隊員們的口中，聽到那些義勇豪俠的企圖，」

我即刻閉氣屏息的聽着，那就是羅塞爾對我所說驚人的故事：

「我哥哥的第十一隊的部員們，一個個都幾乎暈厥過去，當他們在一陣肉搏血戰後歸來，卻

喪失了他們的領袖時。恐怖與切齒；佔據了他們心靈的全部，雖然他御下是那樣的嚴峻，然而他們對他，仍是萬分的尊崇與愛戴，他是他們的偶像，他們心目中，最偉大的國際英雄，一個——或者你能原諒一個兄弟間愛慕的驕傲，——他們的上帝起先，他們相信，那或是因機器發生了障礙，而被迫降落，或者他已經從間道回到本軍機場；或者還沒有報告上去。

「以後，一個我們前線的觀測員，到卡佩（Cappy）地方加斯塔飛行第十一隊總部報告，紅色之翼機，有駕駛性，穩定的降落在柯比（Corbie）附近的小山頂上，但是沒有看見駕駛員離開座位。

「我們就知道李希奮已在英軍陣線附近着陸了，這時，我們唯一的希望，就是他已經被俘，陣亡，似乎不可能，因為他的飛機，仍是有駕駛性的平穩降落。我們的飛行官員們，都毫不厭倦的，終日在那區域上空盤旋，試探李希奮的飛機，或者在那裏可以得着一線希望的線索，但是，終於失望！

「那天晚上，從英國方面傳來的消息，德意志帝國最珍愛的英雄，確是陣亡了他的尸體，停放在布坦格（Bertangle）地方的一個英軍帳幕棚廠裏。

「在這個消息傳到後，只有一個答案——那是飛行競技團官員們的見解，衆口同聲的控訴，——就是，我哥哥是於着陸後，在他飛機裏被射擊而死的，那是違反空中武俠的道德精神，那真是原始時代的野蠻獸行！」

「這個動力，卻激起了加斯塔飛行第十一隊怒不可遏的復仇衝動。

「我們的駕駛員們，以爲他們最偉大的靈魂，他們的司令官，已經不是被俘，不是陣亡；而是被冷血動物怯懦的人們謀殺的。這些官員們的血是沸騰了，他們是在哀慟的狂暴打擊之下，拔劍而起。」

「許多人，有一種奇異的相信，相信李希奮是一個超人(Super man)一個可以連續的得勝而永不會失敗的英雄，那確是一種愚昧的觀念，阿諛的論調，因爲世界是圓的，而一切事物都是在環形上行進的！」

「在這事發生的幾個月以前，有幾個協約軍駕駛員，曾做過誘拐我哥哥的試探，這種意外的事情，在我們官員的腦中，已經刻下一個深刻的印象。以後，他們也計劃做從英軍方面竊取李希奮

尸體的企圖，我以為那的確是一種危險可怖的行爲，感情克服理智的企圖。

「我知道那是十分可笑，但是記着，他們的思想是被悲慟同狂暴所襲擊，他們希圖快快向他們敵人，曾經殺死他們領袖的仇人復仇。勞文哈特中尉 (Lt. Lowen Hardt)，將他這個靠不住的計劃，陳述於哈德門 (Hartman) 加斯塔飛行第十一隊的副司令。他的計劃大概是這樣：

「勞文哈特中尉呈請准許自己同另外兩個隊員，駕駛兩架雙座機，飛到英軍機場，將李希奮的尸骸，從帳幕棚廠中偷出來，放在一架雙座機內，然後飛回。以後，他們可以適當的，循規的尊崇的領袖，給他一個推尊的陸軍葬儀，那個當然英國也代我們很滿意的做了。」

「但是，羅塞爾說到這裏，我又插嘴道：「他們如何能完成這樣毫無把握並不可能的企圖呢？」

「自然，那是沒有把握，也是不可能，我也承認。」羅塞爾說。「然而他們的計劃是這樣。

「先命令我們的礮兵觀測員，留意雙座的飛機，那些隊員們，飛到英軍第二〇九中隊的棚廠上面，在那裏，礮兵足可以達到他們的射程，當這些隊員，發出信號，礮兵陣地，趕快發出猛烈的匣形

包圍礮火，而向那孤立無援的英軍機場周圍轟去。

「勞文哈特計算好那些英人，一定要到地下室去躲避，當礮火極猛烈的時候，我們的飛機，就可以在礮火掩護之下着陸，並且盜回李希奮的尸體，礮火應繼續不斷，一直等到我們的觀測員們，看見了我們的飛機，在英軍陣線後翔起時。」

「但是，在機場一定有無數的兵士，掩護礮火，只能使機場孤立無援，而不能殺盡場內的敵人。」我這樣的說。

「你說的不錯，或者這就是副司令所以拒絕的原因了，他顯然的拒絕批准這種無謂試探的計劃。」

「雖是愚昧無謂的計劃，然而對於令兄卻是一種忠實愛戴的表現。」

「但是我方飛行員，並不是容易寒膽的。」羅塞爾接着說。

「英人在那時，差不多每天都要打下我軍飛機二十架之多，不錯，三十架，甚至於五十架。我國空軍在這時，大有喪失空中戰鬥力的危險，雖然他們仍是照樣勇敢，然而喪失了首領的毒蛇，終不

能再圖一逞，所以德意志空軍柱石一死，德國空軍的士氣，大有土崩瓦解之勢，那個在戰爭末年表露無遺，是你所知道的。

「我們的官員們，都相信他們英雄的領袖，是被謀殺的，他們要做點勇敢的，使敵人驚愕的事蹟，去喚醒世界，去喚醒敵人，去集中世界人士的視線於李希奮伯爵的死；並且給世人，以德意志帝國空軍膽量同威力的一個大證據。去偷回李希奮的尸體，似乎是那些事蹟中的一個，或者，僅有的
一個。

「那些爲悲慟所纏繞的軍官，同空軍將校們，卻又想出一個偷盜李氏尸體的方法。他們終日腦中所盤旋的，就是計劃如何偷回李氏的遺體，回到我軍陣線後，回到哀慟欲絕的朋友中間。那些極端的份子，倡議即刻實行，不等回答，他們又想出另一條計策，那是一個陰謀，太自由極滑稽的陰謀。

「他們的計劃是集中二十個師團的兵力，去襲擊英軍，布坦格是他們的集中地。五千門大砲集中火力，包圍這區域，使內外不通；數百輛坦克車，掩護步兵前進，命兩個青年空軍將校，乘坐在一

架大坦克車內，當我們呼噪而至的軍隊衝進英軍陣線，並且佔領布坦格地方的黑色棚廠時，坦克車一齊前衝，形成一個鋼箍般的圓陣，圍繞着李希奮安靜躺着的帳幕，兩個青年將校，前去奪出李希奮的尸體，安放在坦克車上，再帶回卡佩。」

「我的天哪！我這樣的嚷着。『這樣一件事，要有效力的做成，不要死上成千成萬的人嗎？那真是大的犧牲，同小的代價呢！』」

「那幫青年將校並不灰心，對於副司令的批駁。」羅塞爾接着說。他們把呈子遞上給前敵總指揮司令部，與登堡元帥，與登堡將軍又不准所請，嚴峻的說道：「真是毫無理由的，愚笨的計劃，難道空中將校們都瘋了嗎？」

我頓時興奮起來：「那必須是一個大規模的軍隊動員，要地佔據的總攻擊，如同李希奮指揮他大隊飛機一樣的浩大，但是這些千萬條性命犧牲了，浪費了，沒有得到軍事上的，或戰略上的勝利，況且，那也不是一個要塞，不過僅僅爲了一個空軍要人的尸體。」

羅塞爾回答道：「他是一個偉大的國際英雄，一個大戰鬪員，世界上最偉大的一個。我們的將

校，覺得他們應當踏着李希奮的血跡，留一個永垂不朽悲壯歷史！在個人立場上，我永沒有這種企圖的熱誠，德國的遭遇太惡劣了，損失太鉅大了，二十個師團，或者一千個，也不能使李希奮重新回到他的祖國來了！」

我飛離斯奇維德膩茲，腦中的思潮，如同福格發動機的聲音一樣，怒吼，澎湃不住，我不是想着李希奮，我欽佩加斯塔飛行的伙伴們可愛的熱誠表露，忠順的英雄崇拜，義勇的熱衷的，愛護他們祖國和他們加斯塔飛行的領袖。我一路飛着，這時的天空是幽美嬌妮的，可是轟轟發動機聲振動的太空，還殘餘着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正午陽光中的悲壯回憶。

第十五章 伊墨門遇難記

歐戰時德國空軍的翹楚李希奮 (Monfred von Richtofen) 男爵，他一身的功蹟偉業，早已譽滿全球了。各人對於這位驍勇善戰的「德國紅武士」，大概都耳聞過，或在書本上閱讀過他的事蹟；但很少人知道，當這著名的男爵沒有在弗倫特斯場 (Flanders Fields) 犧牲以前，德國另有一位空軍英雄，頗為協約國空軍將士所畏懼，後來不幸遇難，為國捐軀。我說的那位英雄，就是伊墨門 (Captain Immelmann) 大尉；他是一位富於經驗的飛航員，遇到危險，態度鎮靜，並能推想未來的事故；他首先發明而置諸實用那名聞遐邇的「伊墨門圈」，這圈的手法非常巧妙，藉此可以避免敵機由尾部攻擊的危險。

在英國的空軍將士看來，伊墨門是一個勁敵，在他遭遇和其他勇敢的飛航員同樣的命運以前，被他擊落遭難的飛機，不下五十多架。本篇即將他末次戰爭的經過情形，作一詳實的記載，從這

簡略的史實中，讀者就可知道戰地生活的狀況了。

伊墨門每喜飛行一架藍色的單座機，每次決鬥，他總是單獨出而應戰的。我們沒有敘述他末次戰爭的詳情以前，須知當時（一九一七年）伊墨門的聲勢浩大，所向無敵，英國空軍隊鑑於敵人飛機性能的優越，簡直是束手無策。我們派遣在前線追逐搏擊飛機，其最高速率為每小時九十五英里，此種速率在敵人看來，無足為奇，因為他們福格機（Fokkers D. Vei）的速率，每小時可達一二五至一三〇英里。大概參加過歐戰的飛航員，都知道每小時得增加三十英里的額外速度，對於戰爭上是很有利益的。

伊墨門有了速率的利益，尙以為未足。一因為英國飛航員中，也很多勇敢無畏的人，可與他抗衡較量，所以他在攻擊時，想出一種突然襲擊的方法。他的計策是這樣的：當天空中滿佈着雲朵的日子，在法國這種日子是很多的，伊墨門就駕機攢昇到雲朵裏隱伏着。他隱伏的目的，並不想逃避搏鬥，他的用意要不使我們的飛航員瞥見。偶或他從隱伏之處出來探望一下，如見他們的飛機遠遠飛去，他就隨時準備着，到了適當的時期，突然從雲朵中衝出，向那相距千餘呎古舊式的飛機追

逐襲擊，他的動作一經開始，非把敵機完全消滅，不肯放手。他瞄準機關槍，對準那猝不及備的飛航員，施放一陣短促而銳利的彈雨，對方即應聲而倒，飛機向地墜落，全部燬滅。

經過這樣的勝利後，伊墨門很得意的再攢昇到雲朵裏，等待機會去襲擊他機，以增加他逐漸遞升的功蹟。

我覺得非常欣喜，因為我也是英國空軍隊著名的第二十九隊的隊員，該隊曾於一九一八年八月造成一無可倫比的戰勝紀錄，計經一月的劇烈戰爭，共毀敵機五十五架，探望氣球十七個，且飛航員中絕無被殺或受傷的，那時我們的飛機如其要和敵軍接觸，必得越過陣線，深入敵地，自十至三十英里的距離！但我們隊伍中百分之五十的傷亡，都是伊墨門的賞賜。所以我們對於這個勁敵懷恨已極，時時刻刻想報復他。

一天晚上，我們正當進晚餐的時候，大家的談話移轉到日間的工作上去。那天真是不幸，我們最好的三位飛航員都慘遭不測，他們的飛機都墜地焚燬，而其中二人是遭伊墨門的毒手。食桌旁空留的三個座位，就是敵人射擊準確的緘默證據。我們舉杯稱哀，紀念我們的盡難同志後，我們就

集議商酌一個一勞永逸之計，去消滅這位空中的勁敵。提出的計劃很多，而且繁複各有不同。有一位飛航員情願冒險，駕着飛機向伊墨門的飛機當頭直衝，開足馬力和他碰撞，同歸於盡。但是這個方法難以實行，放棄不用。

最後擬定了一個妥善的辦法，我們預備派遣飛機一架，在雲朵之下飛來飛去，飛行的動作伴爲生疎不靈，使伊墨門得到一種印象，以爲他是一位初入戰地的新進飛航員。那架飛機的式樣，以古舊爲宜，但其主要各部，務必特別堅強，並須裝配一全新發動機。飛機中部的支柱上，應裝置一特製燄火槍，其向空射程約須三千呎。另外再派五位飛航員，駕機隱蔽在雲朵的後面，靜待燄火的放射爲記號，以便確定他們的敵人，已否自他隱蔽的雲朵中引誘出來。然後各機開足馬力，向下倒衝，營救那充作誘餌的飛機。方法的要點，大概是如此。

接着就討論方法的實施問題了。誰肯犧牲，駕機在雲朵的下邊飛行送死呢！豈知各人表示都願意去，一時爭先恐後，幾至用武。幸虧後來設法公平解決，對於決定辦法，一致遵守。全隊共計有飛航員十五人，我們把牠分成五組，每組三人，各人以同量的金錢。作一小時撲克牌戲，至一小時終了，

凡每組中最獲勝利的人，須駕機飛至雲朵的上空去。五人選定之後，乃開始自其餘的十人中挑選一位充作誘餌的人了。我們爲公允起見，用抽籤的方法決定，以稻草十根，其中一根特短，由打撲克戰敗的十人，各抽一根。

平時我們的飯廳裏，總是喧譁不止，熱鬧異常的。但當每人跨步前去抽籤的時候，忽覺陰氣沉沉，寂靜無聲。我是第四位輪流着，恰巧抽到最短的一根，其他的同伴見了，大家嘆了口氣，如釋重負的樣子。我自己對着那根稻草，呆望了半晌，口不作聲，繼而我吩咐拿酒來，請衆人痛飲。

次日晨，飛行場各部工作很是緊張。我們除日常的巡查飛行外，就着手預備那架充作誘餌的飛機，把牠裝添幾條金屬的張線，調換發動機，使牠在劇烈倒衝的時候，不致發生意外。機艙的邊緣上，我又裝置一面向後探望的鏡子，以備頭部不旋轉也可望見身後的東西。二天後，一切都預備好了。

我們必須等待一天完美的日子——一方要天氣晴明，宜於飛行，同時也要些可使伊墨門躲避的雲朵。不久那對我命運攸關的日子居然降臨了，那天早晨，我走到飛機棚廠的近旁，把飛機完

全查察一番，確定其有無損壞。當我爬入機艙時，四週寂然無聲，祇有機械士指揮開撥發動機的號令。頃刻間發動機轉動了，我把油門關小些，讓牠和緩走順起來。我又從機艙爬出，吸枝烟捲——這恐怕是最後的一枝了，然後再和五位衛護的飛航員，作一短時間的商議。會議畢，我回到機旁，爬入機艙，把安全帶縛緊，將飛機轉向風中，準備起飛了。當我把油門開足，撥動機關時，近旁站立的機械士和飛航員，采聲四起，祝我平安，飛機向前滑走了一陣，最後離地起昇，我乃向雲朵攢昇而去了。

不久，我望見那五架負救護責任的飛機，在離我不遠的空間，向上攢昇到雲朵裏去隱伏着，我心中覺得安慰。他們好像真正是我的救星，當五機掠過時，各人都向我搖手招呼。我的思想忽又逆料到半小時以後的情況，我倒有些擔憂，如其伊墨門用機槍掃射我，當此千鈞一髮之時，他們能否前來解圍呢？那時卻又發生一件使我最煩惱的事情！我們雖然方法精良，預備週到，但我的飛機上卻沒有裝置一架機關槍！讀者諸君請設想：你要是駕機前往戰地和你的空中勁敵搏鬥，而你缺乏抵禦的利器，你那時的感想應該是怎樣？我原想飛回去，但又覺得在我上空的五位同伴，決不致袖手旁觀，必能救我出險的。至少，我的希望總是這樣！在靠敵人陣地的一邊，約離前線戰壕三英里的

上空，我望見一塊極厚的雲朵，似乎很宜敵人作隱伏之所的，我就把油門關小，卽在這雲朵的下邊，繞着大圈子，飛來飛去。我的飛行動作，佯示生疎的樣子，好像我是一位初次派往戰地實行偵察的飛航員。我這樣飛行了半小時，我忽見一架藍色的飛機，自雲朵中倒衝而下，顯露頭角了。

我瞥見一條藍色的閃光，他是伊墨門無疑了！幸虧我先望見他，所以我得設法暫且躲避，但須臾之間，他就追逐我，視如易於掠奪的戰利品一般。我竭力逃避，並從眼角上注意他的行動；我一手握着駕駛桿，一手按住燄火槍的扳機。當伊墨門增加倒衝速率，向我追趕而來，我也把機頭向下傾斜，一路避讓，他還是跟蹤緊追。我一時忽然發生一種感覺，以爲我短時間內暫可無患，伊墨門在沒有抓住標的以前，決不致隨意亂射機槍的。我的飛機繼續向下倒衝，震動得幾乎要碎裂了。伊墨門依舊緊逼追逐，那肯鬆懈！

他中了我們的計了！恐怕他起初的用意，想和一位新進的飛航員開開玩笑，可是他的思想立刻就轉變認真，竟把飛機對我垂直倒衝而來。我向雲朵中射出紅色燄火，作爲求援信號後，他向下垂直倒衝。伊墨門一見了燄火，心中就狐疑起來，瞬息間停止倒衝，向後探望。因爲他沒有發見什麼

危險，於是重整旗鼓，前來搏擊，正當這時，我真是驚慌極了。我自己想，「天呀，難道他們沒有瞥見燄火麼？」我不知道我的同伴什麼時候才能從雲朵中下來救我；當我正在癡心夢想的一刹那間，那五架「紐波特」(Nieuport)機一齊開足馬力，直駛而來。我見了這種情形，不覺欣喜欲狂了！

我想伊墨門也同時察覺他們的蹤跡，因為他馬上把我放棄，旋轉機身，藉他著名的伊墨門圈，想躲避到他雲朵中的隱蔽所去。但是時間已經太晚了——五架「紐波特」機頃刻組成戰鬥的隊伍——即很有名的V字形——把敵人圍困起來，我向上探望，瞥見在有雲朵為背景的天空中，五架飛機把伊墨門包圍緊逼，這時無論他的飛行技術這樣高明，也沒法脫逃了。一面愈逼愈緊，而伊墨門則倒翻旋飛，拚命掙扎，還想死裏逃生。我從下邊望去，他們的行徑，猶如貓玩弄老鼠一般。不一刻，一切都解決了。一位飛航員把槍機扳動，彈子向敵機直射而去。其餘的飛航員也跟着一齊射擊，我知道這次伊墨門必死無疑了。

伊墨門的藍色飛機，忽然衝過五機，高射雲霄，我初以為他還想掙扎躲避；但繼而我即覺察飛機向上攢昇，決非人手駕駛之力。飛機隨即着火焚燒，我們空軍隊的勁敵，就此粉身碎骨的向地面

直墜，搗成黑烟四溢的一堆灰燼。

伊墨門的慘酷手段，被人還報了！我們的同伴被他畢命的不在少數，這次總算清理了舊帳，將冤仇報復了。當他的飛機拖着黑色的烟尾向地搗墜之際，那救我生命的五架飛機，正在天空中奇特飛行，好像吐洩他們遏制未發的情感。

我把油門節制恢復常態，對着飛行場的方向進航，平安降落。等一會五個同伴也飛回來了，於是我們籌備歐戰時空前未有的盛大慶祝，一直到休戰日止。午飯時，我們舉杯稱哀，藉資紀念我們陣亡的敵人，次日我們把一個花圈拋在敵方的陣地，表示我們對於一位傷亡戰士的景仰。此後，我們回復日常的飛機工作，以助成戰爭的最後勝利！

本書參考書

、i 書錄

1. Heroes of Aviation by Driggs, Little and Brown, 1927.
2. Fighting Planes and Aces by W. E. Jones, John Hamilton, 1930.
3. Red Knight of Germany by F. Gibbons, Garden City Co., 1934.
4. Fighting the Flying Circus by Rickenbacker, Stokes, 1919.
5. War in the Air, 5 vols. by Jones, Oxford Press, 1935.
6. Max Immelmann Eagle of Lille by F. Immelmann, 1935, John Hamilton.
7. German War Birds by "Vigilant", John Hamilton, 1934.

8. Falcons of France by Nordhoff and Hall John Hamilton, 1934.
9. Air V. C.'s by W. E. Johns, John Hamilton, 1935.
10. Historie de la Guerre Aérienne by Morlane, 1924, Edition Française
Illustrie.
11. Knight of Germany—Boelcke by Wunner, John Hamilton, 1933.
12. Captain Albert Ball by Krieman, John Hamilton, 1933.

II 機體

1. Popular Aviation.
2. Fighting Aces.
3. War Birds.
4. Aviation.
5. Pilot.

空戰英雄史話

6. Aero Digest.

材料來源

- 第一章 Royal Air Force by Pollard Hutchinson p. 264-282, Some Avial
Fighters.
- 第二章 Red Knight of Germany by Gibbons, Garden City Co.
- 第三章 Heroes of Aviation René Fonck.
- 第四章 Heroes of Aviation Gwynemer.
- 第五章 Popular Aviation, 1934 August Issue.
- 第六章 Popular Aviation, 1932 July Issue.
- 第七章 Popular Aviation, 1934 June Issue.
- 第八章 Popular Aviation, 1933 August Issue.

- 第九章 Popular Aviation, 1933 May Issue.
- 第十章 Popular Aviation, 1934 April Issue.
- 第十一章 Heroes of Aviation F. Luke.
- 第十二章 Popular Aviation, 1933 July, Aug., Dec. Issues.
- 第十三章 Fighting Planes and Aces.
- 第十四章 Popular Aviation.
- 第十五章 Max Immelmann by F. Immelmann.